

所作的，他們是否有些能傳到今日卻是可疑。他們並非沒有優點因爲像他那樣的人對於他的創作都是非常注意，但是他們的優點常常是剝時的，塞凡提茲所有的作品除了開荷泰貴族外都是印象不深。塞凡提茲的成功全在開荷泰貴族一書，這是無疑的，但是說到他成功的理由卻是人各一詞。這部書是從來最流行的書中的一部。他是敘述一個貧窮的鄉下紳士，他讀了許多武俠小說，以致他失掉了對現實事物的知識，他騎了一隻患跗節腫的小馬，帶着廚房用的器皿和其他令人發噁的東西動身去殺大人，釋放了被擄的女郎，而且做了許多浪漫英雄所做的事情。他如此的嘲笑武士們，當納斯欽 (Ruskin) 責備這事時，拜倫也惋惜這事，說塞凡提茲是用嘲笑高貴思想來取得俗鄙的歡心而買到他的盛名。其他擁護塞凡提茲的人，以爲他是創造一種對於人生的驚人比喻。開荷泰貴族就是這種精神，他事實上的武士桑綽·班薩 (Sancho Panza) 是一個浮華的人，該故事避去一切譴責當時政治和宗教缺點的說話，這是一般較聰明而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釋者的意見。還有些其他專門的鑑定家虛心的討論塞凡提茲。他們承認他是有些長處的，但是他們說他缺少美術性，並且指出種種缺點，但是多是關於他的態度，不是關於事實的。文學的著作家詳細的

研究塞凡提茲的一生事業，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得到許多關於他一生經歷最好的知識，但是對於一般贊揚他，非難他或專門分析他的作品的人這不成爲證門他的傑作成功的理由。

開荷泰貴族所以流行的緣故最好的解釋就是他是實際經驗的反射。開荷泰原來就是塞凡提茲。塞凡提茲在風車上實習了好幾年，他企圖著作虛構的詩，短劇和浪漫的事情使他從平凡中造出奇異來。後來大約他五十歲的時候，他反轉去嘲笑他自己和武士。相傳開荷泰爵士前部全是在監獄裏寫的，監獄大約是喚醒人去分別實際和虛構的世界的地方。無疑塞凡提茲是有許多機會譏笑他自己的高尚的希望，而且他的經驗又證明這些希望都是愚蠢。或者他意識上是去嘲笑他自覺不能滿足的文學的風尚，但是他真實的資料就是他自己的經歷。在開荷泰貴族裏有很多虛構的地方，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虛構的。他種種的情節是將他所目觀的事物，經驗或讀到的事物想像的編纂成的；因爲塞凡提茲是一個文人，所以書籍在他的一生中佔了一大部份，雖然他也許沒有多大學問。其中的人物都是他各種經驗和讀物上所見到的，他對於描寫下級人民比描寫較有知識的顯貴者更能夠，這件事可以證明他的一生情況。塞凡提茲一生都在艱難和粗俗中，他僅

能從書本中見識到富貴榮華，開荷泰貴族表現一種不可克治的和靄和一種普遍的同情心出來，好像非他的失望和醒迷所能毀滅的。

開荷泰貴族除了有作者的個人經驗之外，他還有西班牙和一般人類的性質。第一，他對於日常經驗的描寫是真實的。拉丁民族尤其是西班牙，是人類中最講儀貌而最喜表情的，這就是奢華及虛構小說在他們中流行的緣故。但是西班牙人對於現實界也有精確的意識。未拉斯科（Velasquez）用生活的實情來描寫他的人物，塞凡提茲也現有相同的能力。他將理想的阿馬底斯（Amadis）改變使我們以為他是一個真的理髮匠和一個真的農民。他們都缺少浪漫人物的裝飾，但是他們都是人類，所以雖有人類缺點，卻比有僅存於紙上的優點為佳。

開荷泰貴族裏還有一種幽默，這在他所破壞的浮華浪漫事情中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因為幽默在浪漫的輕浮空氣中實覺太物質了。西班牙人是嚴重而守禮節的人，但是他們很幽默，開荷泰貴族就是這種最偉大的證據了。他撕掉虛偽及掩飾現實生活的假做作，並且舉出他們所隱藏的可笑的事情。他譏笑人類的愚蠢和鄙吝的自私，但是他不責備斯威夫特（Swift），朱未那爾這

等的人，這就是幽默的特徵，——知道人類的可憐，可是並不輕蔑他們。開荷泰貴族對於文體上也有很大影響。他又影響到小說上面，他又幫助着使文學從幻想的改到實際上的，但是他最偉大的成就是使這個實際的世界較之他所取而代之令人驚奇而完善的世界更令人相信更令人注目。

和塞凡提茲相對的就是羅培·地·未加 (Lope de Vega, 1561——1635) 他的一生是一種特殊而且一致的成功。他曾嘗試著作各種文體的文學，後來他一切的嘗試都很流行和成功的。他的一生變化無恆，他曾參加大艦隊戰爭，決鬥，也曾坐過監牢，有過愛情，最後他從事牧師的職務，但是他的經驗沒有使他像塞凡提茲那樣卑下。羅培表示有很大能力。他的辭句很有力，他的虛構能力是沒有窮盡的，他作了一千多部劇本，其中有四百部還保存着，他還有許多各種的文學創作。他的特色就是他對於豐富的虛構和他運用言辭和體裁的精到。他不像塞凡提茲，他不敘述真實的生活，他是一個美術的鑑定家而不是一個美術家，但是他的摹倣力和技術使他在當時比塞凡提茲更令人崇敬。

有一個和羅培地未加，塞凡提茲同時的人就是馬泰俄·阿雷曼(Mateo Aleman)，他好像是移居在新發見的美洲的，因為他在俗艷的小說或流氓般的傳奇中開闢了一種新興的文學活動園地。這種小說最初是爲着對文學有興趣的，但是一般讀者們只知道這並不是阿雷曼開始的，雖然他提倡他，也就穀了。他的人類生活遙望塔(Watch-tower of Human Life)及其續集Guzman de Alfarache 在十七世紀的西班牙比開荷泰貴族更受人誦讀，而且在法國拉塞治也會提倡這種文體，英國在早期的翻譯中便知道這部作品了。這是武俠小說的枯燥虛構及誇張美德的反動的一部。還有許多別的艷俗小說作者，但是阿雷曼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雖然拉塞治有些資料是從文孫特·挨斯波那斯的 Marcos de Obregon 挪借的。這種俗艷的小說就是現在小說的先鋒，還有一種有功於小說體裁發達的就是摩爾的歷史。歧細斯·培累斯·地·伊塔 (Ginez Perez de Hita) 大約在一六〇〇年很活動，在他的 Guerras civiles de Granada 裏便着手用這種體裁了，後來在法國的拉斐德夫人(Madame de Lafayette)摹倣他，這是在笛福 (Defoe) 一代前便種下我們現在的小說底種子了。

我們不慣以爲西班牙裏有自由思想的萌芽，但是胡安·地·馬利亞利（Juan de Mariana, 1537—1624）作了一篇拉丁文論文，內容提倡國王有時應要處以死刑的主義。起初並沒有引起什麼批評，但是到了法國亨利四世被殺時，以爲這是歸咎於馬利亞利的書籍，於是給絞刑吏將他們焚掉。在當時國王就是法律，因此他的學說認爲是不顧利害和有破壞性的，正如發現在今日的個人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習俗和法律挑釁的一樣。馬利亞利又用拉丁文寫了一部西班牙歷史，後來他又譯成西班牙文或可說編成西班牙文。這書是以思想獨立著稱，所敘事實既充分正確，敘述上又能盡量渲染使各事之原因，動機人格和潛伏的勢力均有趣味有意識。

誇飾之文體就是使用高貴的辭句和複雜而巧妙的隱喻法，在十六世紀末葉盛行於歐洲各地。他好像是溯源於意大利，但是西班牙對於這種重聲調而不大重意義的文體也負有一部分責任。西班牙人性愛儀容態度這是真的，因此當然使他很容易很顯明的陷入文學誇飾的極端。據說有一直說的歷史叫做王子們的日規（The Dial of Prince）是一個聖芳濟（Franciscan）僧侶叫做該發拉（Guevara），在瑪麗女皇在位時將他譯爲英文，將這種文體傳到英國去；但是在

西班牙最合於言辭及比喻的放肆者就是路斯·地·阿哥泰·工哥拉伊 (Luis de Argotey Gongora, 1561——1626)。他起初是作詩的，他的詩不但以智慧見稱而且文字和理想上的愉快也著名的，但是他這篇文章的結束是用西班牙好幾世紀以來的複雜而做作的格局，因此他將工哥拉伊派成爲一個冗長、誇張、而且難解的文章的名詞。

西班牙短劇曾由阿爾封索智者談論過，他提及他的規則以表示該短劇和教會的密切關係。在法國很早的時候，便有俗人們的諷刺的及令人發噱的作品了，但是西班牙文學上的短劇多是宗教方面的，不是英雄的。胡安·得拉·恩西拉 (Juan del Encina, 1468——1534) 曾認爲是替舞臺著作的第一個作者，他的作品已超過幼稚時代，當他在世時，還有一篇無作者姓名的作品叫做 Celestina 也出現，據說對於小說和舞臺都有影響。若是將他來表演那是太長了，在各種譯本中都有十六至二十二幕，但是他是一種會話體，他用日常的人物和普通的背景來反射人類的的生活，這是小說及現在劇院的目的。塞凡提茲，羅培地·未加和一些不很著名的作者也爲劇院著作，因此西班牙發達了一種非常卓越的短劇。其中有一種是「外衣與劍」 (Cloak and

Sward) 短劇，這本是羅培地·未加的一種體裁，他的特色就是他有趣而生動的事情和巧妙的情節。正如今日的傳奇劇一樣，他的目的是適合舞臺需要而不注重描寫人生，因此他的背景是人造的，他的人物常常矛盾和不可信的，但是他使劇本的結構更機巧，並且使劇院能為一種表情的媒介。

提爾索·地·摩利那 (Tirso de Molina, 1571——1648) 是西班牙短劇的一個重要人物，雖然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都是可疑的。除了許多別的作品之外，那不朽的不道德的唐·胡安 (Don Juan) 一書所溯原的劇本，相傳也是他作的。該劇本是敘述一個放蕩的少年如何戲謔的邀請一個死人的石像去聚餐，這石像如何背着他的主人到陰間去。唐胡安像浮士德 一樣處於第一流文學地位上。莫利愛 (Moliere) 將他做他一部劇本中的主角，拜倫 最著名的作品或者就是他將提爾索的角色介紹給英語讀者的諷刺詩的。

最偉大的西班牙短劇家就是卡爾得隆 (Calderon, 1600——1681) 在當時他並沒有羅培地未加那樣著名，但是他的名聲傳到遠方而且維持長久期間。浪漫派作者及浪漫派批

評家都很重視他，稱揚他的思想及情感深奧，愚魯的人不能理解，這種稱揚也有些是對的。他大都著作「外衣及劍」一類的短劇，他的宗教劇本叫做 *Autos*。在「外衣及劍」短劇裏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個人尊榮的神聖，他的人物常常爲着維持他們的榮名或盡他們責任而不顧最嚴肅的法律和血統及姻親最密切的關係。這種對於個人尊榮就是新教主義及浪漫派運動的特色。有些人否認卡爾得隆有新教主義特色，雖然他是一個牧師而且是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但是他的主張以爲個人有權判斷他自己的義務，這種主張和新教主義所主張個人有權判斷他自己的信心是一樣的。當然偉大的新教領袖宣說每個人都應該去選擇他們所注重的一種信仰，不然便要受罪，但是雖然如此，他們卻偏重個人責任和自由。這就是卡爾得隆的一點特色。他表示當日和現代所盛行爲堅信，他又談神祕主義，並用他思想的微妙來感動人。

“*Autos*”是一種宗教劇本，內容證明信仰的玄祕，或是用象徵的人物來釋明。卡爾得隆在這種文體的短劇中佔第一位，他獲得敘述深奧超凡的事物的人的佩服。莎士比亞說：「我們就是造成夢的資料，我們微小的生命四圍包着睡眠。」卡爾得隆就常常企圖說明這句說話。他以爲物

質的世界是空虛的，不可見的精神世界纔是真實的。但是這種哲學在西方沒有東方那像普遍，凡是表示他人都能得到一種對於深理的榮名，可是卡隆得爾卻得到至大的限度。他給我們對於生存的基本力底一瞥，他的心理學圖解是很精確而且可靠的。當時有些熱心浪漫派的人將他們尊重自我的傾向委之於卡隆得爾並且將各種事物根據於這種傾向，這是他們做得不對；因為他的哲學在這一方面可以用莎士比亞在波羅尼阿斯（Polonius）嘴裏的說話總結起來，他說：『最要者，對於你自己是真的，惟其如此，所以你對任何人也不會是假的，正如日夜循環一般。』

西班牙短劇及西班牙文學在卡爾得隆之後衰落了，雖然有許多人摹倣他。舞臺上都採用一種輕鬆的調子，同時有許多關於宗教的作品，但是都不能列於第一流之中。有一位著作家，名字叫摩利納斯（Molinos，一六二七——九七）確發生一種影響傳到西班牙境外，雖然他是用意大利文著作的，因為他提倡一種所謂寂靜主義（quietism），這種主義以為我們應該消極的承認上帝的主意，不必有什麼熱心，或報酬的希望。這時也有歷史的作品出版，其中有些是重大史事的最完備的記載，例如墨西哥之被克服，內容以西班牙為主角，這是人所共知的。

十八世紀西班牙王位是一個法國王坐的，因此故和他種緣故使法國的影響在這裏佔有勢力。當時沒有實在重要的作者出現，但是批評的風尚比創作更普遍了。伊納喜阿·地·盧桑 (Ignazio de Luzan, 1701—1754) 介紹種種學術標準到西班牙，他摹倣布瓦羅 (Boileau) 等法人的樣子，表示評判，設定規則，盡顯露着膚淺的思想，但是他有時現出實際需要或謬誤。當時科學已發達到相當程度，有一所國家的圖書館和一所學校建立，還有一部字典在後者的指導下產生。有一個基督教徒叫做羅倫索·挨發斯·班多拉 (Lorenzo Heivas y Panduno, 1735—1809) 據說有非常的知識，他是第一個從事編輯比較語言學的作品。有些人稱他爲該種學科的鼻祖，但是他對於文學的關係僅是間接的，他在當時的科學界中是一個最重要的西班牙人。

在西班牙還有一種是批評上和學術上的精神所未曾毀滅的，這就是幽默的作品。荷塞法蘭西斯哥·拉·伊斯拉 (Jose-Francisco la Isla, 1703—1811) 是其中最卓越的一個，他現出民族的天才。他作了一篇諷刺的喜劇，內容敘述斐迪南四世 (Ferdinand IV) 在巴姆普羅

那 (Pamplona) 卽位時發告施令之事，但是民衆以爲他的諷刺是稱讚。直到後來他們纔知道他的真意。他又轉而嘲笑當時那般誇侈假做作的講壇上的演說，他是一個良善和令人注意的人，他預表出那十九世紀漸漸更佔勢力的批評態度。然而伊斯拉不是教會的批評家，不過是當時一個淺薄和奢侈的人物而已。

法國運動導入種種過當及瑣屑之事。有些心胸窄小的愛國者反對他，因爲這是外來的，還有些提倡這種運動的又趨於武斷和理論的極端。與法國古典學派之嚴肅整齊相反的就是浪漫派運動，他注重激動不甚注重規律，浪漫主義在因維克托·露俄 (Victor Hugo) 等之成功而在法國佔優勢之前，已經傳入西班牙。有些人說浪漫主義只有在西班牙復活，並且說西班牙標準語在模倣法國的典型之前已經是浪漫派了，雖然他與布瓦羅的嚴厲規則所准許的比較體裁上較鬆弛，材料上較完備，但他是否有今日浪漫主義自覺及反抗的態度卻是一個疑問。

浪漫主義是相信政治及個人自由的，有一個被逐的西班牙人，名字叫做法蘭西哥·馬提內斯·得·拉·羅薩 (Francisco Martinez de la Rosa) 用浪漫派的體裁著作劇本，其中有一部叫做

Aben-Humeja 是用法文寫的，在一八三四年巴黎出版。這並沒有成功，就是其他的劇本也沒成功，還有一部叫做 *The Conjuracion de Venecia* 在西班牙也沒有得到更多的注意，但是他們的卻將浪漫主義介紹到西班牙的戲劇界。馬提內斯·得·拉·羅薩著詩也作散文，散文中有一種蘇格蘭風氣的小說，此外別無什麼長處。還有一個被逐的人叫做里瓦斯公爵 (Duke de Rivas) 後來成爲拜倫的弟子。里瓦斯替舞臺寫劇本，他的 *Don Alvaro* 一書在西班牙及國外都是一個戲劇界的成功。安托尼俄·加西阿·格魯特雷 (Antonio Garcia Guterrez, 1811—1848) 也爲舞臺寫浪漫派的劇本，其中有一部叫做 *El trovador* 他像 *Don Alvaro* 一樣，都被提弗 (Verdi) 譜之於音樂，正如 *Il trovatore* 一樣的名播遐邇。

在詩的方面浪漫主義可用荷塞·地·埃斯普隆塞達 (Jose de Espronceda, 1808—1842) 代表，他是一個摹倣拜倫的人，他的早殤也和他一樣。他曾有一個時期被逐到英國去，他的詩有幾分是從拜倫翻譯，而其態度即完全是拜倫風味。公臺·地·諾隆那 (Conde de Norona, 1760—1815) 和胡安·阿羅拉斯 (Juan Arolas, 1805—1849) 所作的東方詩

都帶有浪漫主義的風味，因為他很生動和來自外國的。還有尼科密提斯·巴斯忒·提阿士 (Nicomedes Pastor Diaz, 1811—1833) 現出其悲觀的傾向。荷塞·索利拉 (Jose Zorrilla, 1817—193) 或者是西班牙十九世紀最著名的著作家，他很柔媚和豐富的，但是他是一個不假思索的作者，他的作品現有顯著的缺點。他所以著名好像是因為他資料的性質和他表現強烈的情緒，這是世所共認的。他最有名的詩是關於歷史上和傳說上的英雄們的事，至於他的劇本顯出一種本能的劇本意識，是很有生氣和有感動力的。

在十九世紀，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德國對於西班牙文學都發生影響，前三國多是由維克托·聶俄、曼蘇尼、拜倫和司各脫傳遞的，他們都是浪漫主義者；最後的一位是德國後世作者，他們表示該民族的氣質。考斯道夫·阿多夫·培克累爾 (Gustavo Adolfo Bequer, 1836—1870) 這個名字便可以表示他的祖先是條頓族了，據說他不懂德文，但是他的作品猶令人想及賀弗曼 (Hoffmann) 和海來 (Heine)。在另一方面，斐南·卡巴爾耶曼 (Fernan Caballero, 1796—1879) 他除了這個假名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名字，他是一個女子，她的本國語是德國。

語，但是他的特性卻是西班牙的。她的小說 *La gaviota* 非常成功而且有很大影響，因為她將人們的注意從浪漫主義的不真實性引導到實際上去。

我們實在不能枚舉這個時期內許多作者的名字了，他們當然是很卓著的。著作的方法比較容易了解了，但是在興趣上和外表上還有一種要修補的表面事物。根據政治及社會組織支配各物的假定說漸漸成爲人生問題討論之基礎，自然和永久說漸漸消滅，因此我們的文學便有一種非常暫時的證明可是是一種極暫時的存在。在表面上播有現代的趣味比在事物的內心更甚，這可以將十九世紀的一個最著名的西班牙散文家的事實來表示，這是一個新聞學者名字叫做馬利安·約塞·地·拉爾拉 (Mariano Josef de Larra, 1809—1837) 他固有的措辭顯著一種動顫的意識及辭句，因此他抓住一般人的想像力，所以至今還有人誦讀，但是他在小說及劇本上的試嘗卻沒有成功。

在許多最近的作者中，荷塞·馬利亞·地·培累達 (Jose Maria de Pereda, 1833—1906) 是一位小說家，他採用他本國所特有的文體和環境。本力吐·培累斯·加爾多斯 (Benito

Perez Galdos, 1845——1910) 所操縱的各種資料比培累達更多，但是他所描寫的人物趨於怪誕或罕有的。利俄波爾德·阿拉斯 (Leopoldo Alas, 1851——1901) 像加爾多斯一樣是一個批評家和小說家，他是反對神祕主義和宗教的。阿曼·巴拉西俄·發爾對斯 (Amand Palacio Valdes, 1853——) 是一個法國自然學派的信徒。還有一個頗著名的索拉 (Zola) 門徒就是文孫特·已拉斯科·伊本尼斯 (Vicente Blasco Ibanez, 生於1864年)。他在今日所以著名，一部分或者因為他的意見很受人贊同，他信仰政治方法的共同行動及最後狀態，而疏忽了指揮他們的動機或知識。在今日的西班牙表面上仍然是專制和天主教的，然而在城市和實業的區域裏潛伏着相當的未完全被遏制的無政府主義的情緒，這種叛逆態度的材料和思想顯然的在最流行的文學中可以辨識到。

西班牙文學和其他的拉丁族文學很相似，但是和法國和意大利的不同。卡爾得隆的神祕主義和塞凡提茲的幽默在意大利或法國均無與比倫。丹泰雖然是神祕主義，但是沒有卡爾得隆那樣精巧和脆弱，後者有一種東方的能力，將實質藏在背後，而用特殊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這並不是

說卡爾得隆比丹泰偉大，只不過說他們的不相同罷了。至於法國的幽默和塞凡提茲的也不同。拉培雷和塞凡提茲也是不同。西班牙文學像其他的拉丁文學一樣，很守規則和齊整的。然而他們有些是從哥德人，摩爾人及其他的人那裏來的，因此使他們在知識上或情感上的範圍廣大，雖然他們不一定比他們相同的拉丁族更有能力，但是他們的文學比法國和意大利知識上的創作種類較多，但沒有那樣整齊。

第七章 德國文學

我們所謂的德國語只不過是數種條頓語源中之一種而已。自有史以來，該民族開始便佔在歐洲北部一帶。希羅多德 (Herodotus) 曾提及他；塔西佗 在紀元第一世紀便討論他了；他們也知道有幾個德意志人曾經征服羅馬帝國，並且在歐洲各處遺下他們破壞的痕跡。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 語也是條頓語系，荷蘭及法蘭德斯語也是的，但是後二者和英語稱爲低德音 (Low German) 因爲他們是波羅的海和大西洋沿岸低地所操的土話傳襲來的，至於從南部山地底土話分支下來的德語稱爲高德音 (High German)。

與許多受到希臘和羅馬傳統影響的民族一樣，德國人也以爲是從亞洲來的，有些學者們對於他們以爲溯源於東方的信仰是有事實根據的，雖然或者是他們文學的遷移，不是他們民族的遷移。他們的神話集保存在斯干的那維亞的比該民族所佔據的其他國家爲多，因爲基督教傳入

這裏較後，而遺下許多不異教的記憶。然保存在斯干的那維亞的都相當的反照出該民族底宗教及其在人煙較稠密和強盛的南部的經驗及其發展。但是因為神話很少受到基督教和斯干的那維亞的中古歷史的影響，他們在那裏都有討論到。

第一部德語的文學作品就是第四世紀的一位哥德主教烏爾匪拉 (Ulilas) 翻譯的聖經。但並不是全部，據說他未完成全部聖經，只不過是除去了諸王書 (Book of Kings)，因為他以為該篇是敘述以色列後裔的戰爭，恐怕會鼓勵哥德族，因為他們的民族性是好戰的。然而我們已有很多的資料足以表明大約紀元後三百五十年時一種德國方言的情狀了，這也是一種重要的方言，因為歷史上所有的重要人物例如東哥德人 (Ostrogoths)，西哥德人 (Visigoths) 和汪達爾族 (Vandals) 都操這種方言的，雖則他們的言語除了烏爾匪拉作品外，其餘的都佚亡了。

德國人從一個紛紜擾亂的時候出現於歷史上，但是當時他已失掉許多該民族的傳襲物。基督教便代替了他們奉為神明的聖賢，還有羅馬的標準也更改了，但是並未摧毀他年久的習慣。當遷移時所有的民族常會改變他們所在地的，即使他們征服了一處新土地，他們在一種異國的環境

境下也常常失掉他們的發音能力和文化。此外，在語言方面也有變動，使陳舊的文章不易了解和基督教導入的新觀念也不諧和，故此我們知道條頓族的異教文化不若我們知道希臘和羅馬的那樣多。

最初的詠英雄歌是敘述和羅馬衝突時期的事情。Hildebrandt Song 大約開始於八〇〇年時以阿提拉 (Attila) 和東哥德族的狄奧多理 (Theodoric) 名字稱為提特利赫·封·百倫 (Dietrich von Bern) 的為中心。這兩個人並不是同時代的人，但是稗史上將他們合併在一起，因為他們同是暗中反對傲慢的羅馬人，因此使他們都好像是同一因由的勝利者，因為他們以蠻力來反對精疲力竭的文化。Hildebrandt Song 只不過是一般含有敘述父子間爭執的事情而已，正如蘇勞布和盧斯泰姆 (Sohrab and Rustum) 及愛爾蘭英雄庫楚蘭 (Cuchulain) 的故事一樣。這爭執的結果如何在這段文字中沒有述及，但是我們從一段後世的參考書中知道那為父的壓服了兒子，和愛爾蘭和波斯的故事一樣，這就是智力勝過強力了，這種事實在德國文學中，德國人常常不會想到的。

在一般早期的歐洲文學中，以宗教爲題目是很通常的。有一篇用首韻詩句的短祈禱文，其開始的方法是用德國人所用的某同僕音或主音的字，以代替了古文學時代的音節長短的方法或繼其後的韻律。後來又有一段叫做 *Muspilli* 描寫世界末日的情景，還有更重要的就是 *Heiland* 這是一首古撒克遜的首韻詩，將和平之王 (*Prince of Peace*) 描寫作一個戰士，而且表示德國人如何將新教認做是他們尙武精神表現的利器。還有一部是一位僧侶俄特夫利德 (*Otfrid*) 著的 *Book of Evangelists* 其中最精采的句子就是稱頌佛蘭克人的美德，因此證明基督教並未抑制德國人的又一特性，這就是民族的自我主義。

這些就是十三世紀開始前德國固有文學的最重要遺物了，雖然還有其他的作品是關於法國，古文學及聖經的材料。這個時期的偉大作品就是 *Nibelungen Lied* 這是一首押韻的詠史詩，可以和羅蘭之歌或竟可與 *Iliad* 來比較。他是敘述西格弗里 (*Siegfried*) 的故事，他是一位王子具有無匹的強力和技能。他曾經殺死一條龍，並且在他的血液裏洗浴，使他不能受傷害，只有在他雙肩間有一處不然，而有一片橡樹葉黏在那處皮膚上。他還有一件隱身衣和一把神怪

的劍。Nibelungs 的駭人聽聞的財寶在該故事中也所述及。

西格弗里愛上勃艮第公主克利姆希爾德 (Kriemhild) 因為她的緣故，他幫助她的兄弟君特 (Gunter) 贏得布隆希爾德 (Brunhilda) 做妻。若要贏到布隆希爾德必須做超越的猛烈事業，西格弗里因有隱身衣，故使君特能做成這事，他爲他拋矛比布隆希爾德拋得更遠，並且負了君特追上她。布隆希爾德只得屈服了，但是她對待她的丈夫即使現代的爲丈夫者亦認爲有些近人情，她憤恚他在臥室裏對於她的親密，於是將他整夜的縛在牆上的鈎子上。西格弗里又來干涉了，他賴着有隱身術，他充作她的夫丈，取去她強力所托賴的戒指而壓服她。這時布隆希爾德變成一個很特殊的女性，她嫉忌她的夫姐克利姆希爾德，做出種種一般好嫉忌者的誤謬事情，堅持的暴露一些影響她自己名譽上的事情，而於他人無損。她以爲西格弗里是君特的奴隸，因為她的辱罵使克利姆希爾德說出整個故事出來，不僅西格弗里爲君特贏到她，而且爲他在臥室裏制服她。驕傲的布隆希爾德聽了這番話實在受不了，於是她使特曼城的哈根 (Hagen) 將西格弗里暗殺了。克利姆希爾德心碎極了，但是幾年後，她答應嫁給賢君 Etzel (即阿堤拉) 這並非她忘

記西格弗里，不過是要替他報仇。過了些時她誘勸他的兄弟到她新丈夫的宮廷來參觀，在那裏把他們都殺了，只有哈根將 Nibelungen 財寶沉在萊茵河裏，因他的詭計，凡是知道這事的人都被殺了，後來當克利姆希爾德知道這是不能成功時，便自殺死了。

這就是 Nibelungen Lied 故事的主要線索。他現出一種神祕及歷史材料的混合狀態。西格弗里，克利姆希爾德，和布隆希爾德都是德國的神話人物。特壘的哈根從他的名字上至少反映出古文學的上古時代，還有 Ensel 和提特利赫·封·百倫就是稗史上阿提拉及東哥德族狄奧多理的變相而已，至於勃艮第人好像就是被侵入的匈奴人所滅亡的一種人。但是在各種人物之間缺少符合之處，他們有些已經經過改變了。君特在開始時，多少有點令人發噱，但是在末尾卻顯出非常的剛毅，至於克利姆希爾德失掉她控制西格弗里的愛情，而她又情感的爲他向 Nibelungen 財寶來報復他的貪慾。從德國神話集中採取的部份例如西格弗里，布隆希爾德和 Niflungs 底腐敗的財寶等，他在基本的各方面和種族的經驗來描寫生活。北方人的近乎憂鬱的哲學是因爲環繞着他們的是些多風浪的海洋或曠野的景緻，加之以移殖的困難和淒慘，以及與羅馬人的

衝突，其間因漸漸的採用敵人的文化而始征服。*Nibelungen Lied* 最元始的詩沒有本來那樣有力的存在，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匈奴入寇的反照很生動的保存着，至於和羅馬人的爭鬪更是現出面上。勃艮第之被匈奴人滅亡或予該詩悲痛的情調，但是德國人雖則征服了羅馬，他們也付了很大的代價這就是好幾世紀被控制被戰敗，這種意義以及羅馬文化和羅馬宗教壓服德國文化的顯著事物，正如萊茵河的水淹沒了 *Nibelungen* 財寶一樣，加上悲慘和悲觀，這就是他顯著的特質了。

Nibelungen Lied 的作者不詳，但是我們還有另外的作品具有相同的性質和相近的日期，亦是作者不詳的。這部作品就是 *Gudrun Lied* 特曼之哈根在該故事中是愛爾蘭國王，這或者由於該國當中世紀初期在學術地位和傳教活動中心上的重要性。這故事敘述哈根的女兒希爾達 (*Hilda*) 跟了一個法里森 (*Frisian*) 人黑爾泰 (*Hetel*) 私奔，這個人的船曾在哈根的首都作買賣。哈根追踪他們，但是失敗了，於是黑爾泰和希爾達結了婚，生下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叫做古德綸 (*Gudrun*)。古德綸給西蘭 (*Seeland*) 的赫未 (*Herwig*) 熱烈的求婚說服了，但是當

她嫁給他之前，諾曼底的赫特謨忒(Hartmuth)在她的父親不在時，將她捉了去，帶她回家，她便在那裏當奴婢，直到她的情人和她的兄弟在她嫁給赫特謨忒的前夕，將她救了出來。在這故事裏可以看到 Viking 時候的風俗。婚姻是由搶奪的，有些在商埠裏的商人因力量不夠去搶奪便只有誘拐婦女，還有奴役擄得的婦女和殘殺敗兵都是基督前從北歐來的海盜底特點。這是大略的描寫，但是雖是如此，他仍有許多經過後世的記錄而被軟化，他有些頗粗劣的習慣消滅了，或是些為文明社會所不齒而消失。

Nibelungen Lied 和 *Gudrun Lied* 是曲解的描寫德國偶像崇拜的末日，但是外部的文學資料在他們構成時已經傳入了。十二世紀的時候羅蘭和亞歷山大在德國同受人們的頌揚，至於前者和後者都是從法國得來的，所以這個時候法國的影響極大。這就是寫情詩人明內申嘉(Muinesinger)時代。他們都是詠史詩和抒情詩。詠史詩的資料大都是溯源於色勒特族，但是卻從法國得來的。哈特曼·封·奧埃(Hartmann von Aue)修改特雷意(Troye)克利斯敦(Chrestien)的 *Ivain* 一書。武爾夫拉姆·封·斯特拉斯堡(Wolfram von Eschenbach) 敘

述巴齊法爾 (Parzival) 的故事，還有哥特夫特·封·斯拉拉斯堡 (Gottfried von Strassbourg) 用德文保存特利斯坦稗史最佳的論述。哈特曼又在 *Der Arme Heinrich* 裏遺下一部故事，其原來或是本國的，但是窩爾忒·封·達·福該爾 准特 (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 的詩句其動機則採自當日的的生活及政治狀況。

德國民族的神話，其歷史，基督教，羅馬文化和封建制度都是早期德國文學的要素，但是仍有別種的。除了貴族政治的色彩外，我們還有諷刺的懷疑主義，還有除了宗教詩的神祕主義外，還有常識的談論。有一位自稱亨利克 (Heinrich) 的詩人攻擊僧侶，還有一篇 *Bescheidenheit* 是一個夫賴丹克 (Freidank，意即自由思想者) 作的，這顯然是一個筆名，對於貴族或僧侶都不肯稍予寬宥，後來又有一首詠獸詩，這是一隻狐狸的故事，或者是溯源於法國，但是卻完全同化了，內容偏重禽獸及人類之物質天性，並且描寫自私和詭詐佔勢於人類的社會中。

Reynke Vos 就是累那德故事 (Story of Reynard) 的德文譯本，還有其他教誨少年及少女體裁的諷刺及紀實的文學，例如 *Winsbecke Winsbeckin* 和開荷泰貴族等文章，還

有 *Meier Helmbrecht* 一篇，表示武俠觀念和封建社會的衰落以及中等及下等階級的進及詩的範圍中。明內申嘉，他的論題都是慇懃的戀愛，後來唱情歌之人 (*Meistersingers*) 代替了他，他們所以這樣稱呼的，乃是因為他們是主要的勞動者。中古時代各種工藝的工會制度引導業餘詩人的發達。正如現代文化栽培各種業餘運動一樣。當鞋匠的讚揚同業者的技能而藐視他種工藝，又如屠夫、麵包師、和製燭者都是一樣的。他們有種種複雜的規則和限制，並舉行有獎的比賽，然而大多數工作注重於形式而對於實質不是如此偏重。瓦格納 (*Wagner*) 在他的歌劇 *Die Meistersinger* 中譏笑該學派的不自然和缺少興趣，但他是根據一般的意見而如此說的。

韓薩克 (*Hans Sachs*) 是唱情歌之人中最偉大的一位。他是一個鞋匠，然而他除了為有獎的比賽外，還寫了不少文章。至於他最好的作品並不是他的 *Master songs*，而是關於疏忽各工會規則的作品。他只受過初等教育，但是當他在學徒時代時他學一般遊行匠人底方法各處旅行，所以能夠增加他的見識以及因學習外國語和讀書而教育他自己。因此他是一個文學家而又碰巧是一個唱情歌之人，但是他表示德國平民和工匠的情緒恰如其本來面目，不過他的見識比較的

廣博而其技藝更爲有力。

韓薩克看見宗教改革的開始便去擁護他。這次宗教改革通常專認爲是一種宗教運動，但是他確實除了對於宗教的信仰及其習慣有影響外，對於他種事情亦有影響。在德國他對於文學上的影響很大，因爲馬丁路德翻譯聖經，並且作了許多十分流行的讚美詩。路德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在他的本國人歌德（Goethe）和許多人的意見以爲他太勇敢了；因爲他擅取權力不顧教皇。在一些人以爲宗教改革不過是使北歐民族脫離拉丁文化的不自然的抑制，因此而回復到本來的標準，但是因爲基督教不是德國的產物，他所能做的只是極力使其神聖的作品和德語接近，這事他成功了。效果極大。凡是一部像這樣流行的書籍自然對於言語上有強烈的影響，但是更重要的結果就是最高的宗教威權是德文而不是拉丁文。這一種獨立宣言比湯姆士·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的公文更是一掃無餘。因爲他不懂屏棄政治上倚賴性，而且捨卻了文化上倚賴性。拉丁文在路德聖經問世後好幾世紀還是德國學術上的語言，但是因當時的虔誠使聖經成爲人民的神托所及該民族最強烈的知識上影響。

路德死在一五四六年，在差不多兩百年間德國有精力的文學很少有產生。約瑟·柏美(Jacob Boehme, 1575——1624)是一個宗教上的神祕者，他產生頗大的影響，但是「三十年之戰」分裂了該國，以致在十八世紀以前再也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了。

克洛卜斯托克 (Klopstock, 1714——1804) 開始因作了一部基督彌賽亞 (Messiah) 而被認為是一個德國密爾頓 (Milton) 這是一部詠史詩以救主基督為其主角。他又作抒情短詩，認為和他的長篇作品有同等的聲名。但是他沒有密爾頓那樣偉大。克洛卜斯托克和密爾頓一樣，也是缺少使他的背景及人物逼真的能力。他的神祇都是一樣太模糊和太凡俗，模糊就是說缺少外表的輪廓，而凡俗是說他們是情緒的。他較顯著的就是他感情上的誠懇，並且他措辭的力比他的創造力更為優越。

勒新 (Lessing, 1719——181) 現出比克洛卜斯托克更能隨機應變而且發生更大的影響。他像後者一樣以英國文學為模型，因此在他那個時候起，莎士比亞在德國便大大的流行起來。有一篇批評文叫做 Lassoon 內容充滿了對於藝術通則的精確觀察，他的演繹法常是

正確的，雖則他所根據的上古知識不及可用的現代的那樣完全。他對於戲劇也有所貢獻，在他的 *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一文裏表明戲劇的通則，又用現在尚流行的劇本來作解釋。例如 *Mimna von Barnhelm*, *Emilia Galotti* 和 *Nathan der Weise* 是德國短劇正如其他歐洲各部的一樣，都有宗教和古文學根據的，但是勒新是第一個創作第一流民族劇本的人，他是用英國方法而不用所謂法國流行的古文學規律。

薇蘭 (*Wieland*, 1733—1813) 他雖然翻譯了莎士比亞，但是通常認為是法國的信徒。他的特性是德國的。他有時恣意幽默未免有點過於強烈，有時又恣意虛構，又未免有點過於牽強，正如克洛卜斯常用超自然的論題一樣，薇蘭則採用的仙境爲他通常的論題，他像斯威夫特一樣在幻象的人物及背景之後，描寫當時的社會。薇蘭的作品有些太過文學難以流行起來，但是在他的時代頗受欣賞，雖則大多是上流和知識界的人。

此時還有一個德國性質的作者就是赫得 (*Herder*, 1744—1803) 在他和普通一般長的壽命中，他創作了大量的各種作品。他解釋世界文學。他又著作關於語言源流，希伯

來詩的精神，和歷史哲學的書，他又將各種外國資料譯爲德語。他有德國人的熱情爲其基礎。在他看起來詩學的重要點不是他的形式而是他的精神，就是他所表現的真實感情；他又表明德國人的勤勉和徹底。他有一種趨勢就是喜吹漂蕩於玄秘和迂腐中，但是他有非反面亦非涉獵者的優點。

歌德 (Goethe) 生在一七四九年，後來他成爲德國文學中最偉大的人物。他是美恩河上法蘭克福 (Frankfort) 地方一個昌盛市民家的一個兒子，他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很早便得到薩克斯淮馬公爵 (Duke of Saxe Weimer) 的保護。他在二十一歲時便出版了一首詩，二十四歲時有一部劇本問世，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Sorrow of Werther) 是他二十五歲時出版，後來非常流行，雖然那是一部關於無謂的煩惱和捏造的悲劇底激烈和病態的故事。盧梭曾注入歐洲一種戀愛和主觀的趣味，而維特一書現有盧梭般的影響，但是他在侈張的外表後面又現有一種和平和健全的感覺，這就是作者後來的卓越地方了。

歌德在維特一書之後，他又大部分從事於著作悲劇。著有 *Iphigenia*, *Egmont* 和 *Tor-*

quato Tasso 這些作品較適於誦讀而不很合於表演但是在一七九〇年第一部浮士德出版了，這是一篇戲劇的詩，比他所作的任何作品都更著名。後來他又作了一部小說叫做 Wilhelm Meister，一首抒情詩 Hermann und Dorothea 又和喜勒 (Schiller) 合作從事於政治和批事的事務，而且又著作詩，故事，回想錄和關於藝術及科學的討論，除此之外在一八三二年他臨歿前完成了第二部浮士德，亦是浮士德的大部分。

在說英語的國家裏，十九世紀的批評將歌德列在莎士比亞、丹泰和荷馬一起，但是即使沒有戰事發生以致全世界對於該民族有了偏見，他是否仍能維持如此高位卻是可疑。他無疑是偉大的。他是編製歡樂句子，狩獵音樂和自然情緒的能手。他的抒情詩在德國人中無可匹敵的，至於他的短劇作品很高尚而且在思想和體裁上很壯麗。他的小說 Wilhelm Meister 和一部神話 Das Marchen 都尤以他們所表示的力量和深奧見稱，除了他一切文學上的成功之外，他對於科學上的觀察和考究亦有重要的貢獻。

不論歌德是如何的，他確實是一個德國人。他自以為他一部分的成功是歸功於著作關於國

家的論文，例如 *Goete von Berchingen* 和浮士德；但是他有種種限制以及其民族的才能和情緒。他現出一種冗長和模糊的傾向。據說德國文學和普通的相反，開首便是批評文章並不是創作文章，這話若是我們從勒新的時候算起那是真的。歌德現出這種重視知識而視輕具體的趨勢。他的 *Wilhelm Meister* 是一部描寫實際生活的故事，但是他打算象徵一切概況和朦朧狀態。卡來爾對於他的 *Marchen* 一文非常感覺興趣，他解釋其中人物爲「實際的嘗試」(Practical Endeavor) 及其他各種通性。歌德的意思或者雖然沒有像卡來爾那樣對於他的解釋，但這故事確有一種有意識的知識的基礎使他的效力成爲一種創作。然而歌德的作品都是自己經歷的反映，因此使他們本身以及他們所包含的哲學很有興趣。

浮士德就是他的名作，這一部小說的來源是民衆故事說一個學者賣身於魔鬼。歌德描寫他的英雄，以表示他自己的經驗和德國民族的精神，當然他有時也象徵較普通的事物。雖然歌德從事於搜求他自己的經驗和德國文化的發達是一件困難的事業，但是他非常的成功。第一部更像是自傳。浮士德費了許多年來研究而沒有得到真正的滿意，於是他決意自殺，但是給復活節的鐘

聲嚇醒了，喚醒了他早年對於信心的潛伏底情緒。他在復活節星期日那天出外散步，帶了一隻似乎迷路的捲毛狗回來，他把狗帶到房裏，便開始翻譯第四福音。這隻狗哮吼起來變成了一位遊蕩的學者，對浮士德說了許多乖戾的話，懇求做他的僕人，直到他能予浮士德一種滿足的歡樂，使他希望這種歡樂的片時會延長，其後他便能得到浮士德的靈魂。浮士德相信沒有無價值的東西能使他希望延長他的存在，並且他又情願為一些有價值的事物放棄他的靈魂，他是如此承認的。後來美非斯托腓利斯帶他到酒店裏，其後又介紹他認識馬該利特 (Marguerite) 浮士德獲得她的愛情，但是她的兄弟被殺，她又將他自己的孩子又殺了，因此而要斬首，她拒絕浮士德去救她，因為美非斯托腓利斯和他在一起。第一部的結末是說到她的死亡，因此浮士德仍然不滿意美非斯托腓利斯予他的肉體上歡樂。

第二部裏有更理想和更普遍的意義。這時浮士德是德國找尋光明和力量者的精神。特曼的海倫 (Helen of Troy) 因他的滿足而復生，但是她並不長久生存，或者德國的藝術是摹仿古文學的精神，但是沒有永久保留。浮士德在宮廷中因解決財政困難和克服新版圖問題而獲得榮名這

塊土地就封予他了。美非斯托腓利斯替浮士德做了這種事情是想使他減輕那些罪惡，但是浮士德不肯。美非斯托腓利斯爲了要成功這種計策而去殺死一對老夫婦和他們的一位客人，因爲他們的小禮拜堂和浮士德新土地的計劃有妨礙。浮士德不肯剖白美非斯托腓利斯的行爲，但是他很快樂，因爲他計劃的障礙已除，當他計畫將他的荒廢的土地築成快樂及勤勉者的家鄉時，他便倒下來死了，因爲根據他和美非斯托腓利斯的合同他要喪失他的靈魂的。然而這個惡魔沒有獲得他的靈魂，因爲浮士德的快樂是爲他人着想的，美非斯托腓利斯在想毀掉他時反而啓發他。

浮士德的哲學很深奧而且樂觀的。罪過不是物質的力或是肉體的罪惡，而是智慧上的乖戾。在歌德改變一幅殘忍惡魔的討厭的寫真爲一種現代詭辯派的溫文爾雅的實例中，他不但表示他自己是一個思想家，而且是一個藝術家。他曾搜尋出現代知識發達的影響，說明他是如何的由一種信心和巧妙以代替了中古時代的粗俗，但是他又是如何的毀滅早期的信仰。然而他知道邪惡終歸會成爲良善的，這所以使他的哲學如此的樂觀。在他的浮士德第二部裏有對於現代社會發達的描寫，而且少有一處重要的地方是不經說明的。我們從政治及社會改革家那裏聽到許多

關於無生產者及現代經濟制度的虛偽底評論，但是他們所說的大都是對的，有許多可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找到，只不過他以爲我們不能以思想去祛除現存的基本事物，正如我們不能使我們的身體增加一立方體一樣，他又相信雖然許多事物在當時的效力上是邪惡的，但是在各事物的結果終久是良好的。他曾被譽爲現代人之先鋒，這種銜頭在他是配當的，因爲他信仰的基礎是理性的而不是情感或情緒的，而且又因爲沒有人觀察現代世界能像他那樣深奧。

喜勒（Schiller，一七五九——一八〇五）通常是置於歌德之次，作爲現代德國文學的第二位偉大人物。他著作各種短劇，短曲，抒情詩，歷史和批評的文章。他最初的作品強盜（Die Räuber）是一部貴族匪徒底放肆的描寫，當他出來問世時，惹起歌德的憤慨，但是後來他和喜勒不但成了朋友，而且成爲文學上的合夥，兩人都住在威瑪（Weimar）地方，受大公爵的庇護。喜勒的作品沒有歌德的那樣複雜，至於他的簡潔和較直接的蓄意在某幾方面看來或者比歌德更受普通人的欣賞。他的劇本 Wallenstein，Maria Stuart，Johanna von Orleans 尤以 Wilhelm Tell 爲甚，到今日還有人表演，他有許多短曲和抒情詩不但在德國境內流行，即他國文字的譯

本也很流行，尤以英語的爲甚。

十八世紀是一個革命和叛逆的時代，德國的「狂瀾怒濤」(Storm and Stress)派便可以釋明文學上的激烈了。這一個名詞是用在某些著名作家的身上，他們的作品本質上無重要性，只不過是一種傾於放肆趨勢的明證而已，但是這種趨勢的極端有些在歌德和喜勒底維特和強盜裏可以見到。然而歌德和喜勒的主張是主觀主義；歌德的主張是在 *Entsagen* 和 *Renuncia-tion* 兩文裏。然而德國人是天生自我和情感的，於是發生一學派表現這種民族趨向，漸漸的主張個人是宇宙的而身外的世界是不重要或是空虛的。

康德 (Kant, 1724—1804) 是第一個倡導知識的源流是在我們本身而不是在外的學說的。以他那德國人甚至對於那思想極空浮境界也喜歡加以圖解和定義的傾向，他發表他的「純理的評論」並繼之以「實用理論」和「判斷」的檢討，在這裏面他努力表明詩人和神秘主義者常常肯定的事，這就是說我們不能見到世界的廬山真面。他以爲空間和時間是我們內心的觀念或作用，並不是外部的實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此正相同。康德又辯白說我們的



道德觀念是出於我們本身的，他不像後世的幾位作者那樣極端，以為只需要相信一件事是難會如此的，他無疑對於宣傳真理的原始是主觀的學說有很大功勞，他又以為自我幫助形成他所存在的宇宙。

斐希特 (Fichte, 1762——1814) 較之康德又進一步，他以為宇宙是個人的創作物。他像笛卡兒一樣偏重思想，他以為思想、行為、創作是一件事，謝林 (Schelling, 1775——1854) 和黑哲爾 (Hegel, 1770——1831) 繼續斐希特而尊崇自我主義，雖然他們談論絕對和觀念，而且好像承認一些超乎人類意旨的事情。然而他們主義的傾向是尊崇心智，這種趨勢的影響在德國文學和叔本華 (Schopenhauer) 尼采和其他非創作的哲學中更見龐大。當然這些人所說的話是有許多理由的，但是他們只說明該事的一方面或是言過其實，至於他們的學說之流行，是因為他們民族和時代的趨向是偏於自信和主觀。

自我的尊崇與盧梭的學說合併而發生浪漫派運動。若要區別什麼是浪漫派，什麼是古典派那是很困難的。歌德說文學中沒有浪漫派也沒有古典派，只有健全和病態，病態在一般的外表

浪漫派作者中比較在古典派主張中爲多，古典派的差誤，通常是因無生氣。莎士比亞的鬼靈，女巫，普羅斯培羅島（Prospero）以及其他種種不真實的東西，實質上是浪漫派的；但是在態度上他卻不是浪漫派，而德國的浪漫派者，自以爲有莎士比亞作根據，其實在他們對於自我的情緒上，是與莎士比亞不同的。

仕雷該爾·奧古斯德·威廉（Schlegel, August Wilhelm, 1797—1845）和腓特力（Frederick, 1771—1829）兄弟兩人通常認爲是德國浪漫派的創立者。前者是一位批評家和一位詩人，但是他缺少創作力，只能將他國文字的精采翻成德文。腓特力仕雷該爾有點地方像沙托勃良（Chateaubriand）他的神祕和情緒的天性傾向着如畫的中古世界和天主教會以解脫他當時的擾亂和殘忍。他是一位大學者，他的知識包括當時新發現的梵語。他又著了一部關於古代及現代的文學史，發生很大的影響，正如他的兄弟對於藝術和短劇的講演和作品一樣。

路易提克（Ludwig Tieck, 1773—1852）對於浪漫派的原理說明比解釋多。

他翻譯了一部開荷泰貴族，據海來（Heine）說：「他的意義是用談諧來掃除浪漫派底荒唐。」他又介紹許多他國文學的珍物到德國，尤以南歐的爲甚。他除了著作抒情詩和小說外，又作悲慘的短劇和弑親的、懺悔的、蹇連的、和邪惡幻象的故事。當他在世時非常受人的尊崇，雖然到現在還有人誦讀他，但是他的名聲卻沒有往日那樣偉大了。

還有一位浪漫主義者就是腓得力·封·哈爾頓堡（Frederick von Hardenberg，1772—1801）他是用“Novalis”一名來著作的。他是一個神祕主義者。他所要表示的意旨或者很深奧，而且他的感覺很熱烈，但是他缺少一種形式上和明晰的意義。他主要的作品就是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這是用一種朦朧的筆調來敘述他自己經驗的一部小說，因爲他好像要象徵這許多事情，或真理，他們的性質是如此卓越，以致他的作品中所表示的情緒比所表示的思想多。他對於後世的文學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文學界對於他的熱烈卻比一般讀者爲大。和浪漫主義者有關係的還有地·拉·穆德·傅愷（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和兩位愛國的詩人阿倫特（Arndt，1769—1860）和科爾那（Koerner，

一七九一——一八一三。傅愷是法國後裔，他是一個熱心中古時代的光榮和美妙的貴族，他並非沒有當時觀念的某些理解力。他的 *Undine* 是一部浪漫故事，敘述一個水神愛上一個騎士，她從一個無知覺無靈魂的東西變成一個犧牲者，並且其高貴出乎一切傳奇中的女英雄底習慣之外。傅愷不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著作家，不過在他這部作品中他都顯出他的能力不止於創作令人迷矇的事情，因為在他的故事中他賦與一種真相的錯覺。阿倫特最顯著的就是在德國人中很普遍的民族自我性主義的一個證據，科爾那比阿倫特更是一個優美的詩人，但是二十二歲便死了，他使我們紀念的是他的愛國心而不是他的文章。

牟西阿斯 (*Musaens*, 一七三五——一八七) 常和提克合起來講的，因為他作的故事都是關於神怪和奇異的事情，但是雖然這些故事仍舊很流行，可是沒有象徵他們的東西。他們不過用作消遣和娛樂而已，並且他和英文中的巴拉姆 (*Barham*) 的 *Ingoldsby Legends* 有許多相似的懷疑態度，因此牟西阿斯只是在材料上是一個浪漫派主義者。在心理上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

哲·保爾·腓得力·利希脫 (Jean Paul Frederick Richter, 1733——1815) 通稱爲哲保爾，常括入浪漫派的作家中，但是他不過局部是如此罷了。他的故事沒有什麼體裁，而且是耽於幻想中的，但是他的特長就是他的幽默性，這不是一種浪漫派的特質，而且他有廣博的同情心而無激烈的情緒。利希脫的作品就是德國人讀起來也覺得困難，因爲他的措辭和大部分的人物和背景是他自創的，並且他情節是一種深奧思想，驚人的慘事和突變爲怪誕或平凡等事情特殊的混合而成的。他好像隨着一種思想徘徊於他所指點的地方而不顧慮到因明晰或整齊而規定的限制，但是他的作品不失爲一種有精力而思想豐富的不朽作，無秩序無安排的從一個混雜堆中倒出他的精華來。

和浪漫派有聯絡的還有薩卡賴阿斯·韋爾納 (Zacharias Werner, 1768——1823) 在今日很少人讀他的作品，但是他的命運底悲劇 (Schicksals-tragödien) 使他在當日很著名。智慧和瘋狂之有相互的關係，可由韋爾納證明出來。他的母親在他出世之前相信她自己就是聖母瑪利亞，後來亦因此種信仰而死，於是韋爾納過着極怪誕的生活。他離過婚三次，一次

是和一個全不懂德語的波蘭婦人，而他又是全不懂波蘭語的，但是他本身便現出不能自制。他用一種強烈的神祕趨勢來寫一篇頌揚路德的文字叫做力的神聖（*Die Weihe der Kraft*）但是後來他改信天主教，並且以為他必需要取消的，於是他作了一首詩叫做缺點的神聖（*The Consecration of Weakness*）他的二月二十四日（*Twenty-fourth of February*）是一部獨幕劇，敘述有一個家庭命運注定他每隔一個時期便要犯一次大罪。韋爾納像浪漫派一樣偏重全我，但是他又承認有些東西在其外部以支配他。然而這並不是說是個人的抑制，因為外部的支配大都是負犯罪的責任僕役或犧牲；因此韋爾納是一個病態的浪漫派。

亨利克·克來斯特（*Heinrich Kleist*）他生在一七七七年，在一八一一年自殺死了，他的天性無常以及他作品的特徵都和韋爾納很是相似。克來斯特的流行是在他死後纔起的。他遺下好幾本悲劇在某幾方面很感動人，但是並不因他放肆；可是他最著名的是一部滑稽劇叫做碎壺（*The Broken Jug*）顯出一種真實戲劇背景的巧妙布置。在作品上的名聲不及克來斯特，而當活着的時候利用他的天才比他更成功的人就是科最部（*Kotzebue*）。他在一八一九年五十七歲

時遭人暗殺。他是一個文學上的冒險者。他所著的稗史戲和滑稽劇頗得一般的人及各階級的歡心。後來他委身於新聞事業。他和有錢的人締婚，因而邀寵於官宦之流，他又用種種方法華飾他的窠窟，直到後來認爲他是專制君主的走狗而遭人的暗殺。他就是因有一時流行的微小價值而成爲文學上成功的表示底重要證據。

德國在十八世紀以創作見稱，但是十九世紀卻比較專心於科學上的發見。海來(Hänel)生在一八〇〇年元旦日，或者是該時期中所有的藝術家，創作最多的一個了。海來是一個猶太人，但是名稱上是一個基督教徒，因爲學術上和政治上的職務只准一般明認基督教徒當的。然而他不信仰基督教正如他對於純正猶太教的不承認一樣，以爲二者都是狹窄的迷信。但是他賦有使用辭句和運用談諧和美妙措辭等能力，不因他的意識和情感不深奧或不誠懇而減少其流行，他還很受人的欣賞，尤其是受文雅的人的欣賞，但是他的優點是皮相的。

格利帕齊 (Grillparzer, 1791——1872) 或者是最偉大的一位戲劇家，他的作品完全在一世紀內。他開首是敘寫命運的慘劇，或可如此稱之，因爲他用一個鬼靈和一個家庭

的禍根爲他的基底；但是他後來的作品偏重於古典派，至少在他的題目上是如此的。他的作品計有：*Sappho*, *Medea*, *Hero and Leander* 和其他含有古代資料的劇本；但是他的方法是浪漫派色彩。格利帕齊的技能比他的智慧更高一層。他對於劇院和民衆的興趣比對於生命更爲認識。

挨內斯·特奧狄多·威廉·賀弗曼 (*Ernest-Theodore Wilhelm Hoffmann*, 1776—1822) 在他變化無常一生的最後幾年中非常的著名成爲一個想像的作者。賀弗曼雖然是受法律教育而做法官的，但是好像對於他所夢想或幻想的事情比他實質的經驗更爲真實。至於他的故事中有一種虛幻的人物，那是從他們的精神上或心理學上產生出來的。和賀弗曼一樣論述空虛事物的人就是阿爾柏·沙密索 (*Albert Chamisso*) 他是一個法國後代的德國人，他又是一個植物學家。沙密索最著名的作品就是 *Peter Schlemihl* 這是一部敘述一個人將他的影子售給魔鬼的故事。

其中比賀弗曼更壽短的人就是威廉·豪夫 (*William Hauff*) 他在1827年，二十五歲

時便逝世。豪夫有些像一個幽默家和諷刺家，但是他的名作是他的 *Lichtenstein* 一書，這是一部蘇格蘭風格的歷史上浪漫作品。豪夫屬於所謂斯瓦比亞學派 (*Swabian School*) 而路易·烏蘭 (*Ludwig Uhland*, 1787—1861)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份子，其他還有威廉·米勒 (*William Müller*) 和維多·舍腓爾 (*Victor Schefel*) 後者最使人不能忘記的就是他的 *Trompeter von Sakkingen*，其中有好些美妙和流行的抒情詩。烏蘭頗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曾經有過要做一些似乎野心的事業，他要釋明繞在我們四周的無限制的意識，但是這或者是一般詩人所爲的而僅沒有明說出來罷了。

十九世紀最卓著的，是詹姆士·格黎牧和威廉·格黎牧 (*James and William Grimm*) 的作品，雖則大多數是批評的而非創作的文學，但是他們是神話的採集者，那是很著名的。兩格黎牧都是學者，他們從事於保存及釋明文學遺作和德語的語言學律。那些神話有好些是照着農夫們和知道的人所敘述的話寫的，因此他們有一種一般文藝所難能的自然和感召。格黎牧亦是研究語言中的先驅者，他們的作品在那耐人研究和細微知識積聚的一門學科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

十九世紀時德國知識上的主要成功。還有兩兄弟亞歷山大·洪保得 (Alexander Humboldt, 一七六七——一八三五) 和威廉洪保得 (一七六九——一八五九) 對於這門科學的作品也有貢獻，前者是關於哲學和文學範圍，後者是關於自然科學的範圍內。

學術界這種工作可以釋明德國在創作文學中很顯著的原因，即使推廣至其他各國在喜勒時和歌德逝世時已有其根基了。蒙森 (Mommsen) 生於一八一七年，一直活到二十世紀，他在關於羅馬史的作品中現出偉大的學者態度，但是並沒有表出科學所需要的公正態度。多賚乞克 (Treitschke) 是一個平凡的歷史家，然而因他的影響而重要起來。他推行一種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an) 信條，但是缺少意大利的巧妙和精細性質，那就是世界大戰時德國的不顧利害的政策的基础了。還有一個在大戰時有很大影響的就是尼采 (Nietzsche, 一八八四——一九〇〇) 他的超人哲學是極端的趨於信仰意旨萬能，這種哲學在斐希特和里哲爾尚加以多少限制。

還有一位沒有直接文學影響的人就是理查·瓦格納 (Richard Wagner, 一八一三——

八〇）他的歌劇都是頌揚德國上古時期。我們且不論瓦格納當音樂家的長處何在，他卻獲得很大的聲名，而且比當時任何人都更受人們的尊敬；即使他的長處有些過張其詞，但是他在德國現在的音樂一方面是很著名的，因為差不多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德國人都是某一種樂器的音樂家，而且這個國家在現代比什麼國家都產生更多的編曲家。

小說和劇本是現代最盛行的一種文體，至於實際主義也是佔有勢力的，因為實際主義明瞭生命的外表及詳細的真實表現。考斯道夫·費他知（Gustave Freitag）和保爾·海最（Paul Heyse）是兩位著作家，在他們在世時曾享有盛名，直到現在還有人誦讀他們的作品。自從他們那個時候起，劇本中有許多著名的作品產生，雖然在其他國家中杜撰和瑣碎的作品也有大量的出版，但是都是為着商業上需要，而不是為着藝術上的需要的。這很少有永久的興趣，但是其中有一二個德國著作家在名聲中得到比經濟中更多的成功。蘇德曼（Sudermann）和霍卜特曼（Hauptmann）或者就是其中的主要者。蘇德曼現出喜歡談論生活的各方面，這是英語國家所以為可鄙的，在霍卜特曼也是這樣，幾乎在他每個故事中都有提及生產的。照自稱自由主義的人

說：如果反對這種情形或者就是狹窄和虛偽的明證，但是不論是否，後世的人可以贊同那些人將蘇德曼或霍卜特曼置於很高地位。

德國文學表現出他們的民族性。他在形式上通常不很精緻巧妙，雖然情緒上卻常是如此的。他受了文字龐雜的缺點，以及德國人的心腸是趨於瑣碎和模糊。他或者太過喜歡憂鬱和幻想，但是他卻現出一種高度的幽默性，以及對於深奧高尚的事物能運用其思考。雖然現代的德國文學比其他鄰近的歐洲大國的發達較近，但是除卻俄羅斯，可是在很多的方面看來，他並不是比不上他們，至於歌德莎士比亞後，任何國家再沒有比他更偉大的詩人和思想家了。

第八章 色勒特文學

色勒特人在歷史曙光前便已獲得最大勢力。有些人以爲是他們始用鐵的，因此使文化進步，其功勞正如汽機之發明所產生的進步一樣顯著。然而這純粹是一種推測，人們認荷馬作品中的人物爲色勒特人也是這樣。雖然色勒特人在德國人之前早就征服羅馬，因爲我們有一個布楞那斯 (Brennus) 和一個供神的鵝底故事，羅馬人也承認他的。布楞那新就是色勒特語的「王」字，因此羅馬人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的職位；但是他們的故事說該城被奪以及該城之得救直到那些侵入者爲一宗黃金所收買加以那個自負的征服者的劍，這卻是承認失敗，雖或沒有儘量的供認。

色勒特人後來又侵入小亞細亞，在那裏引起好些擾亂，最後在那裏住下，又以他們的名字稱呼加拉西亞 (Galacia) 這個地方的居民在二百年後聖保羅稱爲是愚蠢的。這些侵入小亞細亞

的色勒特人鼓勵希臘的雕刻家說他們寧死而不願被擒，拜倫所稱爲「臨死的戰士」的塑像實在是一個色勒特侵入者的代表，這是按照他民族自殺而不爲敵人處死或奴役的風氣。在古文學中有許多論及色勒特族的地方。有些包羅廣大，但是都不很滿人意。愷撒的高盧戰爭註釋（*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就是這一類的東西，因爲他所敘述的東西對於他們的文化沒有多大的說明。其他的著作家說他們是反宗教的實行者，同時也有讚揚他們聰明和人道；因此我們只有上古色勒特族的局部和似乎有些矛盾的描寫。

在今日色勒特語只存在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和法國不列他尼等地方。在色勒特族曾經一度管轄過的法國、西班牙和大不列顛大部已爲侵入者的拉丁語或條頓語取代了，但是他堅持在肉體上和心理學上有多少，那是一個難以決定的問題。至於色勒特人對於歐洲文學有多大影響也是難以決斷的，但是我們確實知道的，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著作家有許多他們重述的最精采的資料的來源和區域是色勒特族的。

最著名的色勒特族資料或者是亞塔爾王的傳奇。這一部故事有許多地方是改變過而且無

疑外表上有許多被掩飾了至少在描寫封建制度和武士道的一部分是這樣的。然而其根基好像是色勒特族的神話和色勒特人的經驗。據說亞塔爾和一個不列顛首領很成功的去反抗侵入的撒克遜人和其他的條頓族人，他們當羅馬人撤退後進攻不列顛。有些人相信他是一個羅馬人，不是不列顛人，但是不論他是那一族那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些人理想他而使成爲他們自己特色的具體表現，至於亞塔爾原本是色勒特族人，正如拿破崙是法國人而不是他本來科西嘉（Corsica）人。色勒特亦是傳奇的精力或是其機械，因爲他有許多基本的觀念好像是該民族的特色。圓桌會議（The Round Table）表示一些像民主政治，個人的平等和根據職務而定其權限等的觀念。後來便是個人受命運所不能避免的摧殘，這是一種普遍的論題，但是發生不需要的競爭或無紀律的仇恨底結果的是色勒特族。還有亞塔爾所期待的回轉。雖然是民謠中普通的現象，但是對於色勒特人有特殊的引力，因爲他們相信肉體輪迴的，並且是樂觀主義者，而且更有關於失敗了和毀滅了的原因在後來一定會勝利的。後來他們喜歡敘述從另一世界回來的故事，和關於神仙或鬼靈以及關於經過長途旅行回來的水手底故事，因爲無勇氣的民族所畏懼的死亡。

和負擔，在色勒特族是無關重要和從來未有的事。亞塔爾傳奇中的表面構造或者是非色勒特族的，但是基礎上是色勒特族的那是無可疑異，至於其基礎大都根據建於其上的人物而確定，即使這種明顯而無限制的東西也是理想的創作。

還有一個色勒特源流的故事沒有亞塔爾和他的武士底故事那樣精心結構，但在詩的位置上也是同樣卓越的就是透里斯探 (Triстан) 的故事。我們知道這是德國的譯本，但是背景卻在色勒特土地上，好像從前有過一部不列顛的作品好像是從一部色勒特源流上得來的。這部文章是敘述戀愛之悲劇和魔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比他更有力更奏效的表現，即使 *Romeo and Juliet* 亦不及他，但是在某幾方面很像他。透里斯探是康瓦爾 (Cornwall) 馬可王 (King Mark) 的姪子，在那裏直到十九世紀還操着色勒特語，那裏有一個他叔叔底新婦名叫約翰阿爾登 (John Alden) 他曾派往去護送她去結婚。透里斯探與他叔叔的未婚妻間因中了愛情的魔力，而互相發狂的戀愛，如此他們洗滌了他們流俗的罪惡而成爲命運的犧牲者，免爲罪惡狡獪的人，這故事從首至尾不但美妙而且很有力。就情詩說他是一首無可比擬的，任何文章很少能維

持像這個名義上或竟是實際上是色勒特族的創作的不變的卓越的地位。

歐洲文學無疑有許多是採用色勒特族源流或將其同化的，但是不能就像亞塔爾和透利斯探的故事的那樣確實稱呼他。用色勒特文字寫作的文學固多，而且其中有許多是描寫創作色勒特文學的人與其他民族或基督教接觸之前一個時期，這種文學之形式及實質究竟有多少曾被摧毀改變，以適合那非色勒特的觀念，我們不能確說。關於此點的意見因為種族的偏見或愛護而大不同，但是只有最誹謗色勒特族的人纔會否認有極多的事可以證明該民族是一個天才極高的。

愛爾蘭保存色勒特的文學最多。他們以為他們自己實體上較之大不列顛居民更近於色勒特族，這是絕對不卻的。因為色勒特族以前的居民以及諾斯 (Norse) 人英吉利人和蘇格蘭的人不斷的入寇者，已將色勒特的格調予以極大的改變。然而在文化上愛爾蘭外表上仍然很多是色勒特族的，這裏有一個證據就是該族有大量的文學仍保存其原來的言辭。他有各式各樣的。其中有些是歷史，雖則基督教和古文學思想影響他很大，但是當他談到當時或記載上所有的事情時

常是很精確的。此外還有聖賢傳記，神奇事蹟等等的宗教文書，大都是基督教的而非色勒特族的；但是還有各種傳奇和英雄的故事，其中異教的習俗和該族的思想是不能全部藐視或遺棄的。

愛爾蘭傳奇詩中有兩位最重要的英雄就是庫楚蘭 (Cuchulain) 和芬 (Finn) 前者是小說中紅派的戰士，據說是大約生在基督同時的瓦耳斯得人，那就是說在愛爾蘭人和羅馬人或非色勒特人有任何大接觸之前。因此庫楚蘭是國內戰爭中的英雄，在這戰爭中色勒特人反對色勒特人，雖然我們現在的故事是在愛爾蘭變成基督教徒之後纔記載下來的，他是因頌揚一位異教的失信和異教信仰及氣味而作的。異教教義的外部表現被一般虔誠的書繕者發現時，無疑的已有些被隱沒或更改過，但是異教文化的標準不能常常掩沒的。

描寫庫楚蘭的主要詩是一部耽於幻想的故事，名字叫做庫利的牛陣 (Cattle Raid of Cooley) 此書曾與 *Tiad* 並列，庫楚蘭則常被稱為愛爾蘭之阿基利。然而種種比擬是可厭的，尤其對於此事更甚，因為愛爾蘭故事比希臘的詠史詩進化得更早。他的論題關於庫楚蘭戰爭時的事業，這種戰爭以及其愛爾蘭或色勒特族特質的哲學，是常歸於一種悖理的微細的原因。康諾

(Connaught) 王后密必 (Medb) 和她的丈夫爲他們各人財產的數額上發生爭執。因此編出一冊財產目錄，據說他們的財產在各方面都平均分配，只有一隻公牛是他的妻子沒有的。唯一和國王的公牛能相比的牛就是著名的黃牛庫利，於是王后遣人到他的主人那裏去借來。這些使臣受到客氣的款待，但是他們飲酒過度，誇張他們最好將公牛放棄，否則他們有勢力的女主人會來取他去，因此使主人改換了心腸，不交出牛來便將他們趕走。於是密必決意要進攻厄耳斯特以奪得此公牛，又勸她的丈夫聯絡她從事這件事情，他在這種環境之下毅然的與她聯合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有許多人聯合起來作戰反對他們自己的利益，所以這故事並不如驟然一看時的那樣奇怪。當密必進攻時，厄耳斯特的兵士都染着一種奇異的病症，使他們不能作戰，因此全國的防禦都靠着庫楚蘭一人，他是一個少年，只有他一個人沒有染着這種病症。庫楚蘭獨自抵抗密必的軍隊的成功和他以前的歷史，編成該故事的實質，但是也有關於阿爾利 (Ailill) 公牛被他褐色的敵人所敗的事情。

據說庫楚蘭是一個神祇的兒子，但是他有一個名義上的父親。當他在孩提時代，在他的叔父

空拉那 (Conor) 的宮廷中便幹出驚人的大事了，據說那些孩子們聯合起來反對他正如小說中反對其上級的長處一樣。在他現出他的強力之後，他在小小七歲的時候便得到武器而成爲一個戰士。然而他仍然和孩子們玩耍，有一次當他這樣玩耍的時候，他的叔父帶他的部下出外去拜訪一位卡爾倫 (Cullen) 他是一個著名的五金匠，並且令他的姪兒陪他一起去，但是這個孩子答應等他玩完遊戲之後跟着便來。卡爾倫有一隻非常兇惡的警犬，他靠他來保護房子的，但是當他等候他的朋友來時是從不釋放這隻畜牲的。他不知道庫楚利會來，所以便將狗放了出來，後來當他知道這個孩子要來的時候，他走出去以爲這個孩子一定被咬死了，但是死的卻是那隻狗，因爲這個孩子當狗向他襲擊時，他將牠勒死了。這個狗之死對於這種五金匠是一件嚴重的損失，於是這個孩子便頂替了牠的地位，直等到能夠找到一個繼承者時爲止，因此他便得到卡爾倫底狗的名字。

這就是庫楚蘭幼年事業之一個例子，當密必入攻時他不過十七歲，然而他能抵抗愛爾蘭軍隊之五分之四的兵隊直到屠殺，雙方承認每天有一個勇士來和他相遇，而王后又用一切法術去

引誘或賄賂人民去反對他。但是庫楚蘭把他們都打敗，他們竟想到陰毒一方面去，派了一個人和他的兒子去反對他，以爲他們是同一血統的所以等於一個人一樣，但是他能對付一切邪鬼和對付一般凡人一樣。他有一種驚人的兵器，這個特殊的器械叫做“Gao Bulga”，好像是他從水底撈起來的，但是他不常使用他，但是他寧願用一塊石頭將他對手的腦袋擊出或是用槍或劍去除掉他。他有時受傷了便很失意，但是他仍然繼續不休。

該故事的頂點，然而並不是他的結局，是說到庫楚蘭和他的心腹朋友斐爾狄（Ferdiad）之間的戰爭。王后的詭計迫得斐爾狄允許去打庫楚蘭，於是這兩個人交戰了好幾日。他們拚命相打，但是他們常常在約定的時候停戰，正如現代的工人在五點鐘鳴笛時一樣活潑。這時他們便共同享受一切日常的東西如食物，醫藥和睡宿，到了早上再來交戰，彼此互示慷慨。前後庫楚蘭打敗了他的朋友，並且殺死他，他爲他非常悲悼，以爲命運作弄凡人。

前述的概說不能表明該故事，因爲他使該故事有些稚氣和怪誕。該故事不但有好些惹人注意的事情，並且還有許多動人的敘述。但是他沒有勉強的暗示。他的言辭是自動發出來的，還有言

性形容字和同義字互相特殊的積疊起來。他富有生力，但是他顯出精力較多於規律，雖然他並非沒有限制而且外部有差異但其內部是一致的，因為放肆和悖謬時時不能阻止其適當的和動人的表現生活和愛爾蘭人的特性和觀念。

庫楚蘭是一種民族精神反抗虛榮、愚蠢、奸詭、和頑強所致的有生命危險的爭執，以及其他種種動機和敗德。這種種卑鄙的特性都反射在悲劇的情景中，但是詩中最動人的就是對於輕率、浮躁和輕浮等特性的惡劣影響的描寫。這是愛爾蘭史中充分表現的事實，庫楚蘭和他種種的冒險事業也是說明那最不幸的國家的特性和最普遍的經驗，其暴亂常僅因故意而發生的，並非因強烈的情慾而發生的。庫楚蘭亦有力的表示人受生存競爭的殘酷律去反抗其同僚，並且用其力量以摧殘他最親最愛的人，因為在另一首詩中敘述他和他的兒子戰爭，他隨着蘇勞布(Sohrab)和靈斯泰姆(Rustum)風俗，他無意的將他的兒子打敗了。因此他是一個人類而又是一個民族的人物，但是他在文學上沒有得到他所應得的地位，因為他在愛爾蘭疆土之外只有一個時代是被
人認識的。就他這樣顯然保有人類特性的民族英雄而言，他配和阿基利並列一起，雖則描寫他的

故事是在比 *Thiod* 發達更早的時期中。

關於芬的傳說是敘述愛爾蘭史較庫楚蘭底紅派傳奇稍後的一個時代。他隱約的影射到諾斯的進攻和他以前的情況，但是他還有許多比庫楚蘭更早的事情。芬是一個大戰士，狩獵者和魔術家；他的兒子俄喜安 (*Ossian*) 是一個大詩人。是故芬現出或具有一種野蠻社會所主要的一切肉體上及智慧上的才能，他頂替了庫楚蘭成爲一個民族英雄。他在歷史上的根據好像沒有庫楚蘭那樣明顯，他很像是人們創作的而不是一個紅派的英雄，他的肖像會由異教時代受過高深教育的詩人描下來給我們。在另一方面在那含有極古的思想和極古的神學概念的民間故事中，芬是有的。他的天性是一個巨大的劊子手和一個巨人，而且又是一個英雄，他破壞巫人的咒語和詛咒，但是他卻沒有像 *Fain Bo Cualgne* 描寫庫楚蘭那樣完全的寫真。芬是一位遇過無數種種色色意外事情的英雄，人們對於他的事業的傳述，也是各各不同。總而言之，他的表示雖然幼稚但是很自然。這種情形常常感動色勒特人，尤其是愛爾蘭人。他們把神仙作主角，其中一部份是自然的精神，而又一部則因與原始時代的民族接觸而起，這種民族的體材細小而且木工粗陋，以及

他們在較進化的人的眼光中所具有的種種神祕的力，在那富於幻想的色勒特族心中，都是以形成他們的特性。芬的神史是一種愛爾蘭人對於基本的和原始的同情心的表現，但是這在愛爾蘭文學裏不是這種趨勢的唯一證據；而這證據亦不是全在芬的傳奇中，因為他亦受到愛爾蘭史及人類的天性和社會的發達的反映的影響。

愛爾蘭文學除了庫楚蘭和芬的詩和傳奇之外，還有許多別的作品。有些敘述航海的事業，這當然是有事實的根據，因為許多愛爾蘭水手被大風吹到大海裏，漂流到他們所聽說過的很遠的地方，後來竟能安然回來，這也是很可能的。然而在這個故事裏幻想超過事實，他好像比Odyssey更是一部純粹理想的創作，或比德國的詩更甚，因為他表示世界的廣博知識出來。其後又有對於未來的幻象並且遊歷過天堂和地獄，丹泰的神之喜劇是從愛爾蘭源流得來的。當中古時代的初期愛爾蘭人在歐洲各處很活動從事為學者和傳道師，在他們本國中也有許多從事於寺廟生活。結果便有許多關於隱士或聖賢用拉丁文和愛爾蘭文的著作保存下來，並且還有許多各種關於教會和宗教的資料。因此現存的愛爾蘭文學其份量頗屬可觀，大體上他的品質常是很高，而且他

有時現出一種異教文化的痕跡，其資料上智慧和藝術上是遠超乎原始的範圍之外，他又示出創作的力量並且表現得也很顯明。

在威爾斯的人普通都是用他們祖先的色勒特語來談話和著述的。他們舉行種種集會托辭要推行督伊德教教徒的禮儀，但是又恐怕他們已經暗中改變而感到損失，因此使他們不能十分完全代表色勒特思想和禮儀。但是威爾斯至今還有大部分是色勒特來源的傳奇，雖然他或者會受非色勒特思想的摻和和更改以適合基督教徒的感覺。他們又正確的現出各種色勒特族特色，雖然很多是富於幻想的而且時常要委棄日常的生活而要求一個富於幻想的動人底世界。

Mabinogion 是威爾斯故事的主要從集。他曾由沙羅德該斯特夫人 (Lady Charlotte Guest) 翻譯出來並經學者們的註釋和研究。這是中古時代的作品，那時色勒特的異教文化已認為是違法的，並且他不曾表明他，如他現在形式及標準或思想所取材的基督教社會一樣。然而在這些保存在威爾斯的故事和其他作品中其基本思想和背景，性質上都是色勒特族的，至於爲什麼其材料大部分不是威爾斯或其先世的創作或發展的，那是沒有什麼理由的。

用威爾斯文寫的故事的一個主要論旨就是命運的力量。生命的各種危險雖然外表上常是可怖的，但是描寫的人說他可為勇敢的人征服，而且克服後又可利用他。威爾斯態度是不像愛爾蘭那樣鋪張，但是有同樣對於怪誕的癖好，同樣理想的天性，而且同樣搜尋從最嚴重的結果到最瑣碎和易變的事情底習慣。如愛爾蘭人之頌揚原始威爾斯人則崇尚先天精力而不重後天的技能。有一個例子就是柏西發爾（Perceval）故事，威爾斯文譯本，有些人以為他儘是用威爾斯文寫的，但是是非色勒特語所創作或演繹的故事，但是不論他的材料是否色勒特的，他的態度是能表明出來的。

這位英雄的母親因為他的丈夫在戰爭中被殺，她便帶了他的兒子逃到樹林深處，把他養大以免遭受那殺死她丈夫的軍事活動的危險。這個孩子在絕對隔絕世情的環境中長大起來，他是如此的純潔，所以當他第一次遇着一個流浪的武士時，他便以為他是上帝了。他後來聞及外面的世情，他便決意出外找尋他的幸運，但是他的母親使他很失望，因為她給他最壞的一隻馬和最不經用的器具。她又給他一些良善行為的基本教訓，教他不要詢問個人的問題，只等待自動的回答。

儘管有這種困難，這個少年冒險家，卻能證明他自己不為強力和技巧所屈服，他戰勝巨人，又救出許多少女，他的態度足與開荷泰貴族相比。他的缺點就是他太確切的依照他母親對於他的態度底囑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生命最顯著的批評底精采了。

在聖盃 (Grail) 傳奇中這種偏重形式的現象比在威爾斯故事中更為發達。前者因抑制自然的本能而得到的惡結果是寫得非常動人。在格累爾傳奇中所說的英雄，正如威爾斯的培累達 (Peler) 一樣，以為真實能力是不能加以限制的，但是他能找到適當的地方而表現其勝過從傳襲和訓練得來的強力的長處，雖則他為禮教的不自然約束所抑制。聖盃為一個找尋他的武士找到了，但是他不詢問在聖盃所在的城堡中所見的奇異而令人心痛的景象底意義，因此他抑制自然的同情心而偏重於習俗，他在譏笑中被人驅逐，在他回來之前他又受了長久的磨難，然而他纔容許基本的人道掃除社會的禁例。雖然大陸方面關於聖杯的論述表現得更動人更徹底，然其基本觀念在威爾斯的故事中可以找出更原始的性質，並且因為他們是色勒特人最嗜好的思想，那種文學的起源是來自那種民族也似乎是很可能的。

雖然該爾語(Gaelic)是一種色勒特語，現在蘇格蘭高原還說這種言語，而且雖然可推定的色勒特的風俗行爲都保存在那裏，可是在著作中卻沒有保存很多色勒特的文學。然而蘇格蘭對於使色勒特名聞於世的功勞比任何其他各國都大。在一七六〇年，有一個蘇格蘭的虛僞文人叫做詹姆士馬克費蓀 (James Macpherson) 出版了一部自認爲芬的兒子俄喜安詩的譯本，他在愛爾蘭傳奇中有許多描寫。馬克費蓀將芬和俄喜安寫成蘇格蘭人，並且說他譯本的原本該爾語的高原人中很著名的，而且在著作中也有保存。這第一部聲明的譯本非常惹起人們的興趣，在其後一二年中出版更多，但是總數不多，至於馬克費蓀從沒有將他的原本出版，也沒有許多事實證明他除了擴大一些細小的片段文章外還有什麼別的工作。有些人，例如著名的撒母耳約翰孫 (Samuel Johnson) 攻擊馬克費蓀，說他是一個僞造者；但是後來他的譯本非常流行，在佩服他的人裏，有像拿破崙和歌德一流的人，而且在近乎一百年內，據一般流行的意見以爲他是一個天才。然而據事實上看來，馬克費蓀所謂的譯本只有基礎上是色勒特族的，但是其固有的資料經過令人絕望的竄改，因此他的體裁改變了，以致除了其人民及時間的特性據說是從那裏得來之

外，其餘的都是杜撰的。

無疑有許多詩據傳說上說是俄喜安及其他耶穌降生的不列顛或愛爾蘭的詩人作的，在馬克費蓀時在蘇格蘭還有，但是有許多沒有記載下來。在馬克費蓀生的時候那擔任蘇格蘭高原會長底世襲詩人的官職已經消滅，但是這些人所背誦的材料在一般人記憶中還有相當的存在。馬克費蓀或者因此從傳說中很知道該爾語的詩和故事，並且他或竟發現一些保存在作品中的東西，但是這些斷片卻從未見得如何之長；至於他選來苦心製作的資料，雖不是最優美的現存資料，但是其原始顯然是愛爾蘭的，其中有許多在蘇格蘭文譯本中佚亡或混雜了。因為馬克費蓀不是一個學者，也不是一個自覺的人，所以他沒有顧慮到他所作的是否確實或誠實。

因此馬克費蓀的資料不過是斷片和混雜的，而他的體裁是浪漫派氣味和蘇格蘭聖經流行的結果。雖則他的作品有約翰遜和其他人的攻擊，然而仍有偉大的影響。浪漫的光榮正因一七四五年蓬尼 (Bonnie) 王子查理在查科拜黨 (Jacobite) 崛起時散在蘇格蘭高原各地，還有流行的浪漫派氣味和其他種種原因，他們都是一種潛伏的信仰，以為現代的文化大部都得自色勒特

族，所有的都去幫助馬克費蓀的作品使他們著名於世而受人的欣敬。

但是在馬克費蓀作品中我們看不見有描寫色勒特文化或特點的地方。俄喜安是一個文學上的人物，大部分根據十八世紀的特殊興趣而構成。常被人引作色勒特族悲觀主義的證據的就是這一句，句子說：「他們出發到戰場去，但是他們常是失敗的。」然而這比較像蘇格蘭清教主義的表示，而不是色勒特憂鬱的表現，因為即使蘇格蘭高原人後來變為憂鬱的清教皈依者，然而我們在人們認為是色勒特的斷片文字中，尋見在蘇格蘭低地的詩中所常述的情緒，並不是一件奇事，在這些詩中像夫羅登 (Flodden) 那樣悲悼失敗的輓詩比歡樂的歌曲更是普通。所以色勒特人的天性是能變的，而不是悲觀的。他還能夠改變他的情態，而且能夠快樂像悲悼和失望一樣，然而馬克費蓀的俄喜安並無這種機變，他又缺少愛爾蘭、威爾斯等人物的自動和自然。其實俄喜安像拜倫的英雄比色勒特傳奇或詩中的人物更相像，而且他又是代表十八世紀的標準和嗜好更多於代表色勒特族的性質或觀念。可是馬克費蓀的俄喜安是色勒特文學的一種反照，雖然不甚明晰而有些牽強；雖然他不照本來面目來表示他，可是他使該事實的存在明顯，而且使更多

的人知道色勒特文學的殘餘並且對於他的影響予以更公正的估計，也是個有裨益的。

不列顛的色勒特人，因盎格羅撒克遜之入寇而從本島被逐至大陸後，即定居於法屬不列顛（French Brittany）據說亞塔爾傳奇是從不列他尼而來到法國，還有一個十二世紀的人物馬利·地·法蘭西（Marie de France）據說曾論述過不列他尼的色勒特資料，此等資料加上從羅馬得來的材料和查理大帝的故事，形成中古時代文學主體。不列顛農民的簡陋孤寂的生活或者亦助成早期社會的風尚和習俗底保存，但是他亦似乎使他疏忽了許多精采的不朽作。然而他們或為法語吸收去，成為受過教育者的言語，世人所謂亞塔爾傳奇和其他色勒特族的材料是從法屬不列顛傳來，此說或是對的。無論如何法屬不列顛是色勒特族文學底豐富的寶庫，而且對於學者們是一塊肥沃的田地，又是一般愛好圖畫者的愛好物。

因此色勒特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並且遺下頗多的遺作在西歐各部以表明其特性。愛爾蘭保存了他最大分量，種類及其純質。威爾斯仍採用這種言語為文學上的工具，並且亦用在會話中。蘇格蘭雖然不是露骨的，卻使色勒特名聞於現代的文學中，而法屬不列顛在過去時曾為色勒特

的創作傳入法語及其他文學中的媒介。實在保存於色勒特語的文學分量上和品質上都是很偉大，但是該民族對於世界文學和對於現代文化的貢獻，不能按照這些遺作來判斷，正如一塊浮動的冰山底大小不能根據其可見部分而估定的一樣。以現代生活爲限的現代的文學，如果沒有色勒特族或者更少，他們對於文化的貢獻，雖則我們不能全部搜尋到，但是我們仍要承認他的。

第九章 斯拉夫文學

斯拉夫人是一種十分複雜而散佈廣闊的人民，其最著名的幾系就是俄羅斯人、波爾（Polo）人、布加尼亞人、西伯人——包括有格羅斯（Croats）和斯羅文人（Slovenes）——和捷克人。他們各有各的言語，每種語言又各自分為多種方言，可是除了上述各項，只有斯拉夫語是存在或最近纔廢掉的，那大都是根據政治上統一多於種族上統一。該民族曾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份子，並且他對於知識上的影響也頗可觀。哥白尼（Copernicus）是一個天文家，他予近代世界以行星系的太陽中心學說，他是一個斯拉夫人，還有一個西斯卡爵士（Count Nisca）是一個宗教改革的先進者；該民族還有許多難以一一枚舉的人物，對於知識上很有影響。但是斯拉夫人是度着一種原人生活的境況，或是在外國的束羈下直到頗近的時候，而且該民族只有一系，就是俄羅斯人，曾產生為世所聞名的文學。因此，我們如果考察俄羅斯文學，便足以知曉一些關於斯拉夫族的特點，和

該民族對於整個人類的知識寶庫底貢獻了。

俄羅斯語言是屬於印度歐洲 (Indo-European) 語系，據說他是和梵語、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色勒特語以及條頓語是同源流分支下來的，那就是說自從石器時代以後便和曾為泰西文化重大影響的國家底語言是同系的。但是說俄羅斯語的人不是斯拉夫人，正如說英語的是條頓人，說法語或西班牙語的人是拉丁人一樣；因為俄羅斯的版圖廣闊，其內常有一些體質上特殊的民族，還有遊牧的羣隊常漫遊各處或有入寇者急急的斷續的侵入。因此亞洲和歐洲的民族在人類氾濫的時候互相混雜起來，慢慢地或淘淘的散遍在這個廣闊的區域裏，這就是我們現在稱為俄羅斯的地方了，其居民的種族組織不斷的發生變遷或是一種文化上固定狀況，若和南方或西方較少或有較好托庇的民族比較起來，他缺少一種進步。

是故俄羅斯將亞洲和歐洲聯合起來，並且在其文化上比其他歐洲的鄰國所表現的上古事物為多。據他的地理上情形看起來，將這樣政治上不同的人民，用他們的交通和運輸的方法來聯合起來，確是一件偉大的成就。因此俄羅斯人不能認為是退化的人民，而在他們所處的極困難的

環境之下，他們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很多。或者是因為他們自然力的龐大使俄羅斯人要去競爭，因此使他們趨向於悲觀主義和好於幻想。無疑住在像他們那樣廣闊的土地上，即使在今日文化也很少能影響到其自然環境，他有嚴峻的氣候，使寒冷，乾旱，氾濫和暴風雨成爲普通的經驗，他們必感到人力不能和自然力比較，並且感覺到幻想中的境界比他們實際生活的陋劣的宇宙更爲動人，這也不是希奇的。

俄羅斯的起始可見於各大天生的要道上的商埠中。基輔（Kiev），斯摩稜斯克（Smolensk）和諾佛格拉德（Novgorod）都是英國威廉征服者以前最發達的商業中心點，或可說是在查理大帝未到大陸以前的時候。這些城市和亞洲，南歐各部做貿易的，但是也有北部的商人到來，又因爲斯干得那維亞人當環境許可時總將戰事和商業合併起來的，所以基輔和諾佛格拉德在他管轄之下正如他們的部落統治不列顛，諾曼底和西西利一樣。後來基輔成爲俄羅斯早期的一個最重要的城市，他的文學是一種英雄故事的體裁，那是語言中最古的一種。這種故事叫做“byliny”是由上古的資料和從非斯拉夫來源借來的東西以及因適合新環境而重述的古故事混雜而成。

的。若要知道這許多資料何時得來的，那是難以說出，雖有種種學說可以選擇。這種古文學包括一種神祕和傳奇的原素。在神祕的部份中，以為英雄都是巨人，有些是非人類家世的，並有神奇的氣力。例如窩瓦·未斯拉維斯 (Volga Vseslavich) 是一條毒蛇的兒子，這條毒蛇能變形為各種禽獸，並且能作各種奇怪的事情；但是他在現存的敘述中好像是一個上古的神明，他曾做歷史上和詩歌上後來許多英雄所做底事業。

關於基輔王子佛拉德米耳 (Vladimir) 的敘述也很受人稱揚，而且有時與亞塔爾傳奇並稱，因為佛拉德米耳有一羣隨從，正如亞塔爾有一個圓桌會議一樣；但是在粗魯的俄羅斯人和文雅的亞塔爾的角色中，是有很大的不同。這兩個時期間相似的地方，在他們都是偏重於先天的能力，勝過後天的技術底傾向。柏西發爾 (Perival)、加拉哈德 (Galahad) 和其他的人在亞塔爾的故事中都是這樣，至於佛拉德米耳故事中的主角伊利亞·謨羅姆斯 (Ilya Murometz) 亦是如此。

伊利亞 (Ilya) 並不是一個感人的英雄，他如果不是呆笨也是無情感的，如果不是不道德，也

是無道德觀念的；但是他被認為是俄羅斯人的表現，那就是懶慢和無感覺的，但是當激動後，便不可制止，並且對於破壞是不顧一切的。伊利阿並沒有什麼貴族的氣味；他顯然是一個未受教育的人。我們或可稱他為今日的毛哲（Mojik），還有其他的人物，例如維爾拉格（Villager）的兒子尼古拉（Nicholas）是贊美農夫的。這可為俄羅斯人固有的民主精神底明證，但是他更可作為一種原始社會的表現，其中體力和能力供給身體的需要，那是最關重要的。畜牧的或農村的文化的標準對於一個商業的社會或似乎是民主主義的，但是他們所以是民主主義，只因爲膂力比財富更普遍而更容易得到。雖然他們比較的不武斷和虛構，但是他們並不見得更覺公允。

最初的俄羅斯文學是很有趣的，但是並未發達到最高點。其主要的價值是在他所保存的比西歐南歐更原始的社會的精神，以及一種強烈的東方及族長制度的色彩，雖則經過好幾世紀的口傳和無形的變遷之後纔記錄下來的。

後來斯拉夫人和羅馬帝國東派有非常密切的接觸，雖然有些西斯拉夫人從羅馬得到他們的字母和宗教。俄羅斯的教會和字母，都導源於拜占庭（Byzantine）但是和回教信仰接觸時

是接近俄羅斯的早期。然而基督教也發生很大的知識上的影響。住在希臘的斯拉夫人都基督化了，在第九世紀有一個拜占庭僧侶叫做西利爾(Cyril)，據說他曾創作一種字母，他又和他的兄弟美索條斯(Methodius)將教會的儀式書譯爲斯拉夫文。這種西利爾字母大部分從希臘文來的，但是也有希伯來文字，還有當時顯著的語言，俄羅斯人在十一世紀初葉改變信仰時便採用他了。最初的作品是關於宗教的，但是有一部編年史叫做基輔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Kiev)據說是是一個涅斯忒(Nestor)作的，他多少是一個傳奇上的人物。然而這部編年史是一部關於教會的編輯，至於教會對於早期的俄羅斯文學是一種強烈的影響。

有些人以爲伊哥爾入寇的故事(Story of the Raid of Igor)和羅蘭之歌是同樣卓著，但是這太過誇張他了。他是一種用有韻拍的措辭來敘述基輔的編年史裏所說過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敘述得更詳細，他又表示出當時的標準和行爲的整個描寫，並括有基督教前文化的痕跡。該故事是根據一一八五年所發生的事情，雖然他或者是隔開當時不久編成的，直到十八世紀纔現於世上，那時發現有一篇包括有他的手稿，於是便有人抄錄下來和印刷出來。該篇手稿在一八一

二年莫斯科被焚時毀掉了。這故事有許多有趣的地方可認為是過去時代的記載，但是他這方面的優點，因疏忽或大意的抄繕而有差誤，以致減少其長處。他詩的價值在一般普通的讀者是很偉大的，但是有些俄羅斯人和外國人都熱心於俄羅斯所探出的大事情。

基輔的範圍括有早期英雄和佛拉德米耳王子及其隨從的故事；基輔之編年史和他的支派，伊哥爾之入寇，以及其他的編年史和宗教的事情，都是俄羅斯早期最重要的文學。他的首都從基輔遷到莫斯科。該國又經過韃靼人的征服，恐怖的伊凡 (Ivan the Terrible) 的朝代，以及該朝各君主掌握中專權的發達。他又顯出羅曼諾夫人 (Romanoffs) 的擢起，一種強烈的民族精神之發展，和抵制外貨的生長。他見到德國和北歐代替了拜占庭而為主要的外部影響。他又顯出彼得大帝的崛起，用他的計劃強迫他的人民採用泰西的方法。他又見到喀德隣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是一個有智慧的君主，他自己從事著作並且鼓勵藝術和文字，但是在這個時期中並無有什麼有價值的文學出版。直到十九世紀之後，俄羅斯纔有受到歐洲他部佩服的著作家，因此該國的文學只有一世紀的時候。

喀德隣大帝導入摹倣外國人的文學，但是直到她以後，俄羅斯的著作家才能做出完全的作品。卡拉姆星 (Karamizin, 一七六六——一八二六) 是第一個從事這種事情的人。他在俄羅斯受教育，他曾遊歷過德國、法國、瑞士和英國，並在他的俄羅斯旅行家書札集 (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er) 裏表示他的經驗出來。他也著有他種說明和批評的作品，但是他最令人憶念的就是他的俄羅斯歷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其中對於該國的發展有所敘述和解釋。他相信貴族政治可以使帝國免除內亂和外寇，他無疑很使俄羅斯人覺得即使根據泰西的標準，他們也卓然是一個民族，他們或者因此故比較準備承納的。

如科夫斯基 (Zhukovski, 一七八三——一八五二) 有許多翻譯，並且也著作詩和散文，後者是一種愛國和浪漫派的性質。他的影響大都將現代歐洲文學介紹給俄羅斯人的知識，至於其他和他同時的人，有麥斯拉庫夫 (Merzliakov)，他曾翻譯過平達、幼里披底和西俄克利塔斯的作品；還有格內提赤 (Gnedich)，他曾將 *Iliad* 和 *Odyssey* 譯爲俄文，並且又譯了古代的文學。克利羅夫 (Krylov, 一七六九——一八四四) 曾將拉封騰的寓言譯爲俄文，並且又創作

了許多他自己的作品。他將他原本的文字增長，他在他的材料上作冗長的敘述，尤其是他的情感方面，但是卻沒有改良其表面；可是其方法，不論他真實的價值如何，他確使該寓言有俄羅斯的特性。他又著有劇本，但是沒有怎樣的卓越。

比較對於社會和政治更有關係的有格里波耶多夫 (Грибодов, 1795——1829) 的喜劇名叫 *Gore ot lena*，我們或可譯爲「智慧的不幸」。這可認爲是俄羅斯舞臺上最偉大的喜劇。他是用詩句來寫就的，並不是用散文，他是根據法國戲劇所謂的單位，其情節是發生於一日之間而在一室之內。這戲劇的意義，在將那根據充分的知識和理論來下判斷的思想家，與那接受現成的或目的在適合他們的利益或信用的意見各種作家相對照。他排斥虛浮，詐詐，自私和其他世俗的敗德，他將他們寫成如此的普遍，以致將代表智慧和責任的意識的特徵誤認爲是瘋人。格里波耶多夫是沙皇 (Czar) 的一個外交官，他以爲淺陋或摹倣的思想是俄羅斯上流社會的慣例，或者不是過甚之言。然而他好像洞察的能力勝過謹慎的能力，因爲他受任俄羅斯駐波斯大使時，曾遭土人攻襲而被殺。

米雪爾·伊利維斯·勒蒙托夫 (Michael Trievitch Lermontov, 1814—41) 據說他的名字是從蘇格蘭李爾蒙斯 (Learm nhs) 得來的，他是一個極端的浪漫派者，他過的一種暴亂的生涯，後來與人發生了許多爭吵，與人決鬪爲人所殺。他最著名最特徵的作品是一首詩叫做魔鬼 (The Demon)，內容敘述一個被罰降世的精靈他愛上一個塵世的女郎底事情。這個女郎因她的罪惡而喪失生命，但是卻升上天堂，然而魔鬼卻繼續受難。勒蒙托夫又著了一部小說，其中他將他自己寫成一個英雄，並且又著了各種歷史或理想的人物底故事，其中有駭人的冒險和許多最動人的自然描寫。

上述都是關於著作家用詩爲表現的工具，但是散文的適用也漸漸普遍起來。尼古拉·哥哥 (Nicholas Gogol, 1809—51) 是一個使用散文的先鋒。他住在現在稱爲列寧格勒 (Leningrad) 地方，但是他是從小俄羅斯來的，他出版了許多本鄉的故事而很成功。他又著作描寫首都內中流階級的故事，他有一部喜劇叫做校訂者 (The Reviser) 其流行僅次於智慧的不幸一書，然而他最偉大的作品卻是幽靈 (Dead Soul)，這是一部最著名最受讚揚的俄羅斯文學。

哥哥爾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亦是一個浪漫派者。他的故事都是描寫日常的生活，但是他導入理想的原素，例如農夫們的迷信和精神錯亂者的幻象。幽靈的故事是根據當時俄羅斯的風俗，每十年在死亡的農奴，徵收人頭稅。該故事裏的主角契徹科夫(Chichikov)爲這些已死的農夫的主人繳納這些死農夫的人頭稅，因此對於那些無有的財產獲得一些名義上的所有權，他就將這種所有權抵押了以爲活的農奴獲得一點所有權。該故事是代表哥哥爾和俄羅斯的故事。他是可怖的，幻想的和情緒的；但是也很幽默。這故事最優美的地方，並且在俄羅斯文學中也屬罕有的，就是他對於英雄或惡徒的頗穩健態度，他將已死的靈魂收集起來以換那活的。他不因爲他的罪大惡極而受人非議受人譏笑，他正如那劫墳食屍的惡魔一樣的動人。哥哥爾說沒有一個讀者能夠誠實的說他沒有出賣幽靈的特徵，這話是真的，但是他對於人類的描寫，如果他的角色底活動範圍比較是可能的或比較更普通些，那末他便更合理或更能改良人道了。俄羅斯著作家傾向於極端的描寫社會及個人的敗德，不但不減低其作品的價值，並且用推翻人民對於政府的正義和對於社會組織健全底信仰的方法，而提倡俄羅斯革命是有很大功績。哥哥爾是一個擁護沙皇制度的人，

但是他的作品有許多地方是摧毀這種制度的。

因為俄羅斯沒有出版自由並且沒有民主國家所有的種種機會來討論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所以他的文學變成辯論的性質。因此思想界便有兩個主要的派別發展出來。其中一派主張俄羅斯應依恃其固有的資料，採用謝林(Schelling)主義，以爲一個國家的文學必需表現其民族的特性；至於另一派主張摹倣西歐是需要的。培林斯基(Belinski, 一八一——四七)是一個派別的批評家的例子，他著作是要促進一種主張，他跟着政治家的嗜好而時時改變其見解，但是他對於他們的主張是常常激烈的和積極的。他常常很精確，但是他的斷言多是根據他所批評的政策而決定，並不是根據他們作品的特性，因此減少其意見的價值。

主張西方影響的人意見又分裂了，正如斯拉佛腓利斯(Slavophiles)一樣。有些西方人贊成羅馬天主教，但是大多數是傾向於無神論和社會主義。亞歷山大赫申(Alexander Herzen, 一八一——七〇)雖然他以爲西歐文化是衰弱無力的，但是他宣傳社會主義，並且宣傳許多思想來反對民族學派以及許多採用虛無主義的和他種激烈的急進主義。

愛國學派可以阿薩克夫 (Asakov, 1791—1859) 來代表。在他的家譜 (The Family Chronicle) 裏他描寫俄羅斯遼遠地方的生活情況，那是在一八五六年出版的，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又著有關於鄉村生活的他種作品，表現他的簡單和他的優美出來。他最大的優點就是他在他的作品中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他的優美。他簡潔的描寫他所知道的事情，他所用的態度是使人容易了解和動人。他對於使俄羅斯的簡樸的生活和簡單的信仰成爲民衆文學的資料是很有大功的。

有一位比阿薩克夫更卓越的著作家就是屠格涅夫 (Turgenev, 1818—1882)。他著作關於農夫和扈從的事情，他有些作品是關於粗野的俄羅斯事情，那是在家譜一書以前出世的。然而他的作品爲「思想的蒼白外表所掩遮」。這是文學的，但是沒有將生活切實的和適當的表示出來，如那比較的不善用文學或修辭的人一樣。他晚年住在國外，其名聲在外國人當中最偉大的。雖然他明瞭俄羅斯，但是他對於俄羅斯的描寫，如果不能認爲是用生人的眼光，也是有許多偏見，因此不能見得俄羅斯的主要方面或真實的分量。他的國人當他在世時，當他是一個雷狄 亞

(Laodicæan) 人，不冷不熱，不自由亦不守舊，只不過是一個中性而無血性者而已。現在他是被認為是一個中維多利亞朝人，他是一個社會的畫家，又是一個偏見的擁護者，他表示出一種有限制的見解。在技術上，屠格涅夫是很動人的；他在欣賞外表優美而不知廣博眼光或同情心的人當中享有最大的名聲。

我們不用再枚舉所有的在詩或散文上有卓越成功的著作家。俄羅斯因印刷的發達而使文學上的作品，有很大的增加。那些詩人大都是習於表現他們內心的感覺，但是其中有些是屬於別些黨派以致將俄羅斯文學界分裂。提烏契夫 (Tyutchev, 1801—1873) 是一個斯拉佛腓利斯人，他曾頌揚他民族的光榮和痛苦以及自然的美麗。亞歷西斯·托爾斯泰 (Alexis Tolstoy, 1817—1875) 是一個著作抒情詩和歌謠的作家。他的題目大多是關於自然的美麗，鄉村的生活，歷史上和傳奇上的人物，以及個人的感覺。同時有三個人常認為是一派的，因為他們的作品相似，而且都以藝術為目的，並沒有為教授用的趨勢。他們就是邁科夫 (Maikov)，腓提 (Fet)，和波羅斯基 (Palonsky) 在 1810 至 1898 年的期間內便可包括他們三人。

的時期了。有一個教授的詩人，名字叫做尼古拉·耐克拉沙夫 (Nicholas Nekrasov, 1811—1877) 他用一種似乎病態的偏重於鄙劣的態度描寫平民的生活，這有時稱為寫實主義，似乎凡是一件事物只有在他不愉快或驚惶的情形中纔真實。還有幾個人或者也同樣值得述及的，但是俄羅斯的詩經過修飾便失掉了真誠，而且常常顯有一種趨勢偏重於幻想和憂鬱的題目，以致使一般物質主義的西方人難以明瞭而且難以領會其固有的意味。

兩位最著名的俄羅斯著作家或者就是利俄·托爾斯泰伯爵 (Count Leo Tolstoy, 1828—1910) 和腓俄多爾·多斯托夫斯基 (Feodor Dostoevski, 1811—1881)。托爾斯泰是一個貴族。他享受富貴榮華，在喀山大學 (University of Kazan) 受教育，後來在首都過着快樂的日子。他在那裏恣意的過着富家公子的快樂日子，因此使他的哥哥覺得不安起來，於是遣他去參加高加索的軍團，在那裏他便開始從事著作。他加入塞巴斯托堡 (Sebastopol) 的防禦，利用他的經驗做他文學上的資料。他又留學外國研究教育學理，後來回到他本家中，結了婚，直住到他的哥哥逝世後纔離開。

他著的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是一幅拿破崙時代的描寫，內容他將這位英雄寫成是個鄙賤的人物以釋明對於邪惡不抵抗主義。他又著了一本 *Anna Karenina*，這是一部敘述一個屈伏於輕薄行爲的婦人按例要處罰的故事。當他著作該故事時，他正享着家庭生活的愉快，他尊崇家庭以爲他是生存的主要快樂，後來他否認這個主義，而在他的 *Kreutzer Sonata* 和 *Father Sergius* 他宣傳禁慾主義。他最後的作品就是復活 (Resurrection)，是攻擊社會組織和世俗的道德觀念。托爾斯泰在晚年，穿起農人的服裝，並且採行雖不是極端然而亦是狂悖的主義。他在一九一〇年在出發找尋一些理想或幻想的地方之後，在一個火車站上逝世的。

多斯托夫斯基在許多方面和托爾斯泰相反。他生在貧苦中而且一生都受着這種痛苦。他在一個工程學校裏受教育，但是卻以著作爲業，在一八四九年以從事革命運動被控而被處死刑。後來刑罰減輕了，於是他在西伯利亞過了好幾年，在他充軍的時期中從事於著作他的死者之室 (House of the Dead)。在他回到聖彼得堡之後便努力於做一個報紙主筆，但是在一般急進者看來他是太過守舊，而在一般反動者看來他又太過自由；因此在一個黨派爲成功要素的國家

中不能取得什麼人的歡心，他便走到外國，忍受長期間的貧乏，但是晚年，他在聖彼得堡過着頗好的境況。

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和白癡者 (The Idiot)。前者是一部故事，說一個人以為拿破崙和其他的征服者，既因殺人而受人敬重，那末如果要殺死一個放印子錢的老婦人是對的，但是當他發覺這種比例是不可能的，他便自首來受法律的處分。白癡者是描寫一個世俗認為癡狂的人物，但是他其實是非常明達的。他的觀念和勃勞寧 (Browning) 的 *Pippa Passes* 沒有多大的差異，只不過是其主角的純潔能夠維持他自己的靈魂，不致受罪惡的沾染更勝於限制他們的邪惡。在多斯托夫斯基的一些作品中，將虛無主義描寫成爲敗德和輕率的表現，而不顧其種族對於邪惡的特殊誇大的趨向，以致使他好像是偽造的。

在俄羅斯正如世上各處一樣，十九世紀的平凡，跟着便是二十世紀的衰落。文學在份量上增加起來，可是在性質方面卻減低，在那普遍文盲的國家如俄羅斯國中而著有聲譽的大批著作家中，很少的人除了表現當時藝術風尚嗜好或偏見外，還有什麼別的特長。當時最著名的俄羅斯著

作家或者就是麥克沁·高爾基 (Maxim Gorky) 他和亞歷西斯·培沙夫 (Alexis Peshkov) 一樣生在一八六八年。他一生下來便是一個孤兒，後來成爲一個流民，他大部份的作品是頌揚走江湖者的生活。他因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處流刑，他在外國一直住到一九一七年，當他回到俄羅斯之後，他便享受過激黨供給他的安樂日子。他出版了許多作品，有一部分或者因爲他看不起修改或辛勤正如他看不起別種訓練或拘束，但是他的作品中確有精力和表面上的新奇，那在徹科夫 (Chekhov) 和科羅楞科 (Korolenko) 是沒有的，這兩人在他初踏入文學界中和他們競爭時便已卓著了。

俄羅斯文學實在只有一世紀的年齡，並沒有像丹泰、莎士比亞、瑟凡提茲、歌德等那樣著名的著作家出現。他又沒有像羅蘭之歌、*The Nibelungen Lied* 或 *Eddas* 等那樣流行的寶貴作品，他早期的詩都是次等性質的。在許多方面，俄羅斯人是西歐文學的摹倣者。普式庚 (Pushkin) 是最早最多才學的著作家之一，和他同時候的人都摹倣拜倫和其他英國、法國、德國的典型。後來的著作家都摹倣索拉的自然學派，屠格涅夫摹倣法國的藝術風尚，而托爾斯泰受了許多外國人

的影響，尤其是在晚年受到納斯欽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些影響，至於馬克斯（Marx），尼采和他的非俄羅斯人鼓吹階級使成很大的範圍並且有些很著名的著作家。因此俄羅斯有許多是從別處得來的，但是他的文學不僅是外國模型的反射，因為他有他特有的性質。

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有一種特殊的態度，這是以東方和原始時代的因素的混合物。俄羅斯意識是東方的，他崇尚思想勝過於行事。俄羅斯情節的特殊結束是猶疑不定的。其主角在一篇告終時或是站立於窗口旁邊，或是走出門外，其動作消失於空無中而對於結局不遺下一點暗示。俄羅斯人多喜歡談及寧靜的生活的本來面目而不甚注重動作。摩里斯·培林先生（Mr. Maurice Baring）是一個熱心俄羅斯文學的人，他以為這是一個優點，但是對於一個腓力斯坦人和一個技能不高明的批評家，好像是難以明瞭為什麼一部文學，他的題目正如一個多雲的下午五點鐘時候的那樣不確定，或是我們分別時說再會的那樣無意義，這樣文章怎樣會偉大。然而這種模糊是很動人的，因為他引導我們到一種空虛的境界，我們心靈在這裏能享受到東方人所謂的勒發那（Nirvana）那種不動的惰性。勒發那就是說將靈魂浸入無空間性，無時間性，無物質性

的眞空中而忘掉實體存在的知覺，那裏個別是消失於宇宙中，有邊際的是消失於無邊際的中。因此俄羅斯的作品很像美國的閑蕩者，他們一面坐着一面想着，但是有時只坐坐而已，因為他們大都缺少顯然的思想以及固定的形式和有利的動作，但是當他們表現強力和動作時他們通常是趨向於狂暴和驚人的瘋癲而不是健全的。

如果我們不切當的偏重俄羅斯文學的衰落和缺點來詳述其文學那或者是不對的。這或者是幼稚的一種自然結果，因為俄羅斯對於我們一時代中的科學和機械文明是採行不久的。然而在俄羅斯文學中卻有舊的東西——一些比西方的積極而淺薄的思想更深奧的東西，雖然常常潛伏而不完全顯示出來。我們在他簡單意識的通常描寫中可以見到他實際的聰明，有一句承認其實在的話說道：『因為你將這些事物不顯示於智慧和明達之前，而顯示於幼稚之前。』神祕主義或者是趨向於放肆；知識和塵世的經驗不能產出明達的心腸，這是現實多於說明，這便成了俄羅斯文學的主要特色。

第十章 斯干得那維亞文學

斯干得那維亞語是條頓語系，他們保存異教的德人底宗教和發明最多。挨斯蘭 (Iceland) 比任何地方都要保存得多。當基督教未盛行之前，挪威是在一個國王的掌握中，因此使許多愛好自由或不滿意於貴族的人們移居挨斯蘭地方。這些人當中或者括有許多知道古曲和編輯新歌的古斯干得那維亞詩人，實際上每個離開挪威和斯干得那維亞他部的人在他或她的腦海中都帶有神明和大英雄故事的知識，正如今日大多數的人都有歷史和經典文學和詩詞的知識一樣。挨斯蘭因天氣和他種情形的緣故，他們的文藝藝術，很易發達，他們的古代資料，很易保存。因天氣的關係使人民長期的躲在家內，以背誦新舊歌曲為消遣，當基督教傳入之後，他和古俗沒有衝突，雖則他或者使人們對於異教資料的態度有所改變，而漸漸使他忘掉他，因為在挨斯蘭最初新信仰的牧師通常就是在異教禮儀中司職務的人。

至一〇〇〇年埃斯蘭人纔正式的採納基督教，但是對於舊信仰並無狂熱的反對。因基督教的傳入而導入非德屬的歐洲底民間學術，尤其是羅馬和教會的歷史和拉丁文的經典，這漸漸吸引學者們興趣之所趨向，至於為消遣的故事是用較近代的資料編構的，而不是基督教傳入以前他們所信仰的異教神明和英雄的事業。

大約在十二世紀初葉，盎格羅撒克遜字母已由埃斯蘭人採用在斯干得那維亞中了，因此用這種文字來著作便成為可能的事了。北歐古字在很早以前便有人知聞了，這是一種原始的方法，人們僅能記錄極簡單的談話或呪語。書法或亦和基督教一樣使異教資料從民衆的記憶中消除，但是這種新藝術亦產生一種保存他的方法而有一些用處的，但是不足以保存舊的創作，只能補救其紊亂的斷片而已。

最重要的初期作品而含有基督教以前資料的就是 Elder Edda。其現狀創作的時日我們不知道，但是推定大約在一三〇〇年。至十七世紀中葉從埃斯蘭傳到丹麥，並且推定他是一部屬於一個著名作家叫做斯諾累·斯圖遜 (Snorre Sturleson, 1178—1241) 的作

品叫做 *Edda* 的原本。這個名稱的意義不明。普通的解釋是曾祖母的意義，並還有傑出或根本的含意，但是現在的傾勢以爲他是從一地方得來的名稱。

Elder Edda 括有神話和傳奇。神話的部份是關於神明的，以爲神最初是自然力的表現，但是亦具有社會和道德的影響。北部景物的荒涼的偉大以及北部氣候的猛烈都反照在其對於宇宙的概念和神明們的冒險中。其中亦有經典和基督教發明和信仰的影響的明證，但是他們都含有德國的特性。神明的世界只不過是物質世界的反照而已。他不是永久的，最終，神明是可以毀滅的，因爲管理他的是諾那 (*Norns*)，他是代表一種不可思議和不可祛除的命運。其主要的神倭丁 (*Odin*) 是代表智慧或經驗。叨爾 (*Thor*) 是最卓著的一個，條頓人推定他是代表武力和野心。羅基 (*Loki*) 是邪惡的元兇，但是不像撒坦那樣極惡的令人駭怕的對象，而是一個更普通更慣見的邪惡底表現罷下，他其實因不可抵禦而趨向於惡行，並不是習慣的惡意。倭丁本來是一個人類，但是羅基是神明中最人性的，他或者是代表人類的妒嫉，貪婪和固執勝於代表物質世界的任何其他事物。

我們現有的一些敘述異教神明的故事，已使他們十分令人發噱，這可認為基督教開始排斥他們的證據。這或者是真的，但是說早期的宗教常使他的神明令人發噱也是真的事。他們這樣是他們信仰的強烈而非其脆弱的明證。幽默和上古的宗教並不是不適合的，像文明人對於怪物的態度一樣。上古人當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種要素，並不是七日之中的一日底不相聯絡的事情或是一種虔誠的心情。上古人捉弄他們的神明正如孩子們對於他們的父親一樣不會失掉對於他們的尊敬或情感的，因為上古人以為神明不離開生活的，而是生活的一部份，他們並且表示人類的愚蠢和智慧，卑鄙和高尚，以及生活的愉快和憂愁的象徵出來。

異教的德國人底幽默性有點強烈，但是那宇宙和他根生在地深中而直昇到天上的生命之樹，其巨大的毒蛇，其生存最終必經的毀滅的幻象以及許多不但奇怪而驚人的並且有偉大和堅強的優美等等事物的莊嚴的描寫上顯出更大的力量。

在 *Elder Edda* 的傳說裏人類性和社會性佔大部份。韋蘭·斯密司 (*Weyland the Smith*) 的故事，當他消遊到幾乎要亡佚的時候，窩爾忒·司各脫 (*Sir Walter Scott*) 便來敘述他，

這裏便現出一些他固有的完善。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歷史上和勢力上的反照以及因藝術和財富的發達而發生的邪惡。然其結論並非虛梭的結論，以爲藝術和科學僅能產生邪惡，但是以爲他們產生貪婪和誘使人野蠻化的一點卻相同。其中還有顯著的德國特性。這是種族的光榮，是一種德國人心理上的自我趨勢底明示，可是像丹泰一樣，不外觀運命而內察個人的自負和意旨。這裏現出的資料大都經過新思想和 *Nibelungen Lied* 的事情底改變，他的人物、背景和含意也有更改，但是在處置上沒有加強卻散漫起來。

Younger Edda 打算將神明的智慧和一個所謂基利非 (*Gylfe*) 的知識互相對照來說明異教的神祕。這作品不很明確，因爲我們對於他的言辭的隱意，不能有他的作者和其同時人那樣的了解，但是其情節頗有趣味，因爲他現出上古有毅力和智慧的德國人抵抗自然力以及有經驗和有知識的德國人反對暴力所產生的描寫，還有其他自然和社會的基本現象。他又含有關於詩句法和詩律的討論，他又顯然趨向於保存古詩以免其消滅。

世人相傳 *Younger Edda* 是斯諾累·斯圖遜作的，但學者們意見並不如此，斯諾累·斯

圖遜無疑會另外寫過一部重要的作品叫做 *Heimskringla*。這是一部歷史，自一個神祕的時期起直到十二世紀爲止。他是根據各種異教及基督教作品而成的，其中有些我們還保存着，他含有許多說明異教德國人的宗教信仰，大都表現其風俗習慣。

挨斯蘭對於異教時候以來的他種文學也有許多貢獻或加以說明，但是其最豐富的資料卻是中古時代的斯干得那維亞的傳說或史乘。這在斯干得那維亞詩人底詩滅亡之後便有了，這在有史以前便開始了，一直延到基督教時期，在異教詩的文字及韻律上贊揚新教和他種的題目。挪威是斯干得那維亞詩的重要中心，可是挨斯蘭是挪威的一支派，其藝術是移轉或傳入那裏的。

中古時代之斯干得那維亞傳說或史乘是敘述早期英雄的歷史，尤以挨斯蘭和挪威的爲甚，並述及航海的事情，包有格林蘭 (Greenland) 發現的事，並且假定第十世紀的時候，維金人曾遊歷過北美洲，還有其他各種的資料是某些顯貴的人和家族歷史底最優美的敘述。這些異教末期及基督教早期個人得意或失意的故事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卓著的。他表現出當時的風俗習慣，他

們對於特性的描寫也非常之優良。他們是寫實的，但是其背景中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好像他是覺得而罕見着的。其中有些是因得孫脫先生 (Mr. Dasent) 的翻譯而在英語中著名的，其中有拉耳史乘 (Njal's Saga) 和古思利史乘 (Gisli's Saga)。

這兩部故事表示實事的敘述，而無顯然的大改變，是如何的能夠用一種強大的特性為中心把他們合併而聯絡起來。拉耳是聰明而有應變之才，吉恩利是巧妙而堅強。他們都能應用他們的法律知識和知覺敏銳以及勇氣和勇敢來抵抗仇敵和詭計，但是結果還是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十分像在一個有種族宿仇的地方和部落怨讐例如埃斯蘭那樣的情形。有許多古斯干得那維亞詩是理想和神怪的，可是這兩部故事和許多其他的故事都是用一種極動人的體裁來寫實的，他們在敘述的技術中現出高度的力量。

但固有和寫實的古斯干得那維亞詩因外國的影響的傳入而消滅。從德國、英國和法國傳入各種故事和小說，雖然他們有時是根據古德國神話和稗史的，但是現存的古詩不相符合，在埃斯蘭地方或者已無人能記憶了，我們現有的是在他原來的國家中已經修改過的。其他的文學就是

世俗和教會的法典，是一種道德性質的訓言和忠告的叢集，但是挨斯蘭對於文學的真正貢獻已經枚舉出來了。

丹麥在薩克索·格拉馬提卡斯 (Saxo Grammaticus) 的拉丁文作品中對於古代德國有所說明。他是一個牧師大約在一二〇〇年死的，曾用拉丁文著了一部他民族的歷史。薩克索的歷史約莫有一半是專門敘述古時的，而且根據古歌和古斯干得那維亞詩，翻譯或時有竄改的古詩的意譯作品。因為薩克索是一個良善的基督教徒，並且是個虔誠的宗教家，所以他必須要去視察異教的神明和禮儀中有和他的信仰和道德相反的東西，但是他用其他熱心宗教者所用的相同方法打算保存他們一部份以為釋明對於異教或庸凡的詩底熱心。他以為異教時代的神是真的，但是魔鬼，不是神明，他的勢力在地獄中不在天國內，還有古英雄完成的奇事是有魔術的。因此他能以描寫他在古代的資料中所發見的東西，並且在相當間隔的地方，對於其奇事的不合理的性質加以解釋，以寬恕他良心上對於他的喜悅。有時他將未曾述及的事情來補充稗史的資料，但是在他神話的部分中使我覺得他比 Eddas 較為進化一點，或說是多受一點非德國的影響。

薩克索有一部很有趣的作品就是對於代表善意和親愛的條頓神包爾得 (Balder) 底描寫，因為他是一個塵世間的領袖不是一個神明，後來給一個仇人殺死，然而並不現出其本身的精神上野心，或者至少說他不外是一個實體的。這表示斯干得那維亞神話後來把從別處得來的觀念和神話或歷史用簡單的手續來修飾他固有的英雄故事，在薩克索作品中，包爾得實在是一個塵世的人而名稱上的神，在其他關於他的敘述中，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十足的神明，但是他這種神明的特性和事業大都得自古典派和基督教。無疑上古的德國人有一個神代表自然的循環毀滅和革新的程序，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但是布爾得好像是這個偉大具體而非道德的神的進化體為一個自私所摧毀的人類美德的代表。這告訴我們德國的思想因與古文學的知識和基督智教接觸而受其影響，那是在他採納後述之宗教好久以前的時候，像我們現有的純異教形式的條頓神話或是從南部較進化的民族那裏得來的，但僅為德國人所採用。

薩克索作品中還有一件事情很顯著的就是一種哈姆雷特 (Hamlet) 式的傳奇，莎士比亞也是從薩克索那裏得來的。然而薩克索的哈姆雷脫不是莎氏的，即使當時的倫敦或紐約的劇院

管理人亦或見得他並不是爲着適合這個譯本以爲現代色彩的代表，在任何事物的確沒有這樣的暗示，如新聞紙所謂的「加四」一樣。他是一個簡陋時期的產物。他是民謠中慣見的懦弱的英雄，這是一種信仰的表示以爲外表是多詐的，並且公共意見大都因將能力與外表聯絡而錯認。莎士比亞劇本有許多特點可見於薩克索作品中，但是其形式較爲簡陋，至於他的英雄是一個野蠻人而且是一個粗俗的人，他表現出的智慧是誇張和粗俗的。

說到薩克索我們忘記了斯干得那維亞對於文學上的真正偉大的貢獻。斯干得那維亞自從成爲大民族思想和發明的貯藏所，以及採納基督教之後，變成基督教歐洲中一個小而退化的國家，小國家不會創作偉大的文學，因廣大的流傳對於偉大和真實長處是很重要的。那末文學好像是有相當事實根據的。他們很少是根據作者的幻想而虛構成的，而與事實及生活原理，毫無關係。荷馬、丹泰、莎士比亞、歌德等將偉大發展的時代總括起來，至於小民族，除非他們是潛伏的種族資料傳輸所經的路徑之外，他們常不得有各種題目可立時或廣佈於世界上，因爲他們通常打算保存他們的個性勝於使他們自己與人類普遍性融和。中古時期這種小民族的代表能以得到著名

的，通常是因用拉丁文著作而流行各國的，例如荷蘭人有伊拉斯莫斯（Erasmus, 一四六五——一五三六）他是宗教革命的先鋒，但是是路德的仇人；格老秀斯（Grotius, 一五八三——一六四五）是國際法的創立者；斯賓挪沙（Spinoza, 一六三二——一七七）是一個荷蘭的希伯來哲學家；還有來布尼茲（Leibnit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是個德籍的哲學家 and 算學家，因為當時德國還是許多小民族合成的，還未有一種言語能夠正確的、切當的表示科學的和哲學的觀念。

還有一件事使斯干得那維亞人不很創作流行的文學的就是他們趨於自我的傾向，那是和其他的條頓人所表現的相同。這使他們趨於比較集中而不是包羅博愛國主義，而且又趨於主觀以致耗費基礎上的堅強而傾向誇張和表面上的動人。當宗教革命傳入時斯干得那維亞變成虔誠的，這種態度，雖則有他的美點和長處，但是將知識附屬於情緒而形式確定的觀念和偏見。

然而斯干得那維亞的知識在像提科·布拉（Tycho Brahe）等學者中現出力和廣博，他是一個十六世紀的天文學家，他屬於科學範圍多於文學範圍，其他的人如果他們用人所衆知的文

字著作，那末會比他更著名。有一位叫做埃曼紐·斯威敦堡 (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 是個算學家和工程師，當他改變志趣從事宗教而建下一派現在尚流行的宗教之後便卓著起來。他是一個神祕主義者，但是他的神祕有哥特人的 (Gothic) 特點。這特點並不是詭譎亦不是脆弱，只不過企圖將精神和物質融洽，正如哥特人的建築物將南部的齊整和規律與北方的毅力和強烈研合一齊一樣。

丹麥 (Danes) 人好過高舉其作家，至少其中有一個是他國外人所共知的，這個人就是哈斯·克力斯敦·安徒孫 (Hans Christian Anderson, 1805—75)。他是一個各種文字的作家，他最著名的就是他流行的神話，除此之外，他便很少有獲得名聲的根據了。他是狄更斯的朋友，在某幾方面他和他同時的英國人頗相似。他喜歡誇張像狄更斯那樣的卑微生活的哀感和美點，但是他沒有後者的範圍或幽默，雖則有時將文雅的諷刺和他的情緒混合起來，他有些故事在他們的簡潔和效力上可算為最佳的民間故事，他的幻想特性使他們成爲小孩子們最歡迎的東西，並且也有許多不注重事實而欣賞他們的成人們也很喜歡他們。

還有一位斯干得那維亞作者會獲得很好的名聲並且對於外國有很大影響的就是易卜生 (Ibsen, 1828—1906) 他是一個詩人亦是一個戲劇家，但是他的成功是在他戲劇的部份，都是寫實體裁的，那是他從歷史上和浪漫派變化來的。十九世紀末葉，易卜生的崇拜者更熱烈起來，但是或者比勃勞寧的數目少一點，直到現在那些人還以為他是泰斗。直言無忌的態度和特殊题目的選擇使一種生命如飾以腐朽會甜蜜起來的人很愛讀他。易卜生示出北方性情的腐敗。他以為生命是不調和的，可是他的斷言不健全亦不完整。他表示那種自然而動人的創作太過澈底而自覺了。他的劇本都是頗憂鬱而思想不很健全的顯示以代表生命，或者這不是過言其缺點，不過譯述其中一些最適於反對的事情是應該值下不論的。他無疑是一個有勢力的戲劇家，但是無疑他的哲學是不健全而且他所注重的是錯誤的。

斯干得那維亞文學的主要特色就是他所保存的上古德國神話和英雄傳奇。Eddas 和 一些古斯干得那維亞詩比大陸的德國詩更為完善，其中的傳奇多已失掉其原來的性質，至於神話很少有發見。倍俄爾武夫 (Beowulf) 本應括在斯干得那維亞文學中的，因為只有在英文裏纔有

關於該民族的書記記下，並有該國的特點，那特點是他固有的。其特性之最顯著者就是他的淵博和模糊。從他的文學裏可以想像波羅的海和北海崎嶇的海角和多霧的海水。他堅強而且悲觀，他有一種天然而不是人爲的粗魯的強力，因其風景的偉大和超人的範圍使他沒有體裁。然而他沒有具體的表現，雖然是有力的，因爲斯干得那維亞人是德國人，他們現出一種誇大的趨向，並且偏重幻想和幻象。其道德態度是嚴肅而高尚，但是偏重個人的光榮，以爲是責任的鞭策，在後世的德國文學中，這便發生了主觀態度和情緒出來。

第十一章 英國文學

英語是條頓語之一系，在第五世紀由低德部傳入，流遍全國，當英國被征服後，因諾爾曼人的媒介而和法國有密切的接觸後便發生很大的變遷。古英語或盎格羅撒克遜語是條頓族侵入者的言語，是一種經過很多變遷的文字，和近代的英語是有很大差別的，但是他是英語的鼻祖是毫無疑義的。這種條頓部落當他們來到英國時，是有他們固有的詩，但是由口頭上保存到基督教傳入之後，便由書吏們抄錄下來，他們都知道將其異教的特徵掩沒。後來諾爾曼人入寇，使法語成爲上流社會的言語，撒克遜語除在會話外，都廢除不用，因此撒克遜語採用爲官吏和文學的言語的時期並不長，至多從五九五年聖奧古斯丁抵英時到一〇六六年被征服時爲止，這個時期，教育還未普及。

然而有許多散文和韻文是從盎格羅撒克遜時傳到現在的，但是雖然我們不能說是異教徒

自己作的，然而其中有些是讚揚異教特點的。在基督教以前創作的最長最有價值的作品就是倍武爾夫 (Beowulf) 詩。這是敘述一個英雄，他是一個 Geat，名字叫做倍武爾夫，他的本鄉好像是在瑞典南部。據說他曾參加歷史上記錄在第六世紀初葉發生的戰事，因此這首詩敘述的不是英國的背景，並附上種種事情使他成為條頓族最早的詠史詩。他敘述倍武爾夫如何的屠殺格累到 (Grendel)。格累到是一個可怕的巨人，他在諾斯加爾深夜裏走入 Hrothgar 戰士們的宿舍裏，扒竊他們，其後他如何的潛入令人不可信的深池中，殺死這個惡魔的母親。後來他殺了擾亂他國家的一條龍，總而言之，他種種的冒險不僅是一種北方的野蠻和體質上的強暴的性質，並且還有種種道德上的性質。

倍武爾夫裏的情節，好像是斯干得那維亞人侵入法國或他國疆土而發生的事情，以及入寇者在波羅的海岸他們本土中內部的紛擾。這些當然是令人驚怕的實力戰鬪了，但是這位英雄在戰鬪中所表示的還不止對於戰鬪的嗜好，以及卓越的戰略。他是大眾的造福者，並且是上流和下流人民的領袖。我們又知道那可惡的格累到和他更可怕的母親好像是代表無知，迷信或是其

他不道德的行爲，對於社會是一種禍根，而培俄武爾夫卻是這社會一支台柱或裝飾品，那條龍就是表示貪婪或無法紀的紛擾。這種關於道德的含意，如何會見於這首顯然爲異教和上古的詩裏，那是難以知道。他不像是基督教的，他和早期德國那種贊揚勇武和體力的詩不同，但是除了理想化異教的條頓族風俗和同情的描寫其生活之外，這篇文章的優點是因他不是民族的或種族的。

其他反射異教時代的詩還有 *Widsith* 和 *Deor* 兩首。前者是一首敘述一個「大旅行家」的故事，他曾遊歷過許多國王的宮殿，例如匈奴王阿提拉，能巴得 (*Lombard*) 人阿爾善民 (*Alboin*)，他是生在比較後些的時候，他們都賜禮物給他。他顯然是捏造的，他的長處是在他對德國態度的描寫。*Deor's Lament* 是一個詩人或“*Scop*”的哀悼，他爲他的君王所遺棄，用一個仇人代替了他的位置。這也是很有趣的，因爲他是德國風俗和稗史的參考書，並且是一種德國性的憂鬱的順從底呼聲。

歡樂的呼聲在盎格羅撒克遜詩裏是不常有的，其最常討論的題目，是失掉家庭或戀人，但是

其真正意思是常不很明晰。漂泊者 (The Wanderer) 是一首悲悼喪失心愛君主的詩。海員 (The Seafarer) 是描寫海洋中的勞苦和危險，但是他又鼓舞人類的勇氣和毅力。女郎的悲哀 (The Maiden's Lament) 可說是一個婦人和他的愛人，或一個侍從和他的君王分離時的悲傷。毀掉的堡城 (The Ruined Burg) 是一首哀悼一座經已毀滅的城底詩，還有情人的書信 (The Lover's Message) 括有一個求婚者向一個女郎寫的書信，以及許多敘述著作藝術發達的論文。盎格羅撒克遜人 也有關於戰爭的詩。馬爾敦之役 (Battle of Maldon) 是一段大約三百多行的詩，是寫實和悲觀的，布盧南堡之役 (Battle of Brunanburgh) 是表示和誇揚盎格羅撒克遜族的尚武精神，但是不像馬爾敦之役，其中情感多於固定的事實。這兩首詩都括在盎格羅撒克遜編年史 (Anglo-Saxon Chronicle) 中，這是一部散文，但這兩首詩也夾雜在其中。

在盎格羅撒克遜大多數的抒情詩中，有一首叫做謎語集 (Riddles)。這是一切上古人的風俗，要用隱語來試驗一個人的智慧。參孫 (Samson) 在聖經中曾實行過條頓族尤其是嗜好他。盎格羅撒克遜的謎語集是一切事物的隱喻描寫集，例如盾、牛角、家畜和野獸以及自然物和力等是。

他們是散見而混雜的，但是他們對於鼓舞他們的體力和強暴的熱心的事物的敘述，時時顯出精力和動人的理想和表現，雖然他們在態度上是基督教的。

盎格羅撒克遜人多數的詩是基督教的。據說卡德蒙 (Caedmon) 曾將四福音和Erosus和許多聖經上其他的部份加以說明，他是傳說上的大人物，他有些像荷馬，有許多古代的隱名資料傳說是他做的。據比德 (Bede) 說，他不是一個教會中人，但是經過多年的進步，在現在的惠特俾 (Whitby) 地方附近成爲一個僧侶。在舉行宴會的晚上，當按照德國的風俗繼之以歌唱的時候，卡德蒙照例便回家去，但是這一晚他跑到馬廐去看守牛羊，在那裏他看見一個天使的幻象現出來，求他唱歌給他聽。卡德蒙答道：「我不會唱，因此我離開家裏跑到這裏來。但是這位客人一定要他唱，於是卡德蒙便唱了他從未聽過的東西來贊美上帝。當他醒後，他還記得他唱過的東西，其後他便作了許多其他的歌曲，成爲一個大詩人，但是他的力是得自自然或啓發，多過得自教育或藝術。我們現在有許多資料據說是他的，或是從別的地方得來的，但是比德的故事表示他在創作宗教詩的近來改變宗教的盎格羅撒克遜人當是個傑出人才的重要性。

另外還有一個盎格羅撒克遜詩人是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叫做金內武爾夫 (Cynewulf)，他簽他的名字和一些現存的詩頗符合。這些詩就是基督 (Christ) 和聖朱理安傳 (Life of Saint Julian)，這首詩有許多資料和謎語集裏的相似，那也是他作的。有些人說他和第八世紀的林得斯斐恩 (Lindisfarne) 主教是同一人，但是這純是一種推測。因為卡德蒙是早期意譯本的代表，金內武爾夫是一種初期文章的表現，其中聖朱理安、聖海倫 (Saint Helen)、聖加利拉斯 (Saint Guthlac) 和聖安德累種斯 (Saint Andreas) 的傳記都加以釋明和記錄在十字架之夢 (The Dream of the Rood) 裏，就有盎格羅撒克遜的習慣，使做成十字架形的木頭說出他的故事。

還有許多各種的詩，內中有長生鳥 (The Phoenix) 和幾段用韻文寫的 Bestiary，除此之外還有適合教授的詩，包括有許多警策的知識，例如一首靈魂與肉體之會話是長生鳥是詠述一隻生在一千年前的奇鳥底詩，後來因火焚去而再生，但是這作品中大多數的美處或者不一定是盎格羅撒克遜的，或者是從拉丁文的原本中得來的，在其他的盎格羅撒克遜詩這或者也是真的。

在散文方面有盎格羅撒克遜編年史，這是一本各寺院中所保存的記載的謄本，幾敘到異教時候，繼續還敘到彼得堡寺院在十二世紀的情形。該文從簡陋的開始發達成最有力的散文，但是在早期，一切重要的文章是用拉丁文寫的。比德（六七二——七三五），阿爾德黑姆（Aldhelm，六五〇——七〇九）和阿爾琴（Aleuin，七三〇——八〇四）都是用拉丁文著作的，並且將羅馬和希臘的學術，介紹於其國民。比德比他們都重要。他著了一部天使之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Angels），那就是我們曾經論過的卡爾蒙故事的來源，其中有許多句子在他們的簡潔上頗有力量。最著名的作品有一部就是敘述諾森伯尼亞（Northumbria）的挨丟溫（Aedwin）改變宗教的事情，當時有一個貴族將人生比之一隻麻雀在一個暴風雨的冬天飛過一間受到火的溫暖的大廳，暫時的避一陣雨，但是又飛到冷空氣裏去，不再看見了。在英語中很少文學能及得到他。

然而亞勒弗烈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八四八——九〇一）是鼓勵盎格羅撒克遜散文的人。他學查理大帝的模樣教育他的庶民，但是他自己卻採用更直接的方法。當他長大

後，他又研究拉丁文，他自己曾翻譯俄羅西阿斯 (Orosius) 的宇宙史 (Universal History) 比德的教會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格列高里大帝 (Gregory the Great) 的牧師規律 (Pastoral Rules) 和普伊喜阿斯 (Boethius) 的哲學之慰藉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這個人後來給狄奧多理 (Theodoric) 處死。亞勒弗烈曾統合英國之撒克遜部落在他管轄之下，因此他文學上的活動，就是我們現有的盎格羅撒克遜作品都是用他的王國威塞克斯 (Wessex) 的土語，而不用諾森伯蘭 (Northumberland) 語或他種言語編成的。亞勒弗烈又鼓吹他種文學活動比對於他自己的更努力，他在位時是盎格羅撒克遜的黃金時代，因為他的精采是認為較易為一般人所接近。

在亞勒弗烈之後便衰落了，但是因宗教的影響而產生講經集 (Homilies) 或可說是講道，教導人民關於他們的改進和指導。阿爾夫利克 (Aelfric) 和武爾斯坦 (Wulfstan) 是其中最出衆的作家，後者是約克的大主教，他比阿爾夫利克講他自己的思想為多，至於阿爾夫利克是採取教會的神甫們的，他是一個學者，而不是一個民衆的著作家。在這兩位著作家之後，最先的是丹麥

王，其後便有諾爾曼王，於是盎格羅撒克遜語不再爲文學上的用語了。

因諾爾曼人的征服，盎格羅撒克遜語遂成爲一種被藐視的語言，因爲拉丁語成爲受教育者的用語，而法語成爲開化者的用語。在法國有許多詩和小說是生長在英國或居住在英國的著作家所創作的。瓦斯 (Wace) 的 *Roman de Brut* 和 *Roman de Rou* —— 羅羅 (Rollo) 是諾爾曼公爵的祖宗，——本諾伊·地·聖摩爾 (Benoit de Sainte-More) 的 *Roman de Troie*，窩爾忒·馬普 (Walter Map) 和瑪麗·地·法蘭西 (Marie de France) 的關於色勒特材料的敘述，在英格蘭的諾爾曼君主的宮廷中都很很有作爲，在中古時代的文學中是很重要的，他當然在他產生的地方有相當的影響啦。

後來便有拉丁文的著作了，其中有馬姆斯柏裏 (Malmesbury) 威廉的英國歷代帝皇編年史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罕丁吞 (Huntington) 亨利的盎格羅史 (Historia Anglorum) 和其他種種教會的和通俗的歷史。窩爾忒和其他的人也有下流的拉丁文飲酒歌，例如 *Speculum Stultorum*，內容敘述阿薩·布拉內爾盧 (Ass Brunellus) 的滑稽事

情。因此拉丁文頗有影響，但是當時最重要的作品是蒙穆斯 (Monmouth) 佐夫勒 (Geoffrey) 的作品，在一一五〇年他曾著了一部不列顛人史 (History of the Britons)，和他可以比較的，雖然比他稍爲不及一點，就是哲拉爾特斯·卡姆布尼薩斯 (Geraldus Cambrensis)，關於色勒特的事情，他也有些著作。他說他曾引用一部色勒特語的書，從那裏他知得一些關於伊尼阿曾孫布魯塔斯 (Brutus) 如何來到不列顛，如何的建築特羅洛梵城，後來成爲倫敦的地方。在他的敘述中他對於亞塔爾和他的功績敘述很詳，因爲在佐夫拉以前，只有一個第九世紀的編年史家內尼阿斯 (Nennius) 提過亞塔爾，他被認爲是一個杜撰這故事的人，但是無疑他得到傳說的大協助，不論他所稱他是依照一本不列顛書是否有根據。不論創始或推演這故事的是誰，亞塔爾傳奇無論如何是認爲是敘述發生在大不列顛的事情，至少因那個緣故而似乎是民族的。

還有一件事使他更與各級人民所接近的，就是色勒特族和撒克遜族因他們對於諾爾曼的壓迫者底共同仇怨而聯絡起來。拉雅蒙 (Layamon) 是威爾士邊疆的牧師，他將瓦斯的 Brut用英語的詩句寫出來，他對於他假定的祖宗撒克遜人被色勒特人戰敗時，他非常的愉快。十九世

紀的英吉利人因受漢諾威 (Hanoverian) 皇室所鼓勵的情緒底影響，對於拉雅蒙的態度表示憤慨，但是比他們的態度公允多了，因為英國人民的血統，自古至今都有色勒特血統的，至少在史中色勒特人的觀念比撒克遜人的確較高並且比較開化。

除了色勒特的資料，還有些詩是由他人民或因應求這人民的嗜好而產生或發展。羅賓呼得，是一個反對教會和政治專權的下級社會擁護者，用他一切的浪漫環境和朋友，例如馬利安女郎 (Maid Marian)、小約翰 (Little John)、托鉢僧 (Friar Tuck) 等等底事情而撰成故事。還有赫夫洛克及丹麥人 (Havelock and Dane)、角 (Horn)、漢普敦之白維思 (Bevis of Hampton) 和瓦維克之蓋 (Guy of Warwick) 等故事都是根據斯干得那維亞傳奇和法國的武俠詩，但是他又顯出一種民衆的粗陋，和下級社會的信心以為那些有財有勢的人是殘忍陰險的。

比那些更純是文學的和更早期的是貓頭鷹與夜鶯 (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是敘述這兩隻小鳥間的爭執誰善唱的事情。在形式上，他是摹倣法國體裁的，那是一部隱喻的文字，貓頭鷹或者是代表經驗的，夜鶯是代表年輕和美麗。這不是十分重要的文學，只不過表示英國

已漸能使用藝術的技巧和樸實的敘述。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英語分裂為數種方言，但是最初不僅在談話上代替了法語，且在著作上亦然。在散文中，大都以為翻譯用威克里夫（Wycliffe, 1314—1384）得到別人的協助將聖經譯了出來，並用拉丁語和英語來傳佈宗教改革的觀念，因此獲得第一個清教徒的名稱。還有一部翻譯叫做約翰孟第維爾爵士旅行記（*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是敘述一個假定的英國人到東方遊歷的事情，在那裏他看見許多奇怪的東西。我們推測他是一個法國人的作品，根據實在的和設想的旅行家的故事以及民衆的和文學上的稗史和信仰而編成的，但是在英國頗為流行，他對於英語的發達有相當的影響。

在詩的方面，英語是學盎格羅撒克遜的習慣，使用頭韻不用押韻，雖則他曾用過押韻的。其方法就是使某種音節開首時是用同僕音或同主音的字，用這種形式的詩，蘭格蘭（Langland）威廉著了一部埠頭的農夫（*Piers Plowman*），他好像比超瑟大十歲。這是一部比喻的幻象，其中有盎格羅撒克遜詩的嚴峻的精神和那些對於諾爾曼時候流行的作品底權威者的不信任的

精神。其敘述的方法多少有點贅杌，例如有一部寓言是本揚（Bunyan）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是其開始，不是其結束。他注重贊揚埠頭的農夫底勤勉的工作，謹貴奢侈和輕浮的上流階級的虛榮，無知和怠懶。這書曾很流行，大部份或者因為他的觀念如窩·泰勒（*Wat Tyler*）以及傑克·開德（*Jack Cade*）所提倡的觀念相似。

其他佚名作者的詩，有加汪爵士及綠衣武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和一顆明珠（*Pearl*）等是。前者敘述如何的一個巨人來到亞塔爾宮廷，自承將他的頭聽人斬下，如果斬他的人答應一年之後再來受他的一擊。加汪答允了這個挑戰，便將巨人的頭斬下，但是這巨人很隨便的將頭重新安上，便騎馬去了，並且囑咐加汪要記得他的諾言。加汪經過長久的尋覓，終於準時來到，他受到一個老人和他的妻子的款待。後者引誘加汪，但是他拒絕了，他僅答應接受她的腰帶。當他讓巨人的斧頭擊打時，只有在皮膚上受了些小輕傷，這是對於他接受那條腰帶的懲罰，因此純潔證明出是最好的保護物。一顆明珠是一部寓言，像埠頭的農夫一樣敘述一個幻想，但是這是一個天堂上的幻像，在那裏，這個詩人見到他失掉了的明珠，就是他的小女兒，但是當他看

見她包繞着光榮時，他又重新失掉她了。這兩首詩，雖然是盎格羅撒克遜句子，但是他有一種能力表示他能夠應付精細的事情，並且表示他的優美，變化和強力出來。在埠頭的農夫裏沒有什麼創作，只有情感。其措辭的緊密在其體裁上表示出英國的知識已有創作偉大文學的技能了，在此以前這文字不過留待後人發展使成爲一種完備的工具罷了。

這些詩都是用各地方方言寫出來的，那就是說，不是「純粹的英語」，「純粹的英語」就是倫敦，那裏有宮廷，有偉大的法院，並且附近有最高級的國立教育機關。倫敦也是商業的中心，當那些流行而負盛名的文學用這種言語創出時，他有好幾體事情使他不僅爲民衆所明瞭，而且成爲文明人和受教育者的標準。超瑟對此有最後和最確定的貢獻，這使東密特蘭 (Eastern Midland) 語成爲英國文學上的用語，但是在我們討論他之前，我們最好談一些關於另一個用同種言語來著作的人，例如約翰·高厄 (John Gower) 是。

高厄或比超瑟較老一點，他是在一四〇八年逝世的，大約在七十歲左右。他用法文和拉丁文來著作。自從超瑟證明改用英語來著作成功後，他纔改用英語。他曾用法文來寫情詩，而用拉丁文

編輯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論文而成他的 *Vox Clamantis*，內容他取與蘭格蘭在埠頭的農夫一詩裏相對的眼光，他將野獸來代表平民。他觀察叛逆如在夢幻中，其後當他從象徵的睡眠中清醒後，加上一段評註。他是一個固執的守舊者，但是他已經看出當時社會的腐敗了。在英文方面，他曾著過一首很長的詩叫做 *Confessio Amantis*。這是一部通俗的寓言，內容引出許多故事，但無證明。因此他做了超瑟在坎特布里故事集 (*Canterbury Tales*) 裏所做的事情，但是沒有那樣成功。超瑟稱他爲「道德的高厄」，他好像是個有學問的，但卻是個魯鈍的人，他認識書本勝於現實的話。

超瑟大約生在一三四〇年，或是稍爲早些時候，他是死在一四〇〇年。他是一個倫敦酒商的兒子，但是後來當了皇室的侍衛，後來是法國被擄兵士之一，後由國王用錢贖回。超瑟在回英國之後，當愛德華三世的侍衛，但是他實際的保護人是王子——蘭加斯德伯爵——干特約翰 (*John of Gaunt*)。超瑟在三十歲之後，時時被遭到法國和意大利受任商業或外交的事務，後來受到恩俸而授以官職，成爲國會中之一員。

他起初或者是寫作些抒情詩，或偶然用法國態度來寫散文，但是他最初而具有許多理由可以斷定他的年代的詩就是他的 *Book of the Duchesse*，這是一部稱揚干特約翰的夫人底作品，她是一三六九年死的。這是用法文體裁寫的寓言，以夢境開始，包含着許多古典派的材料，大約在這個時候以前，他已翻譯了玫瑰的故事，這是中古時代法國詩的主要典型，雖然他是用英文寫的，但是他早期的模型卻是法國式的。

在一三七二年，及一三七八年，他被派到意大利去，結果顯然的一種意大利文學知識予他以新的資料，並改進其藝術。或者他這次的遊歷使他將菩伊喜阿斯 (*Boethius*) 的哲學的慰藉譯為中古時代英語，正如亞勒弗烈譯為盎格羅撒克遜語一樣，他的 *Troilus and Cresida* 是摹倣菩卡邱的。他又作了 *The Parliament of Fowles*，是一部頌揚理查二世的王后安妮的寓言，*Hous of Fame* 是另外一部寓言，其中有受丹泰影響的明證。*Hous of Fame* 和烈女傳 (*Legende of Goode Women*) 都是敘述歷史上和傳奇上各著名女英雄的事情，而且用一種慣例的夢想為其導言，但是都不完全，好像超瑟對於空幻的興趣不能維持長久一樣，但是他最

偉大的作品是他的坎特布里故事集，內容他拋卻種種做作而成就了他最大的特色，成爲拿手描寫人類的人，這部作品亦未完成，這或者是當時各種學術的趨勢，計劃常超出機會或實行的能力。

坎特布里故事集是一部故事的叢集，大部份是韻文的，但是其中有兩篇是散文的，那是由往聖·湯姆士·培開托 (Saint Thomas à Becket) 聖廟巡禮的一隊香客途中偶然在一個倫敦旅店中會齊說出來的故事，他們約定結隊旅行，而在來去的途中宣揚這些故事。其序文是描寫他們以及他們承認他們主人哈科培利 (Harry Bailley) 爲領袖的情形。那都是男女和社會各階級的事情，雖然最上級的開首是說一個從菩卡邱的文學裏得來的高尙文雅的故事，但是不久個人及階級的情感就導入仇恨，我們便有另一種體裁的故事和舉動以及自然。超瑟對於英國文學因他採用的詩句及韻文的拚合以及發展文字的力量，而有很大的技術上的貢獻，但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在坎特布里故事集中現出他一種創作力。

盎格羅撒克遜和英國中部的著作家都沒有創作力。他們最多也只能發揮情感或思想，中古時代對於比喻和虛構的趨勢，使文學上的人物成爲抽象或理想的。然超瑟將他們現實的表現出

來。他的廚子在腿骨上有很大的苦楚。他的磨粉者的鼻尖上有一個小硬瘤，那是一團「紅如母猪耳上剛毛」的頭髮。其寬赦者是一個患白皮症的人，而又是一個兔子眼和假聲的，他的 *Somnou* 底面孔有許多癍痕和疥癬，把孩子們都嚇跑了，這不過是列舉他最大的肉體的上特點來描寫罷了。

談到知識上和道德上的特質以及社會文化的描寫能力也是同樣的有力。他的俄克遜福德書吏是一個十足的學者然而有其個性。他的牧師勝過牧師亞當或名家所詳細描寫的任何小說上的牧師。他的農人的兄弟比蘭格蘭的英雄更爲實際，更爲合理，更爲真切，他的女修道院是含羞和會裝腔的，他的僧侶是威嚴和自私的，他的水手是言辭舉動粗魯以表明他們是真的。

這是藝術上或亦是精神上的一大進步。當我們用她對於社會某一階級的同情心來考慮埠頭的農夫時，我們見到他對於人生了解之窄狹，正如其描寫能力之有限一樣，雖然他有熱烈的情緒，但是他是盲從和不公平。我們再試看高厄的 *Vox Clamantis*，我們有一個相反的觀點，他對於人性描寫之偏頗，正如他所表示的見解一樣。超瑟並沒有反對社會的罪惡或加以限定，但是他

予我們一幅社會的寫真，證明事實比信仰的價值偉大得多了，因為他對於當時社會主要組織的完善及幽默的描寫，表示他對於人類的認識更勝於在該世紀所有學術的及道德的文學。超瑟的意識上並不是一個道德的人。他藉他所描寫的一個女性的口脛來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稱她自己為「伊凡的劣子」(Unworthy son of Eve)，但是他有廣博的同情心，而且很能夠容忍，這或者是最高尚的道德和他的創作能力的一種說罷。

在超瑟之後便衰落下來了。和他同時的青午，例如俄基夫(Ooclevo)和利德該特(Lydgate)都在他死後五十年纔死，他們都回復到古代虛浮做作的習氣。烈女傳(Legende of Good Women)的序言確產生了一首美妙的詩叫做花和葉(Flower and the Leaf)，是怠惰和勤勉的對照；後來又有一部超瑟的詩叫做求愛(Court of Love)。然而「玫瑰之役」限制了文學作品的產生，但是在他結束之前威廉·卡克斯敦(William Caxton, 1411—1491)在英國設立了第一間印刷所，這種舉動將英語確定和統一，是以前超瑟或任何人所未做過的。在他最初的出版物中有超瑟的坎特布里故事集和 *Troilus and Cressido*; *Morte d'Arthur* 還有許

多古文學和宗教的資料。

這個時期中有許多文學是很粗陋和淺薄的。斯提芬·豪斯 (Stephen Hawes, 1475—1530) 和 亞歷山大·巴克雷 (Alexander Barclay, 1474—1552) 都是跟着文學習慣，後者的呆子之船 (Ship of Fools) 是一部很流行的德國諷刺詩譯本。然而約翰·斯開爾吞 (John Skelton, 1460—1529) 雖然是一個著名學者，但是著作粗陋和不整齊的詩句，並且在 *Cherry Chase* 歌謠內表示民間如何創出粗陋而有力的詩。短劇亦然，其發達亦是由於一般無學的人，並不是由於一般學者，舊的方式漸次改變，一種新的方式因此代興。

湯姆士·摩耳爵士 (Sir Thomas More, 1480—1535) 的烏托邦 (Utopia) 是用拉丁文描寫一個理想的共和國，他反對中古時代的陳舊嚴厲和窄狹的思想，而根據希臘學術及因美洲及印度的發現，而擴大的世界知識樹立一種新的哲學。此外還有一個天主教徒他為他的信仰而殉教，但是他的書裏充滿了許多觀念好像是否認他的宗教底絕對基本主義。其中有對於制慾主義的輕蔑，而且相信性善的，並隱含有對於性惡主義的否認。他有許多思想是我們今日

有的，但是他的習慣卻是他當時的。羅哲爾·阿斯卡姆 (Roger Ascham, 1515—168) 是一個清教徒，他曾經教授過伊利薩伯女皇，並遺下一本書叫做校長 (The Schoolmaster)，內容他努力使教育成爲適用的和實際的，而不是嚴峻的和形式的，並且和摩耳一樣現出一些和盧梭相同的思想。

這是宗教騷動時期。威廉·丁達爾 (William Tyndale, 1484—1536) 將新約全書翻譯了。還有埃克塞忒 (Exeter) 主教邁爾·卡弗得爾 (Miles Coverdale) 在1535年將他完成了。這將改革後的教義傳佈出去，亨利八世同時又解散了宗教團體，並和教皇斷絕關係，雖然他仍保存從教皇那裏得來的「信仰底擁護者」的稱號。按一般的批評以爲亨利並沒有許多長處，但是他大膽的從事於著作事業，或者因此提倡拉丁文的使用代替了古英語字母，如果他是做了的話，那末他是值得一般耗費他們的目力及光陰來讀他的讀者的稱頌的。休·拉提麥 (Hugh Latimer, 1485—1555) 用他的說教，約翰·福克斯 (John Foxe, 1516—187) 用他的驚人的而有力的殉教者叢集 (Book of Martyrs)，鼓勵着而維持着新

教主義和清教主義，因此影響及英國的文學和歷史。

這時，雖然因崇尚教授和辯論的散文而忽略了詩，但是在恢復一些爲斯開吞那種粗魯人所毀滅的完善及齊整的東西上，卻已採取了重要的步驟。湯姆士·懷阿特爵士 (Sir Thomas Wyatt, 一五〇三——四七) 和 薩利伯爵 (Earl of Surrey, 一五一七——四七) 導入意大利詩的體裁，其中十四行詩體，後來成爲英國的體裁了；但是他們並沒有直接的後繼者，因爲比較接近他們的唯一重要的詩人 薩克維爾 (Sackville, 一五三六——一六〇八) 在他的 長官鏡鑑 (Mirror for Magistrates) 故事集中，是摹倣利德該特和中古時代方式的。

英國短劇在這個時候將要昌盛起來了，起初和其他歐洲各國一樣，都是宗教劇本。約翰黑伍德 (John Heywood, 一四九七——一五八〇) 是第一個爲消遣而著作的人，他的插戲 (Interludes) 是模倣法國滑稽劇的談諧會話文的。尼古拉·攸達爾 (Nicholas Udall, 一五〇六——五六) 是 伊吞 (Eton) 和 韋斯敏斯德 (Westminster) 學校校長，他曾爲他的學生作了一部摹倣柏拉圖的劇本，因此導入古文學的影響。這部劇本叫做 Ralph Roister Doister，其中

有些特徵的人物是從羅馬喜劇得來的，但是也有些是從英國生活中得來。古文學影響還有一個明證就是一部滑稽劇叫做 *Gammer Gurton's Needle*，是一個劍橋大學文科碩士所寫的。只有在結構上是模倣拉丁文的喜劇。薩克維爾除了上述的長官鏡鑑之外，還著了一部悲劇，或可說是與他人合作的一部 *Gorboduc*。那是模倣辛尼加 (*Seneca*) 的。但是在女皇前表演劇本的風俗，以及因公開表演而設立戲院，後來使短劇受到很大的鼓動，並產生一個情形，這在某幾方面和二十世紀的電影業的發達的情形相似，但是僅表面上相似，並不暗示着相同的知識上和藝術上的進展。

然而短劇從他種文學上獲得很大的幫助。印刷術最初將中古時代的資料重版出來，但是後來便印刷近代的作品和已翻譯過的希臘和拉丁文學。當時產生的詩大都有短劇的成分。腓力·錫德尼爵士 (*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 在他的 *Arcadia* 和 *Astrophel and Stella* 裏創作詩句，內容有圖畫來表現，並有一種修辭學的體裁暗示關於短劇的演說，無疑對於他是有影響的。愛德曼·斯賓塞爾 (*Edmund Spenser*, 1554—1596) 是一個

比錫德尼更著名的詩人，在他的 *Faërie Queene* 內有一段寓言，其表現的思想，正如一個服裝生動的虛華的人和一個古色古香的背景一樣。

然而代表伊利薩伯全時代的文學中的短劇的趨勢勝於其對於該時代的影響的人就是約翰·利利 (John Lyly, 1554—1606) 他是牛津大學出身，他導入一種渲染的體裁叫做誇飾文體到英國。他的 *Euphues, or the Anatomy of Wit* 和 *Euphues and His England* 雖然態度上不同，但是在使用言辭的勉強巧妙和隱喻是相同的，這在西班牙稱為“Gongorism”，那是以利利的英文作品命名的。這或者是巧妙，不是藝術，但是他注重裝飾的表示底需要，雖然他的裝飾和他的豐富一樣俗鄙。利利不僅對於措辭的精確和修飾促進細微的注意，因為在伊利薩伯以前他便有劇本出版了，其中有些背景和莎士比亞後來藉以成名的相同。

喬治·彼爾 (George Pele, 1558—198) 是一個牛津大學出身的人，他和利利一樣同是個宮庭戲劇的撰作者；但是其他兩個大學校出身的人，因替公衆戲院編寫通俗的劇本而忽然的獲得很大的成功，以前劇院所表演的只不過是粗劣的作品而已。這兩個人就是湯姆士

·基德(Thomas Kyd, 1558—1619)和克利斯托夫·馬遜(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前者在他的西班牙悲劇(Spanish Tragedy)的介紹報讐的劇本後者補充空白的詩句使他成爲表現膨脹的情感的動人的工具。馬遜劇本中的英雄，例如湯白林(Tamburlaine)馬爾他之猶太人和浮士德都是邪惡的怪物，但是他雖然殘暴，卻是「萬能派」(Mighty line)的泰斗。

在這個公衆舞臺初期成就的著作家中有湯姆士·那什(Thomas Nashe, 1567—1601)他是一個諷刺家；湯姆士·羅治(Thomas Lodge, 1558—1625)他劇中的人物羅薩林德(Rosalynde)後來莎士比亞的如願(As You Like It)裏的女英雄就是從這裏得來的；還有羅伯格林(Robert Greene, 1560—1616)他用厭惡莎士比亞的文章稱他爲“An absolute Johannes fac totum in his owne conceit the onlie Shakespeare in the countrie”。而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

威廉·莎士比亞在1564年生在亞馮河邊的斯特拉得福(Stratford-on-Avon)地方，

他的成功引起了一個他同時人的攻擊和後世人的欣賞，認為是文學史中空前的人。他是一個屠夫，或說是一個製手套匠的兒子，他沒有受過很多教育。他在年輕時好像是放蕩不羈的，他很早便結婚了，後來他逃到倫敦去，據說在那裏他替觀衆們牽馬。因此他最初和劇院發生了關係。且不論這話是否真實，後來他成爲一個演員，再後他便成了一個編劇者，他遺下有三十六部劇本，一百五十多首十四行詩和一些別的詩歌，他所著的東西幾乎都是非常卓越的。

當時的戲院，正像今日的影戲院一般，幾乎將一切常見和流行的事情都戲劇化，以爲各級觀衆的娛樂。歷史、愛情及私通的故事，稗史都譯做劇本，起初不過是敘述而已，但是漸漸他們本身便適應一種新藝術的需要和可能性。我們已經知道基德和馬遜如何的使牢不可破的陰險和復讐的沉悶悲劇，加以擴大，我們也知道羅治和格林如何的談論浪漫和愛情。莎士比亞最初的作品似乎是和這些人及其他例如利利等人競爭。Titus Andronicus 是一部復讐的悲劇。Love's

Labor Lost 是一篇幻象的作品，過失的喜劇 (The Comedy of Errors) 是一首諷刺，味羅那

二紳士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是關於浪漫事情的，此中第一部或者不是莎士比亞著的，

但是第二篇現出他的文筆，或者是他自己杜撰的，或是描寫當時的歷史，至於過失的喜劇是從普羅他斯 (Plautus) 作品中得來的，但是他的情節已經改進了，使全劇的幽默更充分，而其格調更豐富和動人。

大約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十年之間，莎士比亞繼續從事於編劇工作，在他逝世的前幾年，他回到故鄉斯特拉得福，在一六一六年逝世的。他在物質上的成功頗為可觀，因為如果當時的金錢購買力增大十倍，他便可以和今日的百萬財主比富了，然而就他所樹立的文學上的名譽基礎說他在經濟上的成就，卻是很小，因為在他死後二百年，他文學上的名譽纔十足的發達起來，那時他纔為人們認為空前絕後的作者。當然他有他的缺點，但是他像哥德斯密 (Goldsmith) 的牧師一樣「他的缺點也是近於優美方面的」，因為他們象徵他是個人類的而且適合他的時候和人格。有些人想否認一些他的作品是他作的，指為是培根或其他和他同時的大學者或有高級地位者作的，但是這不過是一種不健全的自我表示，或是聖朱德所譴責的「毀謗高貴」的趨勢。

關於莎士比亞令名的根基發生問題了。第一，他是很完備和深奧的。他幾乎涉及英國史的整

個範圍，從約翰王到他當時為止，他又在李爾王 (King Lear) 和 Cymbeline 中涉及撒克遜以前的時期，在馬克白 (Macbeth) 中涉及蘇格蘭的稗史，該撒大將 (Julius Caesar), Antony and Cleopatra, Coriolanus 和 Timon of Athens 都是說明古代的文學。據說馬爾巴羅 (Marlborough) 公爵曾說過：他關於英國史的知識，都是從莎士比亞作品中得來的，其實他也不能從另一個更好的地方得來，因為其事實雖然不完全而且不正確，但是其作品所表現之動態比最徹底最正確的編年史都大。

但是莎士比亞所以如此卓著的就是由於他對於人性的認識。在馬克白裏他談論野心，在Othello裏談的是妒嫉，在他所有的劇本中都是談情的。沒有人類的情慾或基本性質，是未經他剖明的。沒有一部心理學的教科書能像他那樣顯示出思想的變動和情緒的效力。他所說明的，也不僅僅是某一個人。整個的人類真正的形態，都被他充分的正確的表現出來。哈姆雷特 (Hamlet) 是一部個人對抗多數人的悲劇，是一個有智慧和銳敏的人努力使輿論明瞭顯然的事實，但結果沒有成功。他告訴我們個人的邪惡，摧殘貞節，不及大眾的冷淡那樣厲害。他又告訴我們可羞的虛

榮，權威箝制下的藝術和社會的種種罪惡，都和個人的罪惡一樣的有目共觀。

其實社會就是他的基本題目。他站在舊世紀的末端和新世紀的開始上，他回顧而不前瞻，因為在他以往的是事實，在他將來的不過是推測而已。他大約是一個清教徒，沒有人能夠否認他的自由精神，但是他的題目都是天主教文化。中古時代文化的異教光榮影響他的思想。他見到他外表的光怪陸離，因而在他的幻象中重表出來。他見到他的偉大和殘忍，使之再呈於他的悲劇背景中，他又覺得生命是充滿了許多快樂，於是他便重現之於幽默中。莎士比亞的偉大在於他的衝動和生活的了解，都是從一個人類史中最統一最有生氣的時候或是進步的時候尋繹出來的。當我們現在的時代開始與另一個外表和性質不同的時代連接時，我們或者可以有一個比莎士比亞更偉大的人，因為他可以有更高大的成功，也可以有更殘忍的冤毒，更悲切的慘痛來記載，但是他只得像莎士比亞一樣，使他的觀察範圍成爲一個很完備的，並且須視事物的裏面，以觀察其內部的生機。

如果沒有莎士比亞，英國的短劇仍然很偉大，雖然產生有永久意義的戲劇的時期，不過六十

年之久。這個時期是大學裏的人開其端。莎士比亞繼承之，從生活上而不從書本上得到他的資料，但是和他最接近的競爭者或者就是本·仲松（Ben Jonson，1573——1637），他的作品充滿了種種文學的引用句，正像莎士比亞的作品引用俗語一樣。仲松著作悲劇和機警較多於談諧的喜劇，雖然他稱他們爲「談諧的喜劇」，所謂談諧就是說個人的怪癖。他是一個諷刺家，他在他的喜劇中痛斥人類的弱點處，力量多於精細，在他的悲劇，魄力也多於變化。

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他曾將荷馬的作品譯爲詩句，他比較是一個學者，但是他所著的喜劇和傳奇劇的題目都是從當時史實上得來的，約翰·馬斯敦（John Marston，1575——1634）是個比較誇張的著作家，然而他不但敘述一種和莎士比亞的相似的資料，並且他所用的方法和他同時候的最偉大人物底方法也並不不同的，雖然馬斯敦是差得多了，有許多人比他更像莎士比亞。湯姆士·德刻（Thomas Dekker，1570——1641）是一個受雇的文士，他顯出很少學問和結構的知識，但是他現存的作品中有若干種現出一種對於生物的直覺和廣博的同情心。湯姆士·赫武德（Thomas Heywood，1

五七五——一六五〇)是一個寫作豐富的著作家，他描寫倫敦的生活情形，他在善意被殺之婦女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裏並且現出一種鼓動強烈感覺的能力。還有一個利用倫敦下流社會生活的資料的人就是湯姆士·密德爾吞 (Thomas Middleton, 一五七〇——一六二七)。約翰·韋白斯特 (John Webster, 一五七五——一六二四)是一個有力的悲劇家，他有些地方像馬遜對於窮兇極惡的欣賞。

佛蘭西斯·菩蒙 (Francis Beaumont, 一五八四——一六一六)和約翰·夫勒拆 (John Felcher, 一五七九——一六二五)通常是併合來講的，因為他們很多在一齊合作。他們是著作劇本技術泰斗，他們創作了各種很成功的劇本。夫勒拆在亨利八世王 (King Henry VIII)時，人們以為他曾和莎士比亞合作的。腓力·馬星澤 (Philip Massinger, 一五八四——一六三九)是一個急進派者，他利用舞臺來表現其個人的觀念，雖然他的劇本常是寫得很巧妙，但是他們是演說體的和文學。馬星澤的自覺在約翰·福爾德 (John Ford, 一五八六——一六三九)表現得更清晰，他有一種病態的趨勢。詹姆士·射利 (James Shirley, 一五九六——一六六

六、沒有創作的能力，只不過是一個抒情詩人而已，然而他繼續創作劇本，直到一六四二年戲院爲清教徒關閉，倫敦的公共表演停止爲止，他的劇本很有些伊利薩伯時代劇本中的美妙和力量，清教徒之封閉戲院除了大約四部劇本之外，對於英語的劇本之值得認爲文學的創作，也就此禁絕了。

莎士比亞著作抒情詩和敘述詩以及短劇，他的十四行詩向着一個不知名的男人和女人而發的，使他即使沒有做過什麼別的作品，在英國文學範圍中也佔有很高的地位。他採用的十四行詩體並不是懷阿特(Wyatt)和薩利(Surrey)導入的佩脫拉克(Petrarch)體裁，但是所差別的只不過在押韻的分配上而已。撒姆耳·丹尼埃爾(Samuel Daniel, 1562——1619)是一個各種體裁的詩人，他的詩是以回憶和律度見稱，並不以情慾見稱。邁克爾·德累吞(Michael Drayton, 1563——1631)像丹尼埃爾一樣的愛國和守舊，他有許多著作，其內有他的冗長的 *Polyolbion*，這是一部頌揚英國的作品。其他沒有丹尼埃爾和德累吞那樣著述豐富的作者，他們的作品大都是出現於和他們混合的叢書中，常常沒有將作者姓名標明。托爾挑

(Tottel)的雜錄 (Miscellany)就是這種叢書中最早的。其他的有 *Paradise of Dainty Devises*, *Passionate Pilgrim*, *England's Helicon* 等。

錫德尼和斯賓塞作品中的描寫和修辭的特點，已經指明出來了。後者的 *Faerie Queene* 是一部虛銜的寓言，只有一部分是完整的。據說很少人會將他讀過一遍，但是雖然他措辭不自然和不真實，可是仍然是一部動人的作品。有些人以為他是象徵當時潛伏在英國的宗教鬭爭，伊利薩伯女皇及蘇格蘭瑪琍女皇，天主教及新教徒的信仰，以及其信徒，在其中都有表示出來；但是在不知不覺中比較清晰表示的就是在作者的心目中對於清教徒主義之傾向嚴格道德，與他當時對於物質生活的美妙快樂底熱心的衝動，加以分別。

清教主義在政治上勝利以前早就出現於文學中。當伊利薩伯在位時，充滿了種種對於盎格羅祭司的隱名的攻擊，在一六一一年批准的聖經譯本出版了，無疑使清教主義穩固了不少，因為他有舊約中嚴厲的道德。英國國教的較寬大的態度會由理查·虎克 (Richard Hooker, 一五四——一六〇〇) 表顯出來，他的教會規律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 是主張一種

寬大和有理性的態度，他對於教皇之權威皆不盲從，但是只按着理性行事。

文學和學術的批評，和關於宗教的討論一樣亦有創作，但是現在大都感到興趣了。有一個表示過渡時代特點的興趣不同的明證，就是羅伯·柏吞 (Robert Burton, 1576—1640) 著的憂鬱的解剖 (Anatomy of Melancholy)。這是一篇冗長的作品。如果印刷者允許的話，他會用拉丁文寫出。其態度及文章的方式是中古時代的，但是時有一種懷疑態度和寫實的意識以減輕其迂腐的氣味，使他在一個較尙批評時代中卓越起來。

然而有一個比較有新精神表現的人就是佛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

1626) 是一個現代科學的先鋒。雖然他在思想方面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他和柏吞有相

同的偏見，喜歡用拉丁文而不喜英文；他的 *Nouum Organum* 裏建立根據事實而不根據臆測的推理的歸納法，不論其思想是否近代的，其言辭都是中世紀的。他在英語方面遺下了很少重要的作品，但是他的論文集 (Essays) 學習之增進法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和 *New*

Atlantis 都是用他自己言語的。在當時所有矛盾的人當中，培根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在過去

的一兩個時代中，他受到許多人底注意，認爲對於文學上是有很大的影響，而且是莎士比亞作品的作者。他是值得受到第一流榮名的，但是沒有事實能證實他著作莎氏的作品的，但是有許多事實表示他並無且不會做這種事的。

有一個比培根更動人的人物就是湯姆士·布朗爵士 (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是一個醫生，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 *Religio Medici*，雖然他還有其他的作品。他是一個科學家，同時又是一個神祕主義者，他興趣及同情的範圍使他很寬大，這或者就是他以智慧見稱的根據。比布朗爵士更雄辯的就是澤爾米·泰羅 (Jeremy Taylor, 1613—1667)，他是一個盎格羅傳教師，他有英國散文泰斗的名稱。至於清教主義可由理查·巴克斯忒 (Richard Baxter, 1615—1691) 來代表，他的 *Saints Rest* 一書在伊凡哲林清教徒中直到一兩世紀前，幾能與聖經同樣流行。

清教主義漸漸流行起來了，但是在他得勢以前，舊的態度多少在少數的著作家當中表現出來，或與清教相似之唯智主義不相混，或與之混合。在其混合的或在其摻雜較少的形式中，伊利薩

伯時代的精神仍現於所謂武士的詩人當中。其中主要的是湯姆士·卡盧(Thomas Carew, 1598—1639)、約翰·薩克林爵士(Sir John Suckling, 1609—41)、理查·洛夫雷斯(Richard Lovelace, 1618—58)和理查·克拉紹(Richard Crashaw, 1612—49)。薩克林和洛夫雷斯曾寫過一兩首抒情詩，而在該種英文詩的著名者當中佔得一個地位。其餘的都比較齊整，通常都比薩克林和洛夫雷斯好，但是都不及他們兩人最好的方面。羅伯·赫利克(Robert Herrick, 1591—1634)是一個英國國教的牧師，他在神聖或宗教方面沒有遺下什麼名聲，可是他確留下一些十分優美的詩，顯出一種非武士或清教主義的態度，可是都是一種溫和的醜醉的態度。

在詩中，依據智慧多於情緒的引導者，表現於撒姆耳·約翰遜(Samuel Johnson)稱爲玄學的學派中。約翰·同(John Donne, 1572—1631)是其中最顯著的著作家。他是一個初期的勃勞寧，但是他在各方面都不及勃勞寧那像詩人的偉大，他僅在聽任他的思想放蕩於微妙境界中是和勃勞寧相似的，這種微妙對他的題目，有什麼關係，是看不出的。其他和該學派有

關係的，有時是清教徒，有時是那些保皇黨。保皇黨裏有佛蘭西斯·廓爾斯 (Francis Quarles, 一五九二——一六四四)，亨利·采安 (Henry Vaughan, 一六二二——九五)，愛德曼·窩勒 (Edmund Waller, 一六〇五——八七) 和 阿伯拉罕·考利 (Abraham Cowley, 一六一八——八七)。窩勒採用清教原理在他便於使用的時候，這時或可和他分在一類，但是將這時期的著作家加以分別多少是一種關於興趣方面的事。克拉紹置於玄學派或武士的詩人當中都好，考利可以單獨的認為是一個後代的先驅者，約翰·頓哈姆 (John Denham, 一六一五——六九) 也是這樣。在這些人當中，波普稱揚窩勒的美妙，頓哈姆的筆力。采安是一個不均衡的詩人，有時在他的愛好自然景緻方面，他簡直先華資華斯而有之，至於考利的著名是因為他是當時最出風頭的詩人，但是現在的人忘掉他了。

安德盧·馬爾未爾 (Andrew Marvell, 一六二二——一七八) 是一個清教徒，和喬治·威得 (George Wither, 一五八八——一六六七)，喬治·赫伯特 (George Herbert, 一五九三——一六三三)，非利阿斯 (Phineas, 一五八二——一六五〇) 和 紀爾斯 (Giles, 一五八八——一六二三)，夫勒拆

兄弟兩人一樣，都可以括在一派中，雖然他們都是英國國教的牧師，可是夫勒拆兄弟兩人都顯出斯賓塞的影響。赫伯特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但是紀爾斯、夫勒拆則占密爾敦之先而著了基督之凱旋及勝利 (*Christ's Victory and Triumph*) 他的材料和得樂園 (*Paradise Regained*) 一樣。然而偉大的清教徒詩人卻是密爾敦 (*Milton*, 1608—1674) 他和超瑟同是倫敦人，他又像他一樣旅行到意大利，亦受到意大利詩的影響。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和研究生，在倫敦他是一個有希望的學者，當他從意大利研究學問回來之後，他就盡他的能力，以服務於清教主義。他擔任克倫威爾的拉丁文祕書，他爲反駁保皇黨的辯論而犧牲他的目力。除了那些良心上的束縛之外，他對於一切束縛都不能容忍，他信仰個人的崇拜，他又主張一種和蘇俄同樣自由的離婚制度，那是爲着婚姻的男方的利益起見。

密爾敦作了許多有力和美妙的短詩，其中有：*Ode on the 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 *L'Allegro*, *Il Penseroso* 及十四行詩 *Lycidas* 和一部假面劇叫做 *Comus*。他們都是以高朗的和聲見著，並具有許多經典上的知識和真摯的情感，尤其是他對於錯誤的憤怒。*L'*

Allegro 和 *Il Penseroso* 則各表示一種愉快和憂鬱，*Lycidas* 是一首哀悼死友的詩，就其題目也是一個劍橋大學學生哈拉姆 (Hallam) 這樣的人說，這詩之作，實開泰尼松 (Tennyson) 的 *In Memoriam* 之先河，他的假面劇很動人，可是不是戲劇式的，他的十四行詩大都是在他那辯論的時期的，都是極其嚴肅，有時現出責罵那些擁護「三倍之暴君」人底罪惡的說話，這個名詞他是指教皇而言。他又著了一部悲劇叫做 *Samson Agonistes*，這是他本身盲目的感想，他還作了好些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詩。

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詠史詩叫做失樂園 (*Paradise Lost*) 和得樂園 (*Paradise Regained*)，尤其是前者，因為後者除了他的前集之外便很柔弱了。天堂之喪失是一首很長而非非常壯麗的無韻詩。遠超乎馬灘的「萬能派」之上，在這種詩行中人的墮落，撒坦和地獄的原始，以及聖經中所敘述的此後的歷史均以種種修飾加以描寫使他成爲聖潔的和褻瀆的學識。他在某幾方面使我們想起盎格羅撒克遜詩。他們沒有現出創作的 ability；他的人物都是模糊的，而且他們還有一種形態上的龐大使他們很像倍俄武爾夫裏模糊的巨人一樣，雖然很動人，但是不是真實的，因爲

他們只有關於生命嚴酷及恐怖方面的。這種強頑的地方在這句話裏也表示出來，這是說上帝就是光明，那就是說知識，更多的地方上言，但是他是被視爲武斷的權力，至於福音中的和柔的主義以爲上帝就是愛，那是難以承認的。

泰尼松稱密爾敦爲「朗聲和音的大發明家，他文學上的成名由於他那壯麗的無韻詩格式和聲調的確不少。他對於押韻具有相當的技能，但是他不喜歡他的限制，正如其他對於他個人的癖愛的限制一樣。他的名聲在英國的著作家當中或僅次於莎士，但是他所以這樣的，只因爲他的文字仍然爲人了解，他的見解人們仍然認爲是對的。如果超瑟是容易了解的話，他的作品的一定在密爾敦之上。密爾敦並不是某一宗派的發言人，因爲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時期，而不是各時期的人，但是他表示一種心理的堅信，那是各民族各時代大都表示或時佔優勢的。這是一種代替智慧偶像的智慧，在一種因實質的固執及堅信形式中彌補知識上的謬見，但是他所領會的是明顯的謬誤，不是潛伏的實情。像密爾敦那樣的思想家是人類進化中的一大要素，因爲他們的嚴肅，以及他們對於他們信仰的熱心，都是一種大勢力，以促進人類的惰性達到一種改革，此種改革，

最初雖然兇猛破壞，但最終能達到更高的目的。

密爾敦得意的作品之一就是他答覆人們認爲是查理士一世所作的皇帝之肖像 (The Royal Image), Eikon Basilike。密爾敦的肖像之破壞者 (Eikonoclastes) 也許推翻這種辯論，但是查理二世在這位詩人逝世前十四年便復位了，那清教主義的嚴厲規律也被一種放任自由主義所代替，這大都是清教主義不合理的嚴厲的結果。戲院又重新開起來，但是劇本卻都是淫猥而無文學上特色的，雖然當時最偉大的詩人德來登 (Dryden) 也著作這種文學。然而清教主義和自由思想卻不能禁絕，雖也種種嘗試來禁止他們，他們仍然繼續發展。

清教主義在文學中的主要表示之一就是約翰·本揚 (John Bunyan, 1611—1688) 的天路歷程。本揚是一個未受過教育的補鍋者，他受到基督福音的情感和知識上的感召。他說他在少年時候是一個大罪人，但是他的罪惡大都是和平常人的一樣。我們且不論他是什麼罪惡，他後來改變了，他確實會因不合法的傳教而下獄。在監獄裏他著了一部偉大的作品，雖不是不朽之作，但是非常的流行。這是一部寓言，敘述基督教徒從毀滅之城裏逃到天國之城的事情，換句

話說，就是本揚自己從世俗中逃到宗教的範圍內，其人物的實在和形式的變化幾乎都是超瑟派的，但是其現實性不及超瑟之大，因為一切事情都像從固定的深信中觀察的。在寓言方面看來，他是非常生動而一慣，但是其效大都是因為本揚強烈的人類同情心不為清教主義的嚴厲所壓到，領導他的是他的熱心不是他的理智。該故事之長處就在其作者的缺少教育。其文字很簡單，其人物很具體，或者因為本揚的思想，像馬考萊 (Macaulay) 說，能使擬人的人成為真人，正如浪子 (Prodigal Son) 和其他聖經中的典型人物在誠實的信徒看來，實有其人一樣。本揚除了天路歷程之外還有許多著作，但是沒有一部能使他出名，其中有些，尤其是他的詩，是散漫而且混亂。

除了本揚之外，其他的散文作家有愛薩克·窩爾吞 (Isaac Walton, 1593—1634) 他是幾部傳記的作者，他比較著名的就是他的 *Compleat Angler* 撒姆耳·彼普 (Samuel Pepys, 1633—1703) 他著了一部著名的日記，內容他寫出他所有的罪惡和鄙吝，或可說是其一部分；還有約翰·埃末林 (John Evelyn) 是另外一位日記作者，其時期是從一六四〇——一七〇四年。湯姆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是一個哲學家，他著了一部書叫做 *Leviathan*，堅稱社會是一個不可羈制的而且是極殘酷的怪物，個人的奮鬥是毫無用處的。

在詩中，撒姆耳·白脫勒 (Samuel Butler, 1612——1800) 作了一首 *Hudibras*，這是一首諷刺清教徒的迂腐、偽善和自以為是的詩。他很有趣，並巧用押韻和詩律的悖謬，但是他的流行大都是因為對清教徒主義的一種反響。

當時最偉大的詩人就是約翰·德來登 (John Dryden, 1673——1700) 除了迎合當時墮落的興趣的劇本之外，他還作諷刺當日政治和社會敗德的詩。他的 *Absalom and Achitophel* 是諷刺沙甫慈白利伯爵 (Earl of Shaftesbury) 的詩，因為他曾鼓動查理士二世的私生子蒙穆斯公爵謀反和企圖獲得王位的承繼權。用聖經上名字的人物都是代表查理士二世宮廷中的得勢政客、廷臣和嬪妃，內容又有談諧和苛刻的諷刺。他著作的其他的諷刺詩有 *MacFlecknoe* 是一部諷刺文學，譏笑一個劣等的詩人湯姆士·沙德韋爾 (Thomas Shadwell)，還有 *Medal* 是第二部攻擊沙甫慈白利的文學。他的 *Religio Laici* 是一部替英國國教辯

護的文學，但是他又改信天主教，而著了一部 *Hind and the Panther*，替羅馬教辯護。他又翻譯了許多古文學，他又爲同一件事著了 *Song for Saint Cecilia's Day* 和亞歷山大之宴會 (*Alexander's Feast*) 兩首詩，後述一首或者是他最著名的一部文學了，德來登是文學格律和雋永的詩句的聖手。雖然他是能夠苛刻的，可是在他的嘲笑中較許多作家爲公允。他在英國詩對於體裁上的整齊及古典主義方面的進展上，是有重大影響的。

在十八世紀我們見到小說、新聞紙、字典和許多他種以前沒有的當時生活情況的發展。約瑟·愛迭遜 (*Joseph Addison*, 1672——1719) 和他在牛津大學便知名的禮查·斯提爾 (*Richard Steele*) 擔任各種定期刊物的事業，例如 *Tatler*, *Spectator* 和 *Guardian*，他們都是近代報紙的鼻祖。愛迭遜著作各種文雅而幽默的文章和簡潔而優雅的諷刺作品。他描寫人物，如他的 *Sir Roga de Coverley* 是英國小說中最動人而且最有趣的創作之一，因爲愛迭遜有許多論文都是現實生活的批評和描寫，後來成爲小說中一種特色。他又用古典派的方式作了一首詩和一部悲劇叫做 *Calo*，但是他的名聲都是因其文章得來的，雖然他因他的詩

而獲得一筆恩俸，而和一位女伯爵締婚，並且成功一個政治官員，又是當日文學界的獨霸者。

在一七〇二年已經有一種日報創立了，在一七〇四年丹尼埃爾·笛福 (Daniel Defoe) 創辦了評論 (Review)，該報的資料大都是他自己供給的。笛福是一個賣文爲活的著作家，他有新聞家的技能。他懂得如何去修飾一隻故事，使他發生興趣而且令人信仰。他創作的魯濱遜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這或者是英語創作中最多人誦讀的書，描寫一個蘇格蘭水手的冒險經過，但是他苦心的將這一切經驗寫出來，切實像他自己杜撰的一樣。他所以著名是因為他敘述詳細，可是很流利，至於他的魯濱遜漂流記除了採用真實世界上的冒險，爲幻想的敘述資料之外，還使我們和原始時代的生活相接觸，且用最簡單的文字，敘述生活問題，將一個單身人與大自然相抗衡，使他用他自己的精力智力來維持他自己的生存。

約拏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是一個諷刺家。他著作種種詩，但是只有他的散文是負盛名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伽利華遊記 (Gulliver's Travels)，尤其是他到利麗浦 (Lilliput) 的遊歷。這同時是一種特殊苛刻的文學上，社會上和政治上的批評。文學

上的虛偽和誇誕，社會的腐敗及邪惡，以及政客的貪鄙在他小人國和大人國的故事中都受排斥，但是很少讀者能認識這一點，雖然他的分配是很精確，他的敘述是很自然的。斯威夫特從書本上獲得他的方法和思想，但是他批評的是他當日的的生活。他是被認為苛刻的。但是他有一種潛伏的深奧感情，他不但隱匿他而且掩飾他，他是英國創始的英國國教的一個職司，他也可說是首先倡議英國政府須以正義待遇愛爾蘭人民的人。

在小說方面有許多先驅者，但是撒姆耳·理查遜 (Samuel Richardson, 一六八九——一七六一) 在一七四〇年著了一部 *Pamela* 纔使小說差不多完備，這是一部由兩人通信表明其意義的故事。他又跟着這次成功，著了 *Clarissa Harlowe* 和 *Sir Charles Grandison*，而獲得很大的名聲。理查遜有笛福的精密的能力，但是此外更有一種情感，及不按照生活正義的人有所偏見的本來面目，而憑着崇尚道德的人的偏見，以描寫生活的能力，因為這種人很多，所以他的作品在他當時有很多人讀他，如果他所描寫的世界如今仍舊不變，那末他的作品在今日也會是很流行的。

理查遜底無可批評的虔誠觸怒了一位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五四)他是一個有深大同情心的州長，非常尊重常識而憎惡虛矯。他在 *Joseph Andrew* 裏嘲笑 *Pamela*，隨後他又著作了妥木宗斯(Tom Jones)和 *Amelia*，前者被認為歷代小說中最佳的一部。他不將他的人物理想化或強牽附會從滿足其情緒或虔誠之信仰，但是他表示的人物人類性情的本來面目和他當時的英國生活的真象，他不但是一個外表描寫的人，因為他予我們解析正確的心理，雖則他描寫他人物中的人類弱點，但是比理查遜的自負的或文飾的惡棍更真切和更動人得多啦。

托拜阿·斯摩雷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是一個蘇格蘭人，他導入生動的描寫在小說中。他曾一度擔任不列顛的海軍軍醫，他的航海的聲名是非常有趣的。他的諷刺的傾向使他描寫冒險家和種種的欺騙，在 *Ferdinand Count Fathom* 裏他模倣西班牙和法蘭西流氓的浪漫事情，內容用他那坦白描寫卑鄙和可怖的精神來表示他的談諧和令人震駭的能力。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 *Humphrey Clinker*，內容敘述其祖國蘇格蘭的特色和弱點。

勞楞斯·斯忒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是一個英國教會的牧師，他著作品，表現出一些小說的特色。他的 *Sentimental Journey* 和 *Tristram Shandy* 都以情感和幽默見稱，後者很直爽，前者較做作。其中並沒有什麼安排，不過後述一部作品中的興趣全在自發的荒誕以及法國諷刺滑稽家拉培雷(Rabelaisian)學派的精細和豐富。俄利佛·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18—1774)據約翰遜(Johnson)說：『少有他沒有接觸過的文學部門；他接觸過的無不加以點綴。』他曾作過一部維克斐牧師傳(Vicar of Wakefield)，這是一部描寫盎格羅愛爾蘭生活的故事。哥德斯密亦用同一的題目作了一首詩，又作了各種文章，內中有兩部短劇叫做 *The Stoops to Conquer* 和 *The Good Natured Man*，這兩部短劇與稍後薛立頓(Sheridan)所編了兩部，共構成英國舞臺在文學上的唯一貢獻。這是指那些在1580年到1642年間所著之外而言的。

亞歷山大·頗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3)是十八世紀初葉的大文學家。他是一個模倣德來登詩的體裁和古文學派方法的詩人。他將史詩的雙韻弄得很齊整，他使

用這個方法來發表普通的知識和其他有趣的資料，甚至於當時流行的談話。他又將荷馬的作品翻譯出來，著了一部批評論文（*Essay on Criticism*）釋明修辭學的規律和原理，又著了一篇論人（*Essay on Man*）將當時最流行的哲學用韻詩寫出來，還有一首諷刺詩叫做 *Dunciad*，在這詩裏他對於那些不如他那樣發達的文人的譏笑，較之德爾登還有過無不及。

頗普之後，成爲英國文學主要人物的就是撒姆耳·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840）。約翰遜著作第一部真正的英語字典，並作了許多論文，有一部浪漫派的作品叫做 *Rasselas*，還有些諷刺詩是摹倣朱未那（*Juvenal*）和一些他種作品，創一種龐大排偶的體裁，這種體裁在英國文學中及演說中頗得勢，盛行好久的時候，約翰遜的口才勝過他的文才，但是他的名聲大都是因爲他的率直誠懇，不做作，不畏縮。他的意見常是很極端而且悖理，但是他按照他的意思來說話，他的勇氣和粗魯的誠實使他爲人所尊敬。他還有一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傳記家替他作傳，這也是他的一個大長處。這個人就是詹姆士·波斯韋爾（*James Boswell*），有些批評家說他是一個淺薄的蠢才而且是自我主義者，但是他著了一部約翰遜的偉大描寫，把他許多

談話記錄下來，並敘述其發生時的環境。

納翰遜是一個古典派者，他的詩笨重而抽象；但是即使頗普時候的人，例如普賴尼（Prior，一六六四——一七一一）和蓋（Gay，一六八八——一七三二）都不是從書籍中得興奮，而是從他們的生活環境中得興奮。蓋的乞丐之歌劇（*Beggar's Opera*）是一首談諧的諷刺詩。將真正的犯人和他文學上的描寫互相對照，至於詹姆士·湯姆遜（James Thomson，一七〇〇——一四八）則在他的四季（*Seasons*）中讚揚自然的美麗。威廉·叩林斯（William Collins，一七二一——一五九）有些像湯姆遜，但是比較墨守舊法和抽象一些。威廉·顧伯（William Cowper，一七三一——一八〇〇）是虔誠的和憂鬱的，在他的宗教的詩之外，他對於自然態度還是華資華斯的先驅者，他曾著作關於時事的文字，這就是佐治王室號船沉沒的事情，亞歷山大·塞爾刻（Alexander Selkirk）的經歷，這就是魯濱遜飄流記的原本，還有關於約翰·歧爾平（John Gilpin）的滑稽冒險遭遇湯姆士·格雷（Thomas Gray，一七一六——一七一）在他著名的鄉村墳地之輓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裏談論衆所熟知和卑微的東西。

在他其他的詩中，雖則他是劍橋大學的教授，但是他敘述古文學不及他對於景緻之美妙以及流行的傳說和迷信的敘述那樣多。他的輓歌通常認為英文中最上乘的短詩，他所以獲得這種聲名是因為他的詩適合他的事實，討論日常的事情可是不致使他覺得平凡。

還有一位喜談簡單和謙卑事物而比格雷更偉大的人就是羅伯·朋斯 (Robert Burns)，他是一個蘇格蘭農夫，又是一個諷刺短詩和宣傳民主政治大家。他的歌曲是在英語中最流行的，雖則是用蘇格蘭的方言，一部份或者是因為他那美麗有力的表示比那文學的英文更適於表示基本的情緒。朋斯被稱為他那一世紀中最偉大的不列顛人，他的影響在以前以及在今日的確是好的。

還有些改革家在這個時期內立下今日的科學態度和懷疑主義的基礎。大衛·休姆 (David Hume, 1711—1776) 繼人類智力論 (Essay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的作家約翰·陸克 (John Locke) 之後，他的作品像牛頓的作品一樣，大部份關於科學史的，不是屬於文學的。休姆是一個懷疑派者，他的哲學論文釋明宇宙，並且他又能以嚴格的邏輯，

淵博的知識和精確的觀察來釋明；他的歷史作品表現出同樣理性的態度；但是他非常謹慎的避免談論政治上的邪說更甚於宗教的異端。愛德華·歧逢 (Edward Gibbon, 1737—1794) 作了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這部作品是以淵博及排句見稱，並且不信任基督教傳說的歷史上的根據。在這些人當中我們可以加入愛德曼·柏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他是一個以演說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演講包括有關於美國及法國大革命的著名演說。柏克不是一個宗教的急進派者，但是他的政治主張是自由的，並且與他當時的自由思想家比較，是更與今日的政治主張相吻合的。

有一個象徵標準改變的有趣的作家就是亞當·斯密司 (Adam Smith, 1723—1790) 嚴格的說，斯密司應歸於經濟學史的一類多過歸於文學一類，因為他的國家財富論 (Wealth of Nations, 1776) 是該科學術的一部先鋒作品，正像他同時的人威廉布·拉克 斯同伯爵 (Sir William Blackstone) 著的英國法律批評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是一種法律原理的解說一樣。

廢除習慣上及傳襲上的資料和方法的風氣更進一步的現出在湯姆士·柏西主教 (Bishop Thomas Percy) 的古詩殘餘 (Reliques of Ancient Poetry, 1765) 中，內容包括有民間的粗鄙歌謠。然而這種運動的領袖是威廉·華資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他和撒姆耳·泰羅·哥爾利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1—1834) 在一七九八年合作出版了一部抒情歌集 (Lyrical Ballads)，其中華資華斯談說原始的和景物的方面，哥爾利治則談說玄學的和幻象的。華資華斯後來成爲一個非常流行和有勢力的詩人，哥爾利治因爲他所著作的多少殘斷的東西，獲得很大的名聲，但是後來他變成一個耽溺於鴉片的人，他創作模糊及奇怪的能力或者一部份是從這方面得來的，雖然他那流利協調的詩律底能力似乎不是從這方面來的。

羅伯·騷提 (Robert Southey, 1774—1843) 是一個墨守舊法的散文和韻文的作家，現出當時的偏見。湯姆士·摩爾 (Thomas Moore, 1779—1852) 作了好些愛爾蘭歌曲和瑣碎的散文和詩，在當時很流行，直到現在仍然很著名。威廉·布雷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 是一個藝術家，他著作一種神祕和奇怪性質的詩，在現時比在當日更爲人重視，雖然在有些人眼光裏看來是有點迂腐和散漫。

然而使浪漫派運動發達完成的人就是窩爾忒·司各脫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在他以前曾有荷累斯·窩爾波爾 (Horace Walpole) 拉得克里夫夫人 (Mrs. Radcliffe) 和其他過度的浪漫故事和詩的著作者，其中有些不是專門研究文學的人，除了一些研究文學的人之外，他們都爲人所遺忘。司各脫起初出版了一部盎格羅蘇格蘭邊疆的歌謠叢集。其後他著了一些歷史詩，使他獲得一些名聲，到現在還有人誦讀他們，但是給拜倫的詩掩沒了，於是他便轉向散文方面，著作歷史的浪漫事情。他的 *Waverley* 小說是以這部小說第一期命名的，最初是隱名出版的，使他發財和出名起來，直至現在他們仍是英國古典派小說中的一重要部份。司各脫是一個故事作家，不是一個哲學家。他描寫表面的多過於描寫深奧的心理，但是他雖然不甚苛求，而且常常根據外表的價值而承認種種事物，他用一種現實而顯著的方法來表現過去的事情，卻很成功。

拜倫 (Byron, 一七八八——一八二四) 的作品，樹立了一種新作風，脫離了那種舊態度。他起初是一個諷刺家，後來變為一個稱頌主觀的情緒底人，最後便從事於著作滑稽的詠史詩，其中他的情緒漸漸的減輕，對於不可開釋的罪惡的自憐和含意漸漸的不顯明起來。拜倫是英國文學中的一位大人物，他在文學上和人格上的缺點都是言過其實的，像馬克斯·特練 (Mark Twain) 死亡的記載一樣。他的特長就是不僅他的情感，即他那根本健全的思想也表出心力，雖則在表面上常是有些誇張。他又表現使用文字的能力，那是許多技術精明的詩人所不及的，那也是一般人所欣賞，更甚於一般學術界的批評家的。

在改革態度上有些和拜倫相似，但沒有那樣負盛名的人就是薛理 (Shelley, 一七九二——一八二二)。薛理對於限制的憤激和反抗，使許多人都以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信徒，但是他真正的能力在他強烈的理想和構造有韻律的詩句底能力。約翰·基茲 (John Keats, 一七九五——一八二一) 是另外一個很受人仰慕的詩人，他也有理想和使用適當而有力的言辭底特殊天才，但是據說他缺少強健，不熟習歷史和現實的生活，但是這缺點在各脾氣不同的人看來有不

同的意見。

在一般較次的詩人中，窩爾忒·薩維吉·蘭同 (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 大都是爲研究文學的人而不是爲一般民衆而著作的，但是有時，尤其在他發表個人感覺時，他就使用通俗的語調，著作有力而愉快的詩句。利·韓德 (Leigh Hunt, 1784——1859) 因他不負責的評論和杜撰使他本身爲人譏笑，但是他遺下一部著名的詩叫做 *Abou Ben Adhem*，他對於文學的大衆化和解放，也有多少貢獻。湯姆士·坎倍爾 (Thomas Campbell, 1777——1844) 著了許多著名的民衆的音樂的抒情詩，還有一位銀行家撒姆耳·羅哲斯 (Samuel Rogers, 1763——1855) 著了各種的詩，予他同時候的人以印象，但是現在是無人記憶了，一般評論家都認爲是有詩的體裁，而無詩的實質。

關於文學的解釋和批評有許多著作，查理士·拉穆 (Charles Lamb, 1775——1833) 著了好些很多怪想的論文，其目的在以討論文學及藝術的事物，來娛樂知識階級。威廉·哈斯利特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 寫了許多專門性質的論文和文學評

論，表現出哥爾利治的玄學傾向的影響，及一種對於美術和其他非知識方面的活動的新聞的興趣。湯姆士·地·魁齊 (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是另外一個有鴉片嗜好的著作家，他著了一些如畫生動的作品和一些動人的文學分析作品。

小說是司各脫在十九世紀初葉的特殊園地，但是在他以前和他當日的時候，詹·奧斯登 (Jane Austen, 1775——1817) 和許多其他比較沒有長久名聲的人，例如法蘭西斯·帕尼 (Frances Bureny) 和馬利亞·埃治渥斯 (Maria Edgeworth) 等都著有關於當日社會的故事，還有詹·坡爾忒 (Jane Porter) 他的蘇格蘭領袖 (Scottish Chiefs) 和 *Thaddeus of Warsaw* 都是敘述歷史中的浪漫事情。萊登 (Lord Lytton, 1803——73) 亦跟着司各脫的浪漫方法著作古城末日記 (Last Days of Pompeii) 和其他關於遠方或言情的作品。

查理士·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70) 因敘述倫敦和英倫當日中下階級的事情，而開小說界一種新作風。狄更斯描寫各種人物和各色背景，他又顯出高度的幽默和描寫的能力。他的描寫並不真切，因為他那些正義的人物都是捏構的，他的惡徒都是言過其實的。

寫成惡魔一樣，但是他比理查遜真實一點，因為他的觀察和同情心比較廣博，他的意見，雖然有些極端和過多根據情感，但是都是根據他親見的事情構成，並不從他以為可敬的事情編成的。狄更斯予我們一幅十九世紀英國情況的描寫，這描寫當過份誇張而令人失笑之處，在心理方面仍大致是公正的，在外表上也是很精確的。他又宣傳人道主義的學說，發生很多有益的影響，又去譏笑當時英國訴訟程序之耽擱，缺點及其濫用，使他修正。

威廉·麥克彼斯·薩克利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 像狄更斯

的描寫下級社會一樣描寫上級社會。薩克利作品沒有狄更斯那樣受人誦讀，這或者是因為除了他的範圍在描寫高級社會之外，他都不及狄更斯。他的捏構和描寫的能力都不能和狄更斯相比，但是他只有對於生活較真確一點，他描寫時髦社會的生活程度和外表都更為正確。馬利安·伊文思 (Marian Evans, 1819—1874) 她的著作是用她的筆名喬治·埃利俄特 (George Eliot) 來標名的，曾導入一種「心理的小說」或可說是特性之內心發展的表現，而不是由外部環境支配的。雖則她書中的人物都有他們的缺點，或是這種缺點都發現在他們特性中，因此她

好像是宣傳命定主義的，但是她表示一種像斐希特 (Fichte) 等德國人的傾向，注重自我及意旨爲基礎。

其他較少重要性的小說家有布朗的姊妹沙羅德 (Charlotte, 1816—1849) 和密利 (Emily, 1820—1849) 他們導入淫猥的腔調，自從那個時候起便有許多小說家做模他們，尤其是那些女性的伊利薩伯·加斯開爾 (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 他的 Cranford 是一種鄉村生活的文學。安多妮·特羅拉普 (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 是一個勤勉的賣文者。馬利阿特船長 (Captain Marryat, 1792—1848) 著了許多通俗的海洋故事。喬治拔羅 (George Borrow, 1803—1831) 描寫高加索浮浪民族的生活情況。威爾基·叩林斯 (Wilkie Collins, 1824—1889) 他的作品是關於情感方面的。查理士·利德 (Charles Reade, 1814—1884) 著有許多當日很流行的歷史、小說和劇本，在現在僅是一種記憶而已。羅伯·路易士·斯梯芬遜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 他的材料是關於強暴和不健全的事情。湯姆士·哈提 (Thomas Har-

Dr. 生於一八四〇年)是一個悲觀主義的寫實者。查理士·金斯黎 (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 他的作品是適合教授用的。喬治·梅列笛斯 (George Meredith, 1818—1909) 是一個文體學家, 他喜歡表面勝於事實,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或如上述各作者一樣值得我們舉出來的。

在歷史和批評方面, 最著名的或者就是湯姆士·卡來爾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他是一個蘇格蘭人, 他現出他種族的和長老會派的性質, 雖然他自己的信仰並不是他與生俱來的那種宗教的信仰。他的作品現出很大的描寫和理想的能力, 情感的忱戀和思想的深奧; 但是他的短處就是過份傾向隱喻不明析的文字和誇誕的陳述。在當時, 他比任何人的影響都大, 但是他的意義常被人誤會, 因為他的蘇格蘭的特性, 常是站在任何辯論的反對方面, 又因他措辭常比他的目的還要總括。

湯姆士·百平吞·馬考萊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現出一些他倡異教的祖宗底性質, 正如卡來爾放棄他的信仰一樣。馬考萊的主要特點就是純熟。他像

卡來爾一樣，也是很積極，但是沒有他那樣深奧。他的學識廣博，但是皮毛的，他的著作流利，他的文體直潔明晰，（大都是因為他將種種東西分別清明，而避免模糊的形容而成功的，）這種特點使他極受人的誦讀，成爲一個十分富豐的著作家。然而他的聲名很快消逝了，因為他的力是機械的，他所表示的意見是一階級和一時代的偏見，不是永久真理。

約翰·亨利·紐盟 (John Henry Newman, 1801—190) 是一個宗教著作家。他最著名的就是一首聖詩叫做慈光之引導 (Lead Kindly Light)，在他脫離英國國教信仰之後，他便成爲羅馬教會的紅衣教主。馬太·安諾得 (Matthew Arnold, 1811—1888) 是一個詩人兼散文家，他的作品是關於學術的，雖然有些也很受一般人的誦讀。約翰·納斯欽 (John Ruskin, 1819—1900) 是一個蘇格蘭人，並且是卡來爾的門徒，雖然他所著的是關於藝術和他老師不感到興趣的題目。他像卡來爾一樣，他的毛病也是喜歡誇張和演說式的文字，好像從一種蘇格蘭脾氣和長老會的傳襲得來的，雖然他的教育是英國國教。他對於忒納 (Turner) 和他所羨慕的藝術家的繪畫貢獻了許多巧妙，在後來幾年，他努力立下社會和經濟

的原理，這縱使沒有構成不列顛政治學的基本主張，也大大的堅定的人們對於這種基本成因的信仰。

十九世紀最著名的英國詩人或者就是亞勒弗烈·泰尼孫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他著作完美的詩，內容有很大的反感和感覺。他是一個守舊的人，但是至少他多少表白了他自己的這句話：『他是真正的守舊者，他將那腐敗的枝桠砍去了，』因為他不是一個非自由主義或不抱批評態度的人。他在他的國王之田園詩集 (*Idylls of the King*) 裏敘述湯姆士·馬羅黎 (Thomas Mallory) 的 *Morte d'Arthur* 並在他的回憶錄 (*In Memoriam*) 裏輓悼他的死友亞塔爾·哈拉姆 (Arthur Hallam)，反照出許多生活情況和生活問題。他有維多利亞時代學者的態度，他尊重儀貌和現行的制度，但是他承認現行的一切事物都是完善或不需改進的。

羅泊·勃勞寧 (Robert Brownings, 1812—1896) 是一個心理學和玄學的詩人。他喜歡表現內心的變動，描寫思想和印象的混合，並且企圖說明意識的整個趨勢。這種習慣難有人學到，因為他的敘述和描寫成爲一團瑣碎和不明顯的混合物。然而在一般耗費時間來研究他

的人看來，勃勞寧是很令人興奮而能啓發人的，雖然人們所理會的或者不是這位詩人的意義，而是他那豐富的資料和思想的微妙在別的地方所暗示的。

伊利薩伯·巴累特 (Elizabeth Barrett) 是勃勞寧的妻子，她曾著了一些性質有點不齊整的詩，但是有時她也很感動人而且有音調。湯姆士·呼得 (Thomas Hood, 1799—1845) 是另外一個較次等的詩人，他以使用雙關語的技能見稱，他著作動人柔情和幽默的詩都很著名。愛德華·菲次哲刺德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53) 他名義上是翻譯，實際上任意將奧瑪·開儼 (Omar K. avyám) 的 *Rubáiyát* 加以改編，加入了好些他自己的意見。

若要總括英國文學的特性是很困難的。在體裁上他不像法國那樣注重，但是他們長處是包羅豐富，所缺的是確定的界限。在盎格羅撒克遜文學裏我們發覺一種模糊的趨勢障礙其創作，這種趨勢是因對於自然的偉大能力和生命的危險和可怖底深刻的感覺。在超瑟的作品裏這種北方的嚴肅特性有南方的活潑和愉快的性質加以調和，這種調和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也同樣的

可以看見。英語文字不像拉丁語源那些文字那樣容易發生音韻上的協調，但是並不缺少強力，且更準確的文字所不能表示的事物，他能表示，至少亦可予以暗示。英語不像德語那樣專崇神祕和模糊，也不像法語和其同系的文字那樣受純理性的限制。莎士比亞的思想在能力和範圍上都非他人所及的，然而他覺得英文是表示他所要表示的一切的完備的工具。僅此已足使英國文學處在一個最前的地位，縱使英國的思想和研究在構成當時政治制度和標準上以及提倡及形成近代科學的進步上不是最活動的一個。

第十二章 美國文學

美國文學在文字上和傳襲上都是英國的。一般反英情感的著作家常打算證明是非英語的，但是不能建立他們的論點。第一，合衆國的文字是英文，而且科學界又承認英文是傳輸文化的主要途徑。大部份的美國習語都是古英語，這種英語在美國所保存的比在祖國更多，所以不是英語的，只因爲他們發現在超瑟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多過在狄更斯或薩克利的作品。即使南部的黑人，當他使用“honey”，“quality”和許多他最慣用的特殊的字時，也只是沿襲十七八世紀的英語。

至於說美國人是一種混合民族，也是沒有什麼效力。英國人也是混合血統，歐洲人及愛爾蘭人大量的移居英格蘭的時期，比較他們移居美國，還長得多。說美國人不是英國種族這種辯論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我們也說英國人不是英國人纔可，這種話也是可能的，因爲像泰尼松說英國人

不僅是撒克遜人、諾爾曼人和丹麥人，因為在這些侵入者之後，不列顛土人和色勒特人也一定要顧到的，在他們上面還有許多民族不斷的從鄰近各國到來，他們無疑的很顯著的影響英國民族的血統，同時較早的民族也的確的，或者比較沒有那樣顯明的，也創作了他們的制度和思想。

還有一種主張，通常是一般解釋美國文學的人所主張的，尤其是那些解釋美國短篇故事的人所主張的就是以爲合衆國的言語沒有土語的，而英語卻有很多。這不是實情。在合衆國語言中，正如在英語中一樣，也有很多土語，如果我們承認該國大部份是在迅速的交通和普及教育實行後，纔有人居住的。既然如此，那裏當然有很多不同樣的土語，雖沒有英語那樣顯明，英國土語是在各教區域因交通不便而彼此隔絕的時代傳下來的。

解釋短篇故事的人，又喜將合衆國中的大差異和英國的比較，於此他又將他關於美國語言上的齊整的辯論反轉來了。據說這種氣候，風景職業和風俗的差異，使文學的敘述獲得更不同和更多色彩的資料，但是關於此點英國即使不更好。也是同樣的好，因為他們有印度的城市，非洲的疎林和森林，澳洲的叢林，還有其他該民族冒險及經歷所熟習的環境，此外他們還有封建時代歐

洲的紀念碑和殘餘的遺跡，那都是美洲所缺少的，雖然印第安人的傳說和印加（Inca），美亞（Maya）的知識和其他哥倫布以前的文化，稍可彌補後者的優點。但是封建時代的英國是近代英國的原始，而原始的美洲文化只不過是以前曾有過的東西罷了，因此不易使文學的資料有強烈的表現。

美國和英國文學間的差別比較言辭及環境的表面上變化更微妙，但是他們是存在的，尋出這種差別的最好的法子或者就是將重要的美國著作家流覽一遍。

最初能認為美國文學的作品的是一些關於約翰·斯密司（John Smith）船長等發現新大陸的人底經歷的敘述。莎士比亞創作的暴風雨（The Tempest）裏的風景無疑是受到斯密司等人獲得的美國情景底影響，因此美洲對於莎氏最深的作品可說有很大的影響。

清教的紐英倫很快的跟着查理一世時代保皇黨的弗基尼亞之後成為美國文學的主要源流，同時像普利木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的威廉·布利德佛德（Governor William Bradford）總督等年刊家，即或缺少優美，且不曾嘗試使人娛樂或喜歡，但他們所著的都有價值。

因為他是一個從事堅強事業的一種堅強人民底誠實記錄，其發生的結果是不可計算的。同樣，像科敦·馬忒 (Cotton Mather) 等牧師，雖然他們的文章好像有些粗陋，或是怪誕，但是現出毅力和決斷，那在他的同胞的開闢荒野的精神中早已現出。

安妮·布拉德斯特利 (Anne Bradstreet, 一六一二——一七二) 當十七世紀中葉在倫敦被認為是「第十位詩才」 (The Tenth Muse)，但是如果她是與那九位名垂千古的人是屬於一族的話，他卻不會和她的姊妹同居高位，或有她們那樣動人而調和的言辭。約拏單·愛德華 (Jonathan Edward, 一七〇三——一七八) 雖然他的著作在我們看來是很遲鈍和嚴厲，但是他的表現的不但是他的學識而且他的仁慈。然而清教徒的成就，不在他們所說的話，而在他們所做的事，而且在他們所說的話中已可看出一種自由和容忍的精神，潛伏在那堅強的外表之下。

便雅憫·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一七〇六——一八四) 是一個紐英倫人，但是後來入費勒得那非亞 (Philadelphia) 籍，是合衆國第一位偉大的非宗教著作家，有些人稱讚富蘭克林，也有人誹謗他。後者以為他是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實利主義者，他的箴言就是『要誠實

因爲如此纔是慎重。』也有人以爲他所著的不是他創作的，但是普天之下沒有什麼東西是新奇的，富蘭克林的缺少創作力也不能作爲反對他的理由，至於他的常識和機敏，以及他注重實際的天性表明他是一個道地的美國人，現出種種特點使他協力締造的這個國家在這樣物質的世界上如此的成功。

富蘭克林一生曾經過革命時期，當時的政治紛擾引起了許多討論和演講。湯姆士·班 (Thomas Paine) 是一個英國人，後來當了法國國民會議的議員；他因鼓吹政治自由和不可知論險些兒被斬首；還有湯姆士·哲斐森 (Thomas Jefferson) 著了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釋明法國思想家所採用的思想。這些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同時該國又發展了一種創作和批評以及推論的能力。在革命以前，短劇在費城已有提倡；詩早已十分流行了。小說的作品也有。有一位著作家叫做查理士·布羅敦·布朗 (Charles Brockden Brown, 1771—1810) 在他模倣當時在英國流行的奇怪及沮喪的小說中，現出相當的能力。

然而顯有技能和修飾的作品，是在美國國格完成之後纔有的。華盛頓·伊爾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1——1859) 雖曾一度住在英國，並模倣英國的著作家，但是在精神方面是美國式的，並且在美國的題目上最成功。他表示美洲在歐洲人的眼光中雖是一處鄙陋的地方，可是不但能夠產生清晰而文雅的體裁的作家，並且他的題目是值得他寫作的。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關於他的故鄉紐約的事情，但是他也著作關於西部的作品，在他討論西班牙史的作品裏極力的表示美國人同情心的特性出來。在今日亞馬河邊的斯特拉得福地方莎氏肖像上仍引有伊爾文的一句話作點綴，他的名字在西班牙是受人的尊重，正如摩特利 (Motley) 在荷蘭，巴克曼 (Parkman) 在法屬加拿大一樣。

詹姆士·腓南摩·庫柏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敘述開闢美洲的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事情，他又讚揚其國民作戰時的事業，尤其是那些海軍的作戰，因為他被耶魯大學 (Yale) 開除不久之後，曾一度在合衆國海軍中當過一名海軍少尉試補員。庫柏所著的作品很有氣力，那是從他敘述的資料上得來的，因為他描寫的人類抵抗荒野和海洋的危險，以及戰事的危險底勇敢和才能，這些危險都是大多數當時的人底日常經驗，雖然他沒有關於

這種事情的直接知識，但是他的理想創作得非常生動。

在美洲創作的詩，在份量上頗為可觀，雖則大都只有短期間的流行。約翰·特拉姆邊爾 (John Trumbull, 1751——1831) 曾經模倣浦脫勒 (Butler) 的 *Hudibras* 寫一首政治的諷刺詩，頗獲得一時的卓著。比較長久著名的是 *Star-Spangled Banner* 一首，那是佛蘭西斯·司各脫·基 (Francis Scott Key) 在戲劇的背景之下寫成的；還有一首甜密的家庭 (Home Sweet Home) 是約翰·豪阿德·培恩 (John Howard Payne, 1791——1851) 作的一首動人的歌曲，我們且不論他的缺點，他至少是一首人人知道的歌曲。

威廉·卡楞·布賴安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 是當日一個偉大的文人。他的詩比較是文學，不大自然。人們認為他對於大自然有深奧的感覺，但是在許多人看起來他的詩好像勉強而不自然，專尚過度的嚴肅，且喜討論玄虛飄渺。

愛加·阿倫·普 (Edgar Allan Poe, 1809——49) 雖然是生在波士頓，但是性情和環境都是一個南部人的。普雖然離奇，放蕩，不幸，且在宗教的批評家看來，又是為人所不齒，然而

他是美國歷來最偉大的一個天才，如果我們明瞭天才的意義就是說一些有生氣的，自身廣播的而和生存之根基有關聯的事物。有些飽經世故的崇拜文學技術的人，造出許多關於他的神祕故事，但是這些好像對於普通體裁的小說有些太過苦心企圖，其中的驚人，偉大和機敏的事情有些誇張，以致使那些故事令人不可信和不完善。普的散文是一個天才作者的作品，但是因其限制以致很少機會能夠表現其真正的力量。就這方面，他所擅長的，是在構造鬼祟的句子，和創造令人恐懼的景象。在他遺下的有限的詩裏，很少不是這樣的。這或不能說是真實的，可是他是一種與根本動搖的生存協調的思想的創作，這也是一種生活雖不十分富裕，而情感則深於物質生存上的感覺的人創作，因他有這種情感，所以他纔能說那種神明宣諭的神祕動人的話，雖然那番話是隱祕或無意義的。

和普大不相同的是亨利·窩茲渥斯·郎法羅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3) 或者是近代英語中最受人誦讀的人。郎法羅是著作關於美國题目的，但是他的希阿窩塔 (Hiawatha) 不是一個真正印第安人，因為他是一種主日學派的概念以為他是應該怎

樣的。同樣他的美國式人物，例如邁爾斯·斯坦提什 (Miles Standish) 伊凡哲林 (Evangeline) 和其他的都是文雅和墨守舊法的人。郎法羅是一個極端模倣者。他將喜勒的作品翻譯或改編，在他的道邊旅店的故事 (Tales of a Wayside Inn)，是他用超瑟的資料重編的，他又將許多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學重述一遍，並詳述他同時代的人，例如泰尼松等的作品。他所以著名是因為在他那感動一般人的詩句裏能包括瑣碎及平凡的感覺的能力，因為一般的人都是喜歡簡單的詩句和慣常的情緒。

和郎法羅差不多同時的人是俄利佛·溫德兒·荷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他是一個美國荷累斯，他的著作溫文、通俗、風雅而優緻，但是有時也著作有精力的韻文和有趣的散文，但是通常是關於生活表面的態度和事物，多過較深奧的問題。

瓦特·威特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 許多人以為他是美國史上最特殊的詩人。他的著作不齊整，又無體裁或默說法，顯有一種自我的態度或爽直的是以人為中心的，他對於他以前的人類的經驗都顯然的表示一種輕蔑的態度。他或者確具有一種信心和樂觀，使

他的國人在一塊野蠻的荒地上建立偉大的文化，但是他缺少知識，又缺少訓練，這就是他重要的缺點了。

詹姆士·羅素·羅威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3) 是一個學者又是一個貴族。他著作學術上的詩和論文，但是他也作諷刺詩而具有很大的影響。他的 *Fable for Critics* 是關於文學上的荒謬，他的 *Bigelow Papers* 是討論他所認為的政治流弊。二者都具有健全的意識和直言無忌的態度，但是因為他們都是關於一時的情況，所以他們大都為一般學生感到興趣。

約翰·格林利夫·惠提厄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3) 是一個性情溫柔的教友派教徒，他的著名是因為他的有力的詩主張對奴隸制度宣戰，但是他最令人紀念的就是他描寫簡單的鄉村景物的作品。他的 *赤腳孩童* (Barefoot Boy) *雪境* (Snow Bound) 和其他關於紐英倫生活情形的詩，都是不矯飾而且很誠懇，他們都是值得流行，並且應該這樣的。

有一個不很著名的南部詩人就是錫德尼·拉尼爾 (Sidney Lanier, 1842—1880)

一) 他是一個音樂家，他的詩也有音樂性質，很能感動對於諧音有深切認識的人，或者因為那個緣故缺少欣賞力。然而拉尼爾著作精美而完善的詩，因此他證明以上所述各著作家固然大都是北部人，但是南部也不缺少詩人或對於詩的欣賞力。其實南部較之該國其他各地即或沒有產生更多的詩，但卻曾產生更多詩的資料，像斯梯芬·福斯德 (Stephen Foster) 歌曲等作品皆是，因為南部的性質是熱烈而堅強的，那是更注重實際的北部人，或是其他傳襲不能超出現代人的記憶之外的各地方的人所缺少的。

在學問方面，美國在機械化的科學以前，已經參與了，他堆積的財富使他能有今日的情況。喬治·提克諾 (George Ticknor, 1791—1871) 是一個著名的研究西班牙語及文學的人。喬治·班克洛夫 (George Bancroft, 1800—1921) 著了一部合衆國歷史，這書使他在生時為國際所欣敬，到現在仍為一種權威。約翰·羅提羅·摩利特 (John Lothrop Motley, 1814—1877) 一部份教育是在德國受來的，在那裏他成為俾斯麥的朋友，他表示美國人也能現出文雅的禮貌和進化的思想。摩利特著了一部荷蘭共和國之興起史 (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和荷蘭聯邦史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生動的而明白的說明一個小國因自由而反抗一個強大國家的奮鬥及勝利。在今日摩利特的名字在荷蘭仍然受人的尊重，正如辣斐德 (Lafayette) 在合衆國一樣，又像伊爾文一樣，他說明對於其他民族的同情心是美國人主要的特性。

還有一個像班克薩夫和摩利特的紐英倫人就是威廉·普勒司科特 (William H. Prescott, 一七九六——一八五九) 他作了一部祕魯征服記 (Conquest of Peru) 和墨西哥征服記 (Conquest of Mexico) 內容有十分生動的狂暴及殘忍景緻的描寫，予英語的國家一種對於西班牙屬美利堅兩大部份的激烈的悲哀的史的知識。比這些歷史家更著名的或者就是法蘭西斯·E·克曼 (Francis Parkman, 一八二三——一九三) 他著作關於美洲的題目如新法蘭西之先驅者 (The Pioneers of New France) 和 The Oregon Trail 都是說明北美洲的過去歷史，及十九世紀中葉西北部之情形，文筆很明晰有趣。還有一個紐英倫人，亦獲得國際間聲譽的就是丹納 (R. H. Dana, 一八一五——八二二) 他的兩年間舟子的生活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是一部文學名著，描寫一個水手在航海時的生活情況，他的文筆較之現有的任何書籍對於事實都更清楚、更忠實、更完備。

上述各著作家大都經過南北戰爭的，這次大衝突對於此後及以前的美國文學都有很大的影響。在表面上，南部和北部是分裂的，其實在穩健派和極端派之間還有一重分裂。哈利俄特·俾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代表極端派者，阿伯拉罕·林肯，嚴格的說，雖然不是一個文人，但是一個穩健派。斯托夫人作了別種小說，其中有些並非沒有長處，但是她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她的黑奴魂(Uncle Tom's Cabin)，這部小說較之其他任何作品，對於各州間戰事的發生均有更大的影響。無疑的奴隸制度是一件大不幸的事，但是內戰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兩件不幸不能構成一正當的事。這本書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的宣傳品，他的目的，是在鼓吹廢除此種制度，而他也竟達到這種目的。在另一方面，林肯的意思是，要用忍耐及妥協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為環境所迫，只能消滅急進派所造成的局勢。林肯是一個受有限教育的人，他不信任他自己文字語言的運用的能力，但是他不寫不說則已，苟有寫有說，則無人能駕凌過他，

像他的言辭能爲一種表現深奧同情心和寬大容忍心的工具。他的葛次堡 (Gettysburg) 演講詞，是他在火車上匆忙的在一個舊信封套上寫成的，並沒有經過什麼修改，可是能和任何作品比較；在他的演講詞和信札中他都能表示出明晰的眼光，深奧的情感，以及使其言辭爲其信仰及情緒的動人表現的能力。有一飽經世故的學派稱林肯爲理想上的人物，這或者是真的，因爲一個想像上的人物通常是一般人理想中的創作，表現實有的性質，但沒有事實證明出來。當然沒有人比他更值得是一個理想人物了，他能領袖他的國家經歷最險惡的鬪爭，他在一般盲從黨派的情緒中，能用他的言辭來表現，能用他的行爲來證明，他那與世無忤和廣慈博愛的精神。

不因該國的政治擾亂而產生的文學作品也有。最著名的作家是從紐英倫來的，他們在波士頓附近溪莊 (Brook Farm) 上，度着一種通力合作的生活，但是他們大多數是太過個人主義了，所以這種嘗試終歸失敗。在溪莊的提倡者當中那坦攝爾·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成就最大的聲譽。他生在馬塞楚塞州撒冷 (Salem) 地方，和郎法羅同畢業於波敦因學院 (Bowdoin College)，在那裏他又成爲富蘭克林·皮爾斯 (Franklin Pierce) 的

朋友，其後他是合衆國的大總統。霍桑是一個清教徒的後裔；在某幾方面他還有清教徒的性情，他受到清教徒的嚴刻的不公平和痛苦，但是他仍能欣賞其祖宗當日莊嚴和肅穆日子的安靜優美，這種特點有許多在他的故城中尚可想見。他的作品多是關於殖民初期的情形，這是一個枯索困難的題目，但是他僅將他的主要方面表出，不另加描寫，已能使他成爲很有趣的。若果人們要找尋愉快的消遣資料，在霍桑作品裏是找不到的，但是要想得到一點關於美國史的知識和美洲特性的重要根據，那卻不能忽略他了。

在生時不及霍桑那樣發達，而後來漸漸著名的人就是海爾曼·馬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他是一個海洋故事的著作家，而且是Moby Dick的作者。馬爾維爾的一生都是失敗，雖然他在許多英國讀者中似乎頗負盛名，但是他在他本國是無人注意的。在今日他的作品是很流行的，但是他卻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1817—1862）是另一位著作家，他的聲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對於他描寫大自然界快樂的作品沒有得到什麼金錢的報酬。索羅是一個盧梭崇拜者，他信仰簡單的生活而不信任社會，

他有些思想在今日很流行，但是今日表示這種思想的人很少能做到索羅那種程度，單身住在一間茅屋裏，放棄一切文明的舒服，獨與大自然爲侶。

索羅是馬塞楚塞州康科特 (Concord) 地方人氏，在康科特地方有許多比他更著名的著作家。其中有路易薩·阿爾科特 (Louisa M. Alcott, 1831—1888) 是小男人或小婦人等兒童文學的作者，但是高出他們二人之上，而在知識方面又是高出所有美國著作家之上的，就是拉夫·發爾多·愛瑪孫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愛瑪孫是一神論的牧師，他覺得就是自由派對於他也太約束了，於是他便專心著作和演講。他的論文現出一種深刻的內省和容忍，而且常有一種愉快的表現，使他們在英語同類的任何作品中，即使不十分流行，亦極爲人所欣賞。愛瑪孫也著詩的，他有些句子，例如“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成爲人人的口頭禪。清教徒是很偏重個人的責任；可是愛瑪孫注重個人的權力。這兩種哲學都有理由，但是愛瑪孫的更爲動人。

愛瑪孫及其同時的人死過之後，紐英倫就不再爲合衆國產生世界著名的作家的唯一的部

份了，但是西部又產生了許多別的著作家來起而代之，雖然不在同一之範圍內。在歐洲人的眼中看來，美國人是粗野的人，無教育又無修養，是一種精明商人只認識金錢是貴重的，又是一個貿易上的欺詐者。這一部份是因為美國人喜歡這樣來表現他們自己。緬因 (Maine) 地方的阿提密斯·華德 (Artemus Ward) 還有拉斯比 (Petroleum V. Nasby)，約喜·俾林斯 (Josh Billings) 和其他用同樣離奇的假名的幽默家，造成一種幽默派，將誇張和荒誕推到極端。華德如果用他們真名就是查理士·法拉·布朗 (Charles Farrar Browne) 是最成功的一個，當他遊歷英國時，他獲得很大的成功。他愛好一種不文的體裁，極度的誤拼文字，又表示他自己是個陳列者，擁有各種他所陳列的野獸。然而在他的荒謬後面隱着一種嚴肅的態度，有許多我們熟知的笑話，現在為一般評論者或其他之人所咬文嚼字的都是他杜撰的，或者至少也是他最初發見的，因為以前顯然是沒有人編過笑話。因為他的提議解決了軍隊中沒有比旅長更低位置的補充問題，而引起南北戰爭，他又諷刺的論及一位將軍說他曾獲得一次連續的勝利。

阿提密斯·華德和他的學派創作一種美國文學的輕浮和誇張的態度，並因西部之擴張而

供給他如畫的人物及背景來使用。法蘭西·不列·哈特 (Francis Bret Harte, 1839—1902) 在他礦山的詩和故事裏底情緒和幽默都有點太過份，但是在該範圍中很是成功；可是在各方面更成功的人就是撒姆耳·蘭格洪·克雷門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 他的更著名的名字就是馬可·特練 (Mark Twain)。克雷門斯生在密蘇利 (Missouri) 地方，後來當密西西必河的領港者，曾一度參加美國南北戰爭中同盟方面的軍隊，但是後來他改變他的信仰而深覺斯托夫人對於待奴隸的感想之有意義，但是他比這位太太的情緒更有力，因為他是實際經驗得來的。那些知道馬可特練的人都以為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幽默家，他需要準備或修飾他的資料使之有力，但是不問這是否真實他的作品現出自然的性質，雖然其中有些比較勉強一點。他所著的都是描寫美洲西南部的特性和生活情形，這是他所知道的，他描寫得也很生動，雖然有些是因為辭藻關係，而表現得不正確。他的 *Huckleberry Finn* 和 *Tom Sawyer* 都不僅是消遣的故事，因為他們表示出真正的創作能力，他們的態度全部是幽默的，無虛矯氣，亦無敵意。這是一種很高尚的特點。莎士在 *Falstaff* 裏也現出這種特點，他使他可鄙可

笑，可是仍然可愛，因為他的描寫的天才。幽默是有這種對於他所嘲笑的事物喚起一種同情心的特點。當馬可特練在他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裏將他的女英雄寫成是個不名一文的美國女子，她只有他父親的想像中的財產，貴族們豪華的幻象，但是她對於一個真正有錢而高貴的戀人，發生猜疑，以為他是羨慕她的錢財而娶他的，於是他也用一極相似的方法，來造成一種有趣的情景，但是他的行為使她對於一般的人，較之她不加渲染，而是一個虛構的有德有貌的女人更為動人，人們歡喜的是有缺點的真實人類，而真正的幽默家就將他表現出來，雖然外表是誇張或虛偽，但是仍保存一種對於人類弱點的容忍態度。馬可特練就是這種幽默家。

自從馬可特練時代之後，這個國家變遷了。雖然仍然有很多無法紀的事情發生，但是西部或南部不久就再沒有那光怪離奇了。他們都為該國的都市和實業區所融和，而國人人們所謂的文明之傳播，成為一律，但是如果細心考察，卻是很近乎機械化了。人口和詭辯有極大的增加，文學作品也不可數計。據一般專門的人說其中有些是非常優秀的，他們且說出優秀的理由，但是仍沒有創作的樣子，很像商品一樣。他們是大量生產的，很能放在一齊，但是他們目的，顯然是在出售，因此他

們是極力求人注意，而不在于根本上的真誠。無疑其中有些是優秀的，但是這本書的範圍，僅限於該國歷史上的構成期，例如殖民時期，革命時期，國家成立時期，南北戰爭時期以及西部組織時期。若說到現代作者的成績，那末便要引起種種推測和巧妙，那只不過是表示個人的愛好和意見罷了，因為當時的判斷常是不準確的。

但是關於美國文學還有一點可說的事情。第一就是美國受到現代生活的性質上的惡影響比任何國家要厲害，因為美國是最現代的民族。他只有短短的歷史，比任何民族都更傾向於機械和商業。機械對於物質文明是一個偉大的幫助，但是一種機械化的思想只向着一定的方向移動的，並無鼓動或創作有生氣的東西底能力。商業也是這樣，他對於文學雖然有很大影響，但是他能激動思想界更高尚的活動。在另一方面，他很容易發生一種實利主義的態度，——這是一種信仰以為只有能代表或產生財富的東西纔是有價值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他使我們從實際方面引到一種虛構而僅有片刻價值的想像境界。偉大的文學是要根據在現實的生活的固定和永久的事情的，機械的方法和商業的觀念。常不能使我們達到固定的和根本的方面，因為機械和商業都

是物質的和外表的。雖然如此，可是偉大的文學總要產生的，因為人類的精力是不會減低的，但是如果擴大研究和支配物質世界到今日的程度，那末他便自然而然的會減少其人類的特殊研究的份量，這種研究是說個人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在另一方面缺少文學和藝術也有他的好處，因為一般名著都是因災禍或使生活不安定或不愉快的時候創造出來。兇險的中古時代產生偉大的文學，但是常是一種自解自歎的痛苦呻吟，以為人們雖然殘忍和邪惡，神道都是存在的，又以為文學雖然是最有價值的，但是認為可以此等代價購得，也是不愉快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五〇四上

徐

文學的故事 一冊

(80730·2)

The Story of Literature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 Gunn

譯述者 王煥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孫惕庵)

精

15

對

查

合

中華民國捌拾陸年伍月拾柒日

陸軍部

POK

20723

T7.3

王煥章 譯
文學的故事

對 查

登記號數 20723

類 碼 804/T7.3

卷 數

備 註

不出借

注 意

不出借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693239